**目** **录**

[WM(我们) 王培公(1)](#bookmark1)

[商鞅 姚远(54)](#bookmark2)

[生命 ·爱情 · 自由 罗国贤(109)](#bookmark3)

[人生一台戏 李冰(190)](#bookmark4)

**WM** **(我们)**

王培公



人物表

岳 阳("将军") 退役军人的儿子，后为军人。

李江山(“鸠山”)—— “走资派”子弟，后为电视台导 演 。

于大海(“大头”)——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之子，后 为个体企业经理。

姜义(“板车”)——工人子弟，后为某局宣传处副 处长。

白 雪(“公主”)- “高知”的女儿，后为出版社美 术编辑。

庞 芸(“修女”)——职员的女儿，后为研究生。

郑盈盈(“小可怜儿”)——“右派”的女儿，资本家的 孙女。

女鼓手、男乐手。

**引** **子**

〔女鼓手和男乐手活泼地走上。他们开始击鼓、弹 琴 。

〔欢快、跳荡的乐曲《金梭和银梭》。

〔青年们上，跳起富有现代风格的集体舞。

〔岳阳在欢舞的人群中穿行，似在欣赏，又似在寻找 什么。

**女鼓手** (热情地)同志，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晚会! 〔岳阳似没听见，擦肩而过。

**女鼓手** (大声地)喂!兵同志!

〔岳阳站住了。

**女鼓手** (关切地)您怎么 ……听力不大好?

岳 阳 我视力不好，听力可没问题。我听你的鼓就打得不 错，象机枪打连发似的。

**女鼓手** (笑)承蒙夸奖。哦，听说从前线下来一批英雄，您是 不是 ……

**岳** **阳** (断然地)不!我不是什么英雄。(走到一旁去，坐 下 )

**女鼓手** 有意思。(招呼男乐手)哎，你看这人。 **男乐手** 噢，“将军”!

**女鼓手** (大吃一惊)将军?他是将军?

**男乐手** (笑)是他的外号。其实，是个想当将军的士兵。 **女鼓手** 噢，这么说，是拿破仑的信徒了?

**岳** **阳** 不!我并不崇拜拿破仑! **男乐手**“ 将军”是马克思的信徒。

**女鼓手** (对岳阳)请问：您在想什么呢? **岳** **阳** 我?我在想我的朋友们 … …

**男乐手** (走上前，拉岳阳站起)你的朋友们全在这儿呢!(推 岳阳转过身)

**岳** **阳** (兴奋地)朋友们!你们好哇!

〔青年们停止跳舞，狂喜地叫起来，奔向岳阳。 〔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岳 阳 (介绍)这就是我们那个“集体户”的朋友们：“鸠山”、

“大头”、“板车”、“公主”、“修女”,还有……“小可怜 儿 ” 。

〔随着岳阳的介绍，青年们亮相，并默默地套上臃肿 而色调单一的冬装。

岳 阳 (边套冬装边说着)“集体户”!……这个词儿，现在 都快被人淡忘了。总有一天，人们得从词典里去查 它的含义。可我们忘不了!一辈子也忘不了!“集 体户”,对于我们，都意味着什么呀?……(百感交集 地叹了口气，打了个寒噤，走进行列里。)

**第** **一** **章冬(1976)**

〔青年们用嘴做着效果：呼啸的风声。

〔他们在机械而吃力地干着单调、繁重的活儿。

**李江山** (坚持不住了)妈呀!活不了啦! 姜 义 本 户 长 庄 严 宣 布：收工!回家!

〔青年们顶着寒风往回走。

**岳** **阳** 嘿!这屎蛋子一冻，还真叫硬啊 **于大海** 这叫“又臭又硬”!

李江山 “又臭又硬”,那不跟咱们一样了? 姜义“鸠山”!

李江山 是嘛，队长说的。你没听见?

白 雪 知识分子算“臭老九”,咱们这知识青年该算老几呀? 李江山 臭老十!

**于大海** 臭老屎!

**郑盈盈** (尖叫着)臭屎蛋儿! 〔大家一阵子笑。

岳 阳 (冷冷地)人家骂还没听够?自己再骂?(恼怒地)回 家 !

〔没人吭声了。

〔青年们用肩顶开门，进了屋，一个个都快累瘫了。

李江山 (躺下)刚来那会儿，看这破房子不顺眼……现在才

知道，还是它好哇! **姜** **义**“破家值万贯”嘛。

**于大海** 这他妈也是家?(唱)“从家乡到边疆，千里路途遥远 …… ”

**岳** **阳** 还他妈唱呢?

〔突然轰隆一声。风声大作。 **郑盈盈** (惊叫)门! …… 门刮掉了!

〔男青年们谁都没动。

**于大海** 刮掉就刮掉呗，省得开呀关的。 **白** **雪** 哎!快起来，安上!

**李江山** 啊!“雷锋”叔叔，救救可怜的“知青”吧! 姜 义 (对岳阳)安吧。要不，晚上冷。

李江山“板车”,这比你爹在万恶的旧社会可差得远啦。 岳 阳 风!雪!考验!冲着老子们来吧!

李 江 山 ((唱)“要学那泰山顶上…… ” 岳 阳

(扯着嗓子喊)“一青松啊…… ”

**于大海**

**白** **雪** 雪都吹进来了!你们这些懒鬼!

**岳** **阳** “公主”,别叫唤!再叫，晚上进来个大狗熊，我可不 救你。

〔男青年们大笑。 **郑盈盈** 哎呀妈呀!

**庞** **芸** (对女伴)他们真要不安，怎么办呢? **白** **雪** 他们不安门，我们就不做饭。

**庞** **芸** 对!

**郑盈盈** 对!不做!

**于大海** 你们不做，我们就喝西北风，正好“忆苦思甜”。(唱) “天上布满星，…… ”

**男青年** ( 都 躺在那儿唱)“……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 大会 …… "

**白** **雪** (急了)混蛋!一帮混蛋! 岳 阳 哎，你骂谁呀?

白 雪 就骂你们!别的“知青点儿”,就因为不安门，女的被 人糟踏过!不知道吗?

〔男青年们沉默了。岳阳第一个跃起，其他人也都爬 起来去安门。

〔白雪笑了。女青年们去做饭。火光映着面庞。 〔门安好了。

白 雪 吃饭了。开水、窝头，一人俩。 〔郑盈盈给大家发窝头。

〔李江山走向一旁。 **郑盈盈** 干什么去?吃饭了! **李江山** 我洗洗手。

姜 义 真是“少爷”,还穷讲究!

〔李江山照样洗手、擦干。

**李江山** 哎，我换下的衣服哪儿去了?

**郑盈盈** 别嚷!吃饭!(把窝头塞给李江山)

**李江山** (悄声地)哎，你别洗，那里边有……裤衩。 **郑盈盈** (不在乎地)那有什么呀!讲究!

〔大家默默吃着饭。白雪往岳阳碗里递了一筷子。 **李江山** (夹起一尝)好啊“公主”,偏心眼儿!

〔白雪笑着也给了李江山一点儿。 **于大海** 就忘了咱们!

白 雪 一点儿辣酱，什么好东西!(也给于大海一点儿)就 剩底儿了。没了。

姜 义 底儿给我，我冲水喝。 **白** **雪** “板车”,倒碗水来!

姜 义 唉 。

**李江山** “板车”,倒碗水来!

**姜** **义** 不就在那儿嘛，自个儿倒。 **李江山** 嗬?

〔郑盈盈给李江山倒了碗水。李江山接过，笑了。他 们俩分喝着。

于大海 (不无醋意地)“鸠山”,又得什么便宜了?瞧你象吃 了蜜蜂屎似的。“小可怜儿”,你别偏心眼儿啊，下次 干活，我可不帮你!

**姜** **义** 发记工册了。(给大家发)你的，你的，你的…… **于大海** (看)奶奶的!又是五分儿!

**姜** **义** 五分儿不好?老师打个五分儿，该乐得屁颠儿屁颠 儿的了。

**于大海** (算)一分儿一分四，五四二十，干一天才七分钱!七 分哪，兄弟!

李江山 以为你值多少?谁叫你硬要跟我们 一 块儿来接受 “再教育”的?

姜 义 真的“大头”,听说你爹选上市“革委”常委了? **于大海** (吐)呸!这口沙子

**岳** **阳** “板车”,凭什么干十分儿活，才记五分儿工?不行! 姜 义 我反映了。队里说：“知青”就记半个工，这是规定 李江山 听见了吧?“王八的屁股 ~~·~~  龟脏”!

岳 阳 (心烦地)睡觉!睡觉!

〔男、女青年各自回到自己一边，睡下。

**于大海** 咱们刚才开饭了吗?怎么一躺下就饿呀? **岳** **阳** 少废话!

李江山“大头”,你真饿? **于大海** 告诉你是“废话”!

**姜** **义** 好象三年困难时期也没这么饿过。

**于大海** 不让大家都轮着挨挨饿，怎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李大江** 精 辟 !

**岳** **阳** 更是废话!

李江山 (对姜义)哎，我教你个招儿，你呀，别想着饿。看过 《上甘岭》吗?没水，偏想酸梅。你就想：我吃得多饱 哇!简直撑死了，又是包子，又是饺子 ……

姜 义 不行。越想越饿。 〔于大海吃吃乐了。

李江山 “大头”,你爸爸作报告，就是使的这招儿吧? **于大海** (恶狠狠地)滚你妈的蛋!

**岳** **阳** (火了)谁再废话，我动武力啦! 〔男青年们不响了。

〔静。女青年那边，响起啜泣声。

〔正就着电筒光看书的庞芸推推白雪。 **白** **雪** (凑近郑盈盈)怎么了?你怎么了?

**郑盈盈** (捂肚子)我……我肚子疼。

**白** **雪** 饿了?

**郑盈盈** 不是。是……来“情况”了。 **白** **雪** 快收拾一下。

**郑盈盈** 没预备纸。

**庞** **芸** 这儿有今天刚来的报纸。

**郑盈盈**(尖叫一声，把报纸扔到一边儿)作死呀!这上边儿 有……有社论、相片儿什么的!

白 雪 这说明，这篇社论来得太及时了!(悄声地)告诉你

吧!一买不到纸，我就是这么干的!快! 〔郑盈盈草草收拾了一下。

**庞** **芸** (关心地)还疼吗? **郑盈盈** 好多了，谢谢你们。

**庞** **芸** (凄然地)真美慕你们。 ……我已经三个月没来了。

……贫血、浮肿……我今后还会是个女人吗?… … **郑盈盈** 告诉你们，刚才，我梦见奶奶……死了。可她的眼睛

还一直看着我。

**白** **雪** 那是你太想奶奶了。

**郑盈盈** 你们不知道。我妈怀着我，我爸爸就当上了“右派”。 后来，他死了。妈……也走了。……爷爷挂着“反动 资本家”的牌子，斗死在大街上。他给我买的钢琴， 也砸了。 ……就剩下奶奶跟我。万一她要是真的 …… (欲哭)

白 雪 咳，没听说吗?梦是反的。睡吧。

〔郑盈盈倚着白雪睡了。庞芸在看书。 白 雪 你还看书啊?

庞 芸 又冷又饿，反正睡不着。

白 雪 你还做大学梦呢?他们不会让咱们考的，都是“推 荐”,懂吗?跟他们睡一觉就“推荐”你!(咯咯笑了) 想不想试试?

**庞** **芸** 你怎么不试试?

**白** **雪** 我?呸，(叹口气)上了又有狗屁的用!别说这种二 百五“大学生”,我爸爸，名牌儿大学毕业，留过洋，通

四国文字，还不照样儿在“干校”放鸭子! ……唉!

睡吧!“长眠就是幸福”! 〔女青年们不响了。

〔于大海翻来覆去睡不着，放了个屁。

**白** **雪** (大声地)哎!你们那边儿!注意点儿好不好?

**于大海** (大惊小怪地)谁?谁惊扰“公主”的甜梦啦?简直罪 该万死!(嘿嘿笑了笑)别大惊小怪的，肚子里除了 玉米面儿就是地瓜干儿，放屁都不带臭味儿的。

〔有人的肚子发出咕咕声。

**李江山** 嘘!听 — 什么动静?“牛鬼蛇神”叫了。 〔 窃 笑 声 。

**岳** **阳** (跳起来)赞不赞成我“采”只鸡去? 李江山“将军”万岁!

**于大海** 我跟你去。

**岳** **阳** 不用!“奇袭”,就得“单兵作业”!

**于大海** (有意捅捅姜义)“板车”,你去，给望望风。

姜 义 谁也别去，啊?白队长盯上咱们了。他告诉我说，有 个地方“知青”偷鸡，让老乡用铁锹把眼珠子都拍出 来了!

**李江山** (打个寒噤)妈呀!他们干得出来! **于大海** (咬牙切齿)操他奶奶!

**岳** **阳** (冷冷地)他的意思是说 …… **姜** **义** 照 样：揍死白揍!

岳 阳 这是他“白眼狼”说的?好!今天就是他了!“大 头”,匕首!

**于大海** (递匕首)小心!

姜 义 (央求地)真的，“将军”,要动也别动他的。

李江山 “将军”,千万别动王大伯、王大娘他们的!人家对咱 们不错，还给送红薯来呢!

岳 阳 有数!我是专劫“不义之财”!(抓起匕首冲出去)

〔白雪爬起来，在门外挡住了岳阳。 白 雪 堂堂“将军”,去当偷鸡贼?

岳 阳 哼!梁山好汉时迁还偷鸡呢。

白 雪 你充什么好汉!眼珠子不想要啦?

岳 阳 拍掉俩算我倒霉，剩 一 只照样当将军。(闭上 一 只 眼)呶，波将金公爵!(要走)

白 雪 (急促地)别去! 岳 阳 干吗呀?

白 雪 你别去!谁馋，让谁去。

岳 阳 (凄然 一 笑)你真傻!这光是馋吗?

白 雪 反正你别去。我……我不愿意你去!

**岳** **阳** (注视着白雪，慢慢地),我这人，要么不下决心，决心 下了，什么全不论，哪怕是……你。(猛拉过白雪，狠 狠地一吻)

白 雪 (惊呆。突然捶打岳阳)你混蛋!混蛋!

岳 阳 对!“混蛋”可真长精神了!(推开白雪，奔出去) 〔白雪摸着面颊，凝视着岳阳下。

〔岳阳灵巧而熟练地偷鸡。 〔白雪在等待。

〔岳阳拎着鸡，兴高采烈地奔回来。 **岳** **阳** (把鸡往白雪眼前一晃)看!

〔白雪什么也没说，转身进屋。

青年们 (喊)欢迎——“将军”-—凯旋!

岳 阳(神气地学着林彪的腔调)“红卫兵小将们!活生生

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可以大 有作为的!”(把鸡一扔)拿去吧!

〔大家欢呼着扑上去，忙着杀鸡拔毛。 于大海 杀鸡啦!

青年们 杀 ! 杀 ! 杀 ! 李江山 拔毛啦!

青年们 嚓!嚓!嚓! 岳 阳 洗 干 净 !

青年们 哗 ! 哗 ! 哗 !

〔大家趴在地上，吹火煮鸡。 **岳** **阳** 谁贡献点儿燃料?

**于大海** 烧这个!(递上一摞材料)我爹寄的全套“批林批孔” 材料。

**郑盈盈** 批宋江的要不要?

**岳** **阳** 扔过来!化为灰烬，这批得多彻底。

姜义(抢下庞芸正看的书)哎，把这个也烧了。 庞 芸 人家“鸠山”的。

岳 阳 (拿过来看)艾思奇，《大众哲学》,这个得留着。“板 车”,你那些报纸呢?

〔大家欢呼，有人要去取。

姜义 不行!那上面有“梁效”关于教育革命的文章，还让 咱们学习、讨论呢。

李江山“不须放屁”!

姜 义 你小子说什么?

李江山 我……我背主席诗词。不行?哎，鸡熟了! 〔大家一人抢了 一块，啃着。

于大海 对了!听说这次来头可是对着 …… (做了个手势)

**岳** **阳** (一惊)不是“人才难得”吗?

白 雪 是啊!刚好了那么几天 …… **郑盈盈** 元旦还说“到处莺歌燕舞”呢!

**李江山** 那还有“不须放屁”呢? 〔青年们迷惑了。沉默。

**于大海** (长叹一声)唉!折腾吧，七、八年再来一次…… **李江山** (就地一躺)来一次七、八年……

**岳** **阳** (烦躁地)别谈这个!“公主”,把吉它抱起来，弹一 个。

白 雪 (懒懒地)弹不成了，耗子把弦啃折了一根儿。 岳 阳 妈的!明儿我非逮只猫来!

李江山 (故意地)黑猫?白猫?

**于大海** 咳!能逮耗子就是好猫哇!

**姜** **义** (真急了)你们注意点儿行不行?找什么麻烦? **于大海** 哎，我们又没提谁谁谁，你干吗?

**李江山** 行了!让革命群众安静一会儿吧!

〔岳阳望着火，突然低沉有力地哼起了童年时熟悉的

歌：《共产儿童团歌》。 岳 阳 ( 唱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

〔所有的人开始都静静听着，后跟唱。

青年们 (唱)“将来的主人， 必定是我们。

哒哒哒嘀哒!嘀嘀哒嘀哒! ….."

〔他们越唱越忘情，声音越来越响。

**青年们** (唱)“小兄弟们哪， 小姐妹们哪，

我们的前途是无穷的呀!

将来的主人， 必定是我们!

哒哒哒嘀哒!嘀嘀哒嘀达! …."

〔庞芸突然哭了。郑盈盈哭了。男青年们也泪眼盈 盈 。

**白** **雪** (含着眼泪嚷)哭!哭什么?梦再美，也是梦!现实 再严酷，也是现实!

**岳** **阳** (冷笑)当将军?老帅被整倒的又有多少? **庞** **芸** 我没有希望了 ……

**郑盈盈** 钢琴……砸碎了!最后那声响，真好听 … … 李江山 人哪!人是什么呀?

姜 义 我爸爸常说：人就是仁饱、一倒，外加二两老白干儿。 唉，细想也有道理。

**于大海** 狗屁道理!那干吗要来人世上走一趟?

李江山 人哪，人就是微小的尘埃。 **郑** **盈** **盈** 是可怜的小石头子儿。

岳 阳 我说咱们哪，是块砖——砌长城也行，垒鸡窝也行， 就看人家怎么用了!

于大海 (冷冷地)人家呀，把你扔到一边儿去喽!唉!(敲着 碗，有节奏地)咱们都是一块砖哪!

青年们 (跟着喊)东西南北随人搬哪!

岳 阳 要问生活苦不苦哇?

青年们(有气无力地)想想长征两万五哇!

李江山 要问干活累不累呀?

青年们 (疲劳不堪地)想想万恶旧社会呀…… 〔于是，他们东倒西歪地睡着了 ……

白 雪 (拨动缺了一根弦的吉它，强打精神哼着《“知青”之 歌》)“一盏油灯照墙上，夜色多么凄凉。回首往事遥 遥在望，出路在何方……”(也昏昏入睡)

〔女鼓手和男乐手悄悄上。

女鼓手 他们都冻僵了吗?他们的脸上，都是这种麻木、苦涩 的笑!

男乐手 冻死的人，都是面带笑容的。

女鼓手 你们醒醒!醒醒吧!大难要临头了! 男乐手 看!地光闪闪!

女鼓手 听!大地怒吼啦!(击鼓)

青年们 (被惊醒，惊呼)地震!地震啦!

〔隆隆声中，墙倒屋塌。青年们翻滚着，奔逃着，挣扎 着……

〔终于平息了。大家挤在一起，从破窗框向外望去。 岳 阳 看!一片黑暗!村子呢?人呢?

于大海 没有了。全毁了!

李江山 太阳呢?太阳怎么也没有了?

郑盈盈 好大的雪呀!我们上哪儿藏身呢? 岳 阳 来!咱们挤在一起。

庞 芸 (恐怖地)是不是地球裂缝了，要吞掉我们? 姜 义 (绝望地)完啦!(狂呼)完啦——!

于大海 不要喊!我们还活着!让我想一想! 青年们 让我们想一想!

岳 阳 挤一挤!抱紧些!再也不要昏睡!再也不要分开! 〔青年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如石的雕像。

女鼓手 “石在，火种不会灭。”“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你 们难道没有看见，在西风最后肆虐一阵之后，大地已 经回春?冰融了，雪化了，枝头也绽出了希望的嫩芽 儿!这是你们盼了多少年的春天啊!快!快奔向田 野，奔上大道!去呼吸!去奔跑!去歌唱吧!

〔青年们一个个醒来，迷惘而幸福地解脱开臃肿的冬 装，扔在地上，自顾自走去。他们自由呼吸着，走动 着，进入了春天。

**第二章春(1978)**

〔“集体户”的同伴们又聚在一起了。他们正紧张地 温习着功课，背着定理、公式……

岳 阳 (兴高采烈地)都拿到“准考证”了? **庞** **芸** 简直象做梦!

李江山 “将军”,你考什么专业?

岳 阳 飞机制造。舰艇制造。反正沾“军”字儿的! **于大海** 我考经济系。国家缺的是管理人才。

**庞** **芸** 不管什么,考上就行啊。

姜 义 咱们的户口可都还在农村呢。

岳 阳 我把什么全烧了!这叫“破釜沉舟”!

李江山 “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二○O○ 年实现 “四化”!干吧!到那个时候……嗨!

**郑盈盈** 可现在还得准备考试。每天早晨奶奶给我一根油 条，俩鸡蛋，祝我考100,可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李江山 (安慰地)都一样，扔那么些年了嘛。

白 雪 又学了些什么呀?净学怎么大批判哪，交白卷啊，砸 玻璃、斗老师呀……

〔大家哈哈大笑。

姜 义 考吧!一“烤”准“糊”。

于大海 “糊”也得“烤”!谁也不准泄气! 岳 阳 对!拼啦!他妈的! … …

〔怀着复杂的心情，青年们鱼贯进入考场。

〔从考场出来，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面色苍白，象害 了场大病。……

于大海 (问岳阳)考得怎么样?

岳 阳 绝对……不怎么样!

李江山 哎哟妈呀!我又弄错了!

郑盈盈 (都快哭了)1843年! ……原来是1843年!该死的! ……1843年……

姜 义 咳!考过了，还想它干什么? 白 雪 快来呀!“修女”……

〔青年们围住晕倒的庞芸。 岳 阳 水!弄点水!

于大海 是低血糖吧?这得休息。

庞 芸 (醒了)不。……我，我要考试…… 白 雪 你不要命啦?

郑盈盈 这个样子，你怎么考哇?

庞 芸 我……我能考! …… (挣扎欲起，又晕) 李江山 还是回去吧。

岳 阳 我去说一声!

庞 芸 不——!(扑上去拖住岳阳的腿) ……我要考!(急 得要哭)我，我能考上!……我，我不能不考上啊! …… (泣不成声)

〔青年们显出害怕、悲伤的样子。 女鼓手 (不理解地)怎么会这样呢?

岳 阳 是啊，怎么会这样?……是因为，这在当时几乎是唯 一的“金光大道”,还是因为我们被耽误得太久了，都 快绝望了，所以拼命地抓住这最后一个可以实现理 想的机会? ……

**男乐手** (举着几张纸片，跑上)成绩来了!

〔青年们接过成绩单，脸上现出种种复杂的表情 …… **庞** **芸**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考上啦?我考上了!我

……我真的考上啦!(狂喜地) ……你们看哪!我超 过分数线啦!哈哈哈哈!我考上了!考上啦! …… (突然清醒，看看同伴，感到惊恐和尴尬，轻轻地)对 ……对不起。 ……我……我真是的!我怎么了 …… 我?我不是有意的!我 … …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乞怜地望着大家)

〔青年们望着庞芸，有的扭过脸去，有的勉强笑笑。 岳 阳 (走过去，真诚地)祝贺你!

姜 义 对!你给咱们“集体户”长脸啦! 李江山 是啊!考上一个就不错!

〔庞芸突然捂着脸哭了。她抽泣着向大家鞠躬，然后 转过身，一个人孤零零地走了……

〔岳阳示意白雪。白雪和郑盈盈跟上去。

〔江边。男青年们惨然相对，突然，不禁哈哈大笑。 他们笑得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

李江山 哎……哎哟妈呀!“板……板车”真他妈讲着了： 一

… … 一 “烤”就“糊”啊!

岳 阳 全他妈“糊”啦!哈哈哈哈!

**于大海** (捅捅姜义)哎，糊烧饼怎么吆喝来着?

**姜** **义** (学)“糊——”去你妈的!糊烧饼谁还买呀?

**岳** **阳** “大头”,瞧瞧你的。(接过于大海成绩单，看)你小子 过了呀!

**于大海** (冷笑)过了也上不了，鄙人有“自知之明”。(慢慢把

成绩单撕碎) **李江山** 那为什么?

**于大海** 我爸爸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你不知道?(把碎纸片 往江里一扔，走了)

〔朋友们望着于大海的背影。

李江山 (轻轻地)不会吧?现在还搞“株连九族”?

姜 义 咱们中国呀，啥时候也改不了这一套。就比方你 ——“鸠山”,我敢放个屁撂这儿：你肯定第一个办回 来，而且工作绝错不了!前途无量!“将军”也好说。 就惨了咱们：老头儿只要不肯提前退休，哼!还得他 妈“烤”!考!(拍拍屁股)别净顾给老的平反，也得 想着点儿咱小的呀!(心酸地擦擦眼，走了)

〔李江山看着岳阳。岳阳望着江水。

李江山 (搂住岳阳的肩，轻轻地)你打算怎么办?

岳 阳 我还在想 …… (闷闷站起，轻轻拂掉李江山的手，低 着头径自走了)

李江山怔怔望着江水。 〔岳阳在街头碰见姜义。

岳 阳 上哪儿去?还提这么多东西? 姜 义 我……走走亲戚。

岳 阳 (诈姜义)你小子不说实话!“炸药包”、“手榴弹”,准 是拿去轰什么“山头”的。

姜 义 瞎!怎么办呢?求求医生，弄张“病退”条儿，好歹安

下脚再说啦。

**岳** **阳** (惊)不等到明年再考了?

姜 义 明年?明年分数线更高!题更难!咱们“先天不

足”,在这方面竞争不过人家。 岳 阳 干吗呀!争取争取，还有希望。

姜 义 放屁要是能点着火，那硫磺就不值钱了。我劝你呀， 也赶紧活动活动吧。万一政策再一变呢?哭，你都

来不及!(匆匆走了)

〔岳阳沉思着，转身走去。

〔岳阳来到于大海家。于大海正在看着什么东西。 **岳** **阳** 干什么呢，“大头”?

**于大海** 没尿事儿，看看，想想。你呢?

**岳** **阳** 游游逛逛。不看书，没事儿干；看又看不下去。

**于大海** 给点儿东西你瞧瞧：《探索》、《星光》、《大地》……全 是所谓“民间刊物”"。

**岳** **阳** 嗬，这破纸!擦屁股都……

**于大海** 别看印得次，有的文章真他妈棒!这儿还有，北京几 所大学校园竞选的演说 ……

岳 阳 几天不见，又变成“思想家”啦?看这些有屁的用啊! 哎，你不是打算……

于大海 (踢踢一捆书)呶，刚托人买的，大学经济管理课的全 套教材。唉，我算看透了：咱们这个国家，不解决根 本体制问题，这(踢踢书),还是一捆废纸!我怀疑， 有些口口声声“大干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懂不懂什 么叫社会主义?我劝你看看，甭管说得是不是都对， 保证你感觉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瞧瞧人家

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很有些自负地)我认为：中 国的希望，就在象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手里!(一拍岳 阳肩膀)“天生我材必有用”!干吧，兄弟!

〔岳阳一震，陌生地看着于大海。 〔姜义和李江山上。

姜 义 哎!最新消息：“鸠山”的关系办回来了!我说怎么样! 〔大家一起看看李江山。

李江山 (不安地)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全是我老爹的秘

书给办的。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呀! 〔大家看着李江山，笑笑。

**李江山** (急) ……别这么着呀，哥们儿!

〔伙伴们无言散去。李江山重重叹了口气。

〔李江山来找郑盈盈。

**郑盈盈** (淡淡地)听说，你办回来了? **李江山** 你高兴吗?

**郑盈盈** 高兴?当然高兴。

**李江山** 那你为什么不笑?说啊!为什么你不笑?(将郑盈 盈一把揽在怀里)

**郑盈盈** (轻轻挣脱出来)别这样 ……

**李江山** (苦恼地)你们都这样!连你也这样! … …就象我不

是“鸠山”,是王连举似的! **郑盈盈** 没有谁说你什么呀。

**李江山** 我是傻瓜?我看不出来?你敢说你没在有意疏远我? **郑盈盈** (轻轻叹口气)咱们的距离本来就存在嘛! … …

**李江山** (冷笑)距离! … …从小，我就感觉到这种“距离”。 在幼儿园，老师分给我的苹果都比别的小朋友大；我



**郑盈盈**

**郑盈盈** **李江山**

**李江山** **郑盈盈** **李江山** **郑盈盈**

**李江山**

**郑盈盈**

怎么捣蛋，大人们都袒护我。星期六，别的家长都用 自行车接，惟独我，坐的是屁股冒烟儿的小汽车。 ……可是一夜之间，人们又往我身上吐唾沫，扔石块 儿，我成了谁也怕沾边儿的“走资派的狗崽子”! ……我咬着牙，下了乡。在咱们“集体户”里，我好象 又成了一个人：(声音发哑)我还能象个人吗?啊? 永远象咱们以前那样，不好吗?啊?不行吗?

(不知怎么说好)我……(叹口气，握住李江山的手) 真可怜你!

〔李江山愤然，紧紧捏住郑盈盈的手。 (疼得叫起来)你……你放开!

(做然甩开，离去，又回过身来)你可怜我，那就可怜 吧!我要你记住：我是有力量的!我要想办法把大 家都办回来!我还要和你……结婚!

〔郑盈盈一惊，想想，又笑了。 你笑什么?我是很严肃的! 那才可笑!(背过身)你走吧。

(走上，扳过郑盈盈)我要告诉他们，我们已经……

你把我们那些东西看得太重了!你以为，离开了那 个环境，这些东西还那么重要吗?你以为你爸爸、妈 妈，也会那么看重咱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吗?你以为， 他们会同意你和一个“右派”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 结婚吗?仅仅因为我帮你洗过几次衣服?有过某种 ……感情?笑话!

又是“门当户对”!我讨厌这种封建意识!再说一

遍：我就要和你结婚! 不可能!

李江山 (绝望地)你不相信我?

**郑盈盈** (伤心地)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我生活的这个社会 环境! … … 行了!这 … …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 … (泪水涌出，抽抽搭搭地)谁……谁让我们存在这种 距离呢?

李江山 (怒吼)我不要听这两个字!不要听!

郑盈盈 (反而冷静下来)我，可是从娘肚子里，就懂这两个字 的意思了。(惨然地)走吧。

〔二人茫然相对。李江山似乎要拉住郑盈盈，但他们 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白雪和岳阳相随来到小树林里。白雪背着画夹，兴 致很好。

白 雪 哎!你过来!站好!倚着这裸树。 岳 阳 跟你说，我不是开玩笑的!

白 雪 我也是真的。叔叔要我考美院，说他认识院长，可总要 交作品，我要把你，连同这美的春天一块儿画下来。

岳 阳 (情绪不高地)是不是想把我也带进去，当你的专职 “模特儿”?

白 雪 你别的都合格，就是表情太忧郁，不过用在我这幅作

品里正好。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春》。 岳 阳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走?

白 雪 头侧过去点儿。保持姿势。

岳 阳 征兵期限就剩三天了!我还要赶回农村去报名!知 道吗?

白 雪 糟糕，画面破坏了。(叹口气)好吧，你说吧。该死的 “将军梦”!

岳 阳 不是梦，是有可能实现的现实!我打听了：当满一年

兵，就能考军事院校。

白 雪 两年出来，当个小排长，二十三级，薪金五十二块五， 还是自己掏伙食费。我也打听了。

岳 阳 再拼十年呢?二十年呢?赶上场战争呢?就不能 “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

白 雪 中途让你复员呢?原则可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对不起，请永远呆在农村吧。别打断我!不让你考 军校呢?你考不上呢?赶不上战争呢?赶上了，把 你打死了呢?我的天，真可怕! ……

**岳** **阳** 那我也认了。我总算奋斗了一场! **白** **雪** 我呢?

**岳** **阳** (迷惑地)你?你还有什么问题?

**白** **雪** 你决心奋斗二十年，是不是也让我等你二十年?孤孤 零零地，一个人，为了一个“将军夫人”的梦想?…… 不，我没这个兴趣!不管你有没有工作，挣多少钱，我

都不在乎!我只要能看得见你，……摸得着你…… 岳 阳 (冲动地走上前，轻轻搂住白雪)白雪!

白 雪 (依偎着岳阳)别走。你别走。 ……我也可以不考什 么美院，如果那会使我们分开几年……(摸着岳阳的 脸、脖子，轻轻地)我们的青春，已经浪费了许多，没 多少了……不要……不要再自己制造痛苦吧。我喜 欢你的决断，也恨你的决断!……别，别离开我。就

这样抱着我……你永远是我的“王子”、“将军”…… 岳 阳 (激情退去，冷静地)如果我非要走呢?

白 雪 (推开岳阳，也冷静地)那，我马上就找别人! 岳 阳 你?找别人?(大笑)

白 雪 (气恼地)怎么?你不信?

岳 阳 (笑着)信!信!信!我可爱的“公主”!(要去搂抱 白雪)

〔白雪躲开岳阳。岳阳追，白雪躲，围着小树追逐。

白雪急了，忙抓起油画笔直对着岳阳。 白 雪 你敢过来!抹你一脸颜色!

岳 阳 好。好。我投降!(笑得倚在树上) 〔白雪哼了一声，往画板上涂抹着。

岳 阳 哎，真的。我明天走。(感叹地)咱们那时候栽的这 些树，都长这么高了!再等下去，你不觉得太对不住 春天吗?

白 雪 你走吧!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别人好。 岳 阳 哎，别开玩笑啊!

白 雪 那就试试看吧。(把画夹一收，要走)

岳 阳 (抓住白雪)咱们的感情呢?啊?我对你的爱呢?都 不考虑进去啦?

白 雪 (轻蔑地)你不也没考虑进去吗?自私鬼!(把手摔 开，气冲冲走了)

岳 阳 (气极)我?我自私? …… (气愤而懊恼地折下一根 树枝，使劲地抽打着地面。突然，他停了下来)

〔响起《共产儿童团歌》的旋律和当年知识青年们的 笑声。岳阳倾听着……

〔伙伴们向岳阳围了过来。 **郑盈盈** 你真的要走?

**于大海** 别走了。咱们一块儿干!

**姜** **义** 你这么走，“公主”该多伤心哪!

李江山 再等等吧。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部长最近有个重要讲

话，是关于“知青”问题的…… **庞** **芸**再想想，好吗?

**岳** **阳** 我想过了，决定了。我不想再等。我要用自己的双

腿，走出自己的路! 姜 义 “ 公主”怎么还不来?

岳 阳 去看看她吧，劝劝她，代我照顾她，看在一个“集体 户”的分上。告诉她，我走了。(看看手中的柳条)我 把它带走，插在我要去的岗位上。(举着柳条，头也

不回地一步步走去) 〔伙伴们挥手相送。

郑盈盈 (叹了口气，怅然地)他走了，我们呢?

〔青年们各自默默散开，化作一片树林，在春风中摇 曳、摆动。

〔白雪走来，背着画夹，独自在树林中徘徊着。 〔姜义走向白雪。

姜 义 你应该去送送他 …… 白 雪 他不应该走!

姜 义 他让我来照顾你 ……

白 雪 (赌气地)我说了：他只要走，我马上跟别人! 姜 义 (突然地)我……我给你当模特儿，行吗?

**白** **雪** ( 先是一惊，后又一笑)好哇!站好，倚着这棵树。

(整画具)

〔姜义不知所措，终于摆了个生硬的姿势。

〔白雪抬头一看，懊恼地把画具一摔，起身走了。 〔姜义犹豫了一下，赶快跟上白雪。

〔岳阳穿着军装，神色凝重地从白雪和姜义中间穿过

**第三章夏(1981)**

〔青年们齐声学着蝉叫：“伏天——伏天——”走上。

岳 阳 从大西南，又调到了大西北。这些年，我干了些什 么?(皱着眉，象在认真思考)一个当兵的又能干些 什么?打仗、住院、值班、站岗、出公差……好象没闲 着，又好象没干什么。

**女鼓手** 你的“将军之梦”实现了吗?

岳 阳 梦，总是梦吧。我是个爱做梦的战士。 〔岳阳与庞芸擦肩而过。

**庞** **芸** (突然站住)“将军”?……“将军”!

岳 阳 (回头一楞) ……是“修女”吧?(握手)咳!怎么还这

么叫?应该说：大学生同志!(稍停)过得怎么样? 庞 芸 没多大意思。

岳 阳 别这么说呀!上大学还没意思?你这是 ……

庞 芸 赴约会 …… 岳 阳 有男朋友啦?

庞 芸 还谈不上。(岔开话)你怎么样?上军校了吧?

岳 阳 (被刺痛，又不在乎地)怕是没有那个福气喽。头一 年，赶上打仗；再考吧，医生说我记忆力不行，不能考 了。不让考就不考呗，反正当完兵就“向后转”。

**庞** **芸** (突然发现)“公主”没来接你?

岳阳(平静地)什么意思?(恼火)取笑我? 庞 芸 你……这是什么意思?

岳 阳 你不知道?真不知道?

庞 芸 我两年多没跟他们联系了。 岳 阳 噢。(停了停)“掰”了。

庞 芸 (大惊)什么? … … 为什么?

岳 阳 为什么?不为什么。……她跟别人好了。就这样。 **庞** **芸** (想问又不便再问)……噢。

岳 阳 (不想再说而又说了)知道跟谁吗? …… “板车”! **庞** **芸** 啊?!

**岳** **阳** 真他妈有意思：“板车”!

**庞** **芸** 真没想到!……怎么说呢，“将军”,多保重吧!

岳 阳 (笑了)我早没事儿了。你快走吧，男朋友还等着你

呢!(轻推庞芸)替我问好。 〔庞芸挥手，退去。

〔岳阳跟着走了几步，微笑挥手。

〔汽笛声。汽笛声突然化作炮弹呼啸、爆炸声。 〔岳阳猛地站住，茫然四顾。

〔岳阳和李江山边谈边走着，迎面碰上于大海。 岳 阳 ( 迎上)“大头”!

**于大海** (惊喜地)“将军”!

〔于大海同岳阳握手。李江山伸出手，于大海看他一 眼，没伸手。

岳 阳 “大头”,还在烧锅炉? 于大海 烧 。

**岳** **阳** 大学课还学吗?

**于大海** 学。自己学。(关切地)还当兵哪? 〔岳阳笑着点点头。

李江山“将军”,回来吧。工作，包在我身上。 岳 阳 替“大头”想想办法呀!

李江山 集体厂子，不好办。他跟领导关系搞僵了，加上前两 年还讨论什么“存在主义”……

**于大海** 什么“主义”?没劲!

**岳** **阳** ( 岔开话)闷得慌!

李江山 今儿晚上带你跳跳舞去，还有录相，带“色儿”的，敢 看吗?“老乡们闭眼儿喽——!”哎，“大头”,一块儿 去?

**于大海** 锅炉你帮我烧?

李江山 (吃不住了)干吗呀，哥们儿!惹你啦? **于大海** 你自己说吧：这些年，你换了多少工作? **李江山** 那可说不上。

**于大海** (仍半开玩笑地)象他妈换件衣裳似的，对吧?哪儿 好奔哪儿去。

李江山 还准备换呢，还在联系电视台。弄个导演干干。 **于大海** (对岳阳)听见没有?导演——尿壶!

李江山 (气于大海)没准儿还去成了，信不信吧? **于大海** 信哪。怎么不信?“高等华人”嘛!

岳 阳 哎，都少说两句。

于大海 (不理岳阳，冲着李江山)我们办个事儿怎么就那么 难?你们怎么就那么容易?敢情中国这点儿“自 由”、“民主”,全让你们这帮少爷秧子占了去了，连一 点儿也不给老百姓留下呀!

· ·

30

岳 阳 (急促地)你们走不走?我走啦!

李江山 (晃着一只脚，对于大海)你有什么辙呢，请问?

**于大海** (真气了)我没辙，可你小子也用不着太得意!摩托 车、两步舞、酒、女人，乌七八糟，这就是一切啦?我 穷，我还是个完整的人!你是什么?整个儿一个“空 壳儿”!屁!

〔岳阳的头忽然疼起来，看着他们争吵。

李江山 好，我是屁。(一笑)可你追“小可怜儿”那是什么? 冲着什么来的?

**于大海** 你他妈狠心甩了人家，还不让我照顾她，帮她办点事 儿?

李江山 现在行啦!事儿办成了!落实政策一补，几万块钱 到手啦。快和她结婚吧!祝“老九”荣升，连入“第二 世界”!

**于大海** (气愤地)你! …… (攥起了拳头)

李江山 我自私，您高尚!您光明磊落!完整无缺!动机绝 对纯洁!捞点剩余价值还不失替天行道，伟大!



于大海 (啪地一记耳光把李江山打倒) …… 岳 阳 (急拦)“大头”!不要动手嘛!

李江山 (爬起来，平静地)“将军”,你闪开。(对于大海)哥们 儿，打吧!替“小可怜儿”出出气。

**于大海** (声音喑哑地)我是说，人活着总该活出个人样来!

(使劲儿推开李江山，走了) 岳 阳 (沉痛地)“大头”走了……

李江山 (怅然)走了 …… (痛心疾首)我真混!说这些干吗? 岳 阳(不看李江山)那事儿，是真的?

李江山 什么?

岳 阳 你，和“小可怜儿”…… 李江山 (叹口气)真的 … …

〔岳阳看李江山一眼，默默走了。

〔李江山颓然呆坐着。

李江山“大头”,原谅我!我没别的意思，我还是衷心祝你们 幸福的!

〔于大海在江边痴想。 **于大海** 幸福!再见了 ……

〔郑盈盈焦急地等待着于大海。

**郑盈盈** 你怎么不来了呢?可缠着求婚、要钱的信和电话，又

是那么多!我不敢出门，没处找你。我都害怕死了! **于大海** 别等我了。就这么……结束了吧!

岳 阳 (坐在江边)真头疼啊!怎么会这样呢? 李江山 如果，因为我的那些混帐话，……(一惊) **郑盈盈** 他，是不是听到什么话了?

**于大海** 不，……

**岳** **阳** 怎么能这样呢?忘了友谊了吗?忘了咱们在 一 个 “集体户”……(捂住头)

**于大海** (凄惨地)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那时候起，我就 知道：坏了!

郑盈盈 (回忆地)他替我高兴，但……笑得很勉强。我把那 些求婚信拿给他看，当笑话说，可他……他不笑! (突然感到一阵恐怖)

岳 阳 (烦躁不解)金钱、地位，难道，就比爱情、友谊还厉 害?

**于大海** 别忘了社会舆论!……流言蜚语 ……

**李江山** 你千万别当真啊!我承认：那是妒忌!我毕竟爱过

她，至今还爱! **岳** **阳** 怎么这么乱哪!

**于大海** (苦笑)现在你们倒可以了，她不再是“右派”的女儿、 资本家的孙女了……

李江山 失去的东西，还找得回来吗?

**于大海** 那我还剩了些什么呢?连最后一点宝贵的东西也丢 了。除了失败，我一无所有。……我，我不也是一具

“空壳儿”?(苦闷地)酒!酒!(狂饮) 李江山 (站起)我丢了自己，不能再丢了朋友!

郑盈盈 (同时站起)我已经失去了“鸠山”,不能再失去他! 岳 阳 (与他们同时站起)“大头”,你在哪儿?

男乐手 ((严肃、低沉地)他喝酒打了人，关进了拘留所! 岳 阳

郑盈盈 啊?!(他们吃惊地望去……) 李江山

〔于大海被扭送到拘留所。他挣扎着。

〔他被一只无形而有力的大手一推，扑倒在地。

**岳** **阳** (悲哀地)“大头”!我们的“大头”! **郑盈盈** “大头”!

**李江山** (痛心地)“大头”!

〔于大海醒了。迷迷糊糊坐起来。

于大海 天黑了?糟糕!我误了上班儿!(爬起就跑，撞墙) 门呢?门?(摸)见鬼!我在做梦?(咬自己的手， 疼)我在哪儿?……这是哪儿?(想起，恐怖地)我 ……我怎么进这儿来了?让我出去吧!我得去上班

儿，刘师傅还等我换班吃饭!人家家里还有病人! …… (失望地)好吧。我就呆一星期! ……不行!我 怎么能呆在这里?人家怎么看?厂里、“将军”、“小 可怜儿” …… (疯狂擂门)开门!开开门!让我出去! ……这儿，怎么那么闷哪?一点风都没有?热死了! ……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不行吗?你们，让 我出去吧!啊 …… (哭着伏在门上)

〔郑盈盈难过而失望地哭泣。

〔岳阳正和李江山商量着 ……

李江山 他这事不好办了，赶上“打击”活动了，怎么办?

岳 阳 不管你们之间怎么回事，要想点办法，不能让“大头” 毁了。

李江山 (慢慢地)那得去找“板车”。 岳 阳 找他?

李江山 没办法。这小子混得不错，“以工代干”在局里搞政

工，“大头”厂子他们正管，只要他一句话…… **岳** **阳** 行。……你去吧。(闷闷走向一边)

李江山 (理解地)你不去?也好。听说他分了房子，要结婚 了 。

岳 阳 (想了想，决断地)走。 〔他们匆匆走去。

〔姜义在布置新居。岳阳和李江山上。 李江山“板车”!

〔姜义对此称呼似乎已不习惯，没答应。 李江山 (拍姜义一下)嘿!“板车”!

姜 义 哎哟!“鸠山”哥们儿!……(看见了岳阳，傻了) 李江山 嗬!新房布置得不错嘛!

姜 义 (忙不迭地)乱得很。来，这儿坐。(开电扇)天儿真 热啊。……(讨好地对岳阳)“将军”,什么时候回来

的?也不给个信儿，好去接你…… 李江山 我们，是为“大头”来的。

姜 义 是啊，我也刚听说。你说他怎么干这种事?…… 李江山 (打断)我们不管别的。你得帮忙。

姜 义 ……行!冲“将军”和你 一 句话!来来，喝瓶汽水。 岳 阳 (站起)走了。(示意李江山)

〔李江山把一尊石膏像摆在桌上。 姜 义 维……纳斯?美!太美了!

李江山 ……送给你们的。

姜 义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欣赏)这得不少钱吧?现在 还真不好买。

李江山“公主”会喜欢的。 岳 阳 她……好吧?

姜 义(随便地)还好吧，不大清楚。我们俩月没见了。 李江山 (奇怪地)你不是准备结婚吗?

姜 义 是啊。前天领的结婚证。 李江山 你他妈哪句是真话?

〔姜义笑笑，递过一张照片。 岳 阳 (脸色变了)这女的是谁? 姜 义 我爱人哪!

李江山 啊?!你小子 ……

岳 阳 “公主”呢?你把她……

姜 义 你……你们听我说啊。这事儿呢，……我考虑再三，

我们还是不大合适。你想，她那个家庭，和我们家 ……我父母也 ……

岳 阳 那你为什么还要骗取她的……感情?

姜 义 那……那也谈不上“骗”嘛，两厢情愿的事儿。再 ……再说，还是她说，你走了，她马上跟别人好，我 ……我才……对不起啦。

李江山 你他妈就“乘虚而入”?你对得起朋友吗，啊?“将 军”在前边儿打仗……

岳 阳 不说这个!

姜 义 我……我得请你原谅我。你知道，我一直……人嘛， 总有个虚荣心，……可，我内心还是……我觉得，我 不能跟她结合，我也配不上她。她……她实际也并 不爱我。“将军”,你们的感情还是深的，要是你愿意 重新跟她好，我可以从中……

岳 阳 行啦!(厌恶地看姜义一眼，对李江山)走!

李 江 山 “板车”呀，“板车”,你小子可真够“缺德带冒烟儿”的 了 !

姜 义 你们，不坐会儿啦?

李江山 哎?(返回，拿起照片)这女的我见过! 姜 义 ( 慌 ) 怎 … …怎么可能呢。

李江山 见过!你们局王局长的千金，对不对?哈哈!小子， 你还说什么?哈哈哈哈!

岳 阳 (突然也明白了)哈哈哈哈!

姜 义 (恼怒地瞪着他们，突然也纵声大笑，笑得比他们更 响)哈哈哈哈!

〔岳阳和李江山被姜义笑愣了。

姜义(恶狠狠地)笑吧!怎么不笑啦?笑话我呀!攀高枝

儿!拉裙带!想爬上“二等公民”找靠山!笑哇，你 们!我哪点儿比你们差?凭什么你们当官的儿子就 注定当官，我他妈就注定还得住大杂院儿?连找个 局长的丫头都得被你们这样笑话?好!就算我不爱 她，我要娶她!总有一天，你们会对我“板车”另眼看 待!

岳 阳 (被姜义厚颜无耻的表白惊呆了)你就这样对待“公

主"吗?

姜 义 (冷笑)她怎样对待你来着?是啊，她漂亮，可漂亮这 玩意儿也真够可恨的。打完夜班儿，还得跟她逛商 场!扔下“业大”的课，陪她去听狗屁交响乐!说句 不怕“掉份儿”的话，我就象她耍着玩儿的一条狗! ……漂亮，“公主”!我现在才明白“公主”的真正含 义了……

岳 阳 你明白了什么? 姜 义 “画皮”!

岳 阳 住口!你站起来! 〔岳阳面对着姜义。

〔岳阳在想象中扬起了一条长鞭，狠狠地抽打着姜义



〔姜义面对着岳阳。 姜 义 你想抽我一顿?

岳 阳 是，很想。

姜 义 痛痛快快地抽吧，为什么不动手? 岳 阳 (痛苦极)因为我是个兵!

〔岳阳被李江山拉走。

姜义 哼!(若无其事地哼着)“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突然想跳舞。跳了两下，又伤心地抹开了眼 泪 )

〔李江山把岳阳拽到江边，坐下。 岳 阳 刚才我的脸色很难看，是吗?

李江山 很威严。你认真地看过我吗?(掏出电筒，拧亮，从

下往上照)比“板车”难看得多吧? 岳 阳 出什么洋相。

李江山 我没救了，我的灵魂丑极了。(痛苦已极) 岳 阳 (愤怒地)你为什么忍心丢了“小可怜儿”?

李江山 我没有 … … 没有! … … 我向她发过誓：要当一个自 主的人。可环境强迫我，我的父母强迫我，要把我压 成另外一个人。我所爱的，他们不许我爱，我不爱的 却排起队来让我挑选!在我倒霉的时候，给我吃“闭 门羹”的那位老太太，甜言蜜语把我灌醉，把她的女 儿打扮起来送上我的床……也怪我自己，人喝醉了， 多一半变成了魔鬼 ……

〔电筒光影里，出现了醉醺醺的李江山，他在危险的 诱惑中 ……

李江山 我不能再见她，我太脏! …… (恶心欲呕)我象钻进 了下水道，哪儿都脏!……我换了很多地方，可到哪 儿都看得见趋炎附势、尔虞我诈、虚伪欺骗!我的朋 友可以说很多，可没有一个是真的，都是想利用我。 (惨笑)互相利用!可你们这些真朋友一个也不来找 我!“大头”骂我，你别以为我恨他。不!我还挺高 兴。真的!(站起)人哪，多么可怜!在我所期望的 艺术殿堂里，能不能终于找到我自己呢?(低头走

去)

〔岳阳沉思着，苦恼地沉思着。 〔于大海和郑盈盈隔门僵持。

于大海 你走! 郑盈盈 不 !

于大海 走吧! 郑盈盈 就不!

于大海 我求求你：走! 郑盈盈 我偏不!

于大海 我不会开门的。 郑盈盈 我等着。

于大海 我永远不开门! 郑盈盈 我永远等着。

于大海 (急了)你怎么这么没皮没脸哪?我已经把你甩了!



郑盈盈 (含泪)你骂吧!我听着。

于大海 我是个殴斗犯，我被开除了，知道吧?没人肯再要 我!

郑盈盈 我要你! ……我要!

于大海 我不要你，你走吧。走!

郑盈盈 你需要钱，是吗?这就是那张存款单，两万元，这儿 还有……如果就因为这些钱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拿

去吧!它是你的了。 于大海 不!它是你的。

郑盈盈 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

于大海 (深深叹口气)没有了事业，没有了追求，我还存在 吗?两万块!每月利息大概比我原来的工资高几

倍!(痛苦地)拿着你的钱，吃、喝、玩、乐，一直混到 死?什么也不做?那我，我算个什么呢?行尸走肉? 废物?……你爱我这样的废物做什么?你要我做什 么 ?

**郑盈盈** 我以为你还是个象样的男子汉!

**于大海** 好!(开门)把存款单给我!(要过存款单)这是一笔 私人贷款，你贷给我。听我说：我只有走一条路—— 开公司，搞个体企业，实现我的理想!如果我赔了， 咱们成了穷光蛋，我就和你结婚，用我的一切，当牛 做马，偿还你!如果我赚了，我就把钱还给你，那时 候，咱们就“对等”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同意 吗?

**郑盈盈** (笑着)同意，都归你!我只要你说一句：我和你是 一 样的——人!

**于大海** (哭着)“小可怜儿”!最可怜的人 — — 我爱你!(紧

紧抱住郑盈盈)

〔他们深情地亲吻。

〔青年们齐声学蝉叫：“伏天——伏天— ”

〔白雪倚躺在沙发上痴想。

白 雪 画，画什么呀!笔呢?颜色全干了，油也没了。混 蛋!在这个混蛋身上浪费了多少时间!混蛋，混蛋! 〔白雪哭了，又笑了。笑声中响起她和岳阳的对话



〔白雪：“你别去。我……我不愿意你去!”

〔岳阳：“我这人，要么不下决心，决心下了，什么全不 论，哪怕是……你!"

〔接吻的声音。

〔白雪：“你混蛋!混蛋!” 〔 稍 停 。

〔白雪：“你敢过来!抹你一脸颜色!”

〔岳阳：“好。我投降!' ……我明天走。 ……咱们那 时候栽的这些树，都长这么高了!再等下去，你不觉 得太对不住春天吗?”

〔白雪：“你走吧!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别人好。” 〔岳阳的笑声 ……

白 雪 (喃喃地)混蛋，混蛋!(伏在画架上，无声地哭了，又 发狂似地跳着舞，踩着了小猫)哟!谁的小猫(直起 身)谁的小猫?这么可爱，会没人要你?(把猫抱起 来)来，乖乖!跟我走吧，我要你。嗯?“小可怜儿”? 不行，不能叫你“小可怜儿”,那是我一个老同学的名 字，我叫你……我叫你白雪好吗?小白雪!小咪咪! 你的朋友呢?噢，朋友们都把你扔了?没关系!咱 们俩好!我给你喝牛奶，给你唱歌：(唱)“小乖乖来 小乖乖，你们说，我们猜……"(唱不下去)你不爱听? 好，咱们换一个柔和的：(忧郁地唱)“一盏油灯照墙

上，夜色多么凄凉。…… ” 〔岳阳走来，看着白雪。

白 雪 (对着小猫唱)“回首往事遥遥在望，出路在何方? …… ”

〔岳阳沉默地看着白雪。

〔白雪抬起头来，发现了岳阳。 〔难堪的沉默 ……

岳阳(打破沉默)我很高兴，你还记得昨天的歌 … …

白 雪 (故作轻松地)噢，我是偶然想起，唱给小猫听的。是 吧，咪咪?(对岳阳)你是来算帐的吧?对不起，我全 忘了。象我看书一样，翻过去就算了，从不想再看第 二 遍 。

岳 阳 如果你把昨天这几页全都撕掉，扔了，那整本书就会 残缺不全，甚至要散掉的!

白 雪 你来，就是想向我讲这些哲理的吗?

**岳** **阳** 我来看一个过去的朋友。她和我之间，有过甜蜜的 回忆，也有过辛酸的往事，……但是我来的目的，是 想问问她：今后怎么生活?

**白** **雪** (一 笑)怎么生活?就这么生活呗!

**岳** **阳** 就这样生活到什么时候?

**白** **雪** 这你也要管吗?告诉你：我生活得很幸福!“板车” 算什么?象这样的人，我可以找一打!

岳 阳 他虽然可恶，但他毕竟在奋斗!可你呢?(走向画 板)还是那幅没完成的《春》!而周围已经是夏天 了，很快就会是秋天!当别人收获的时候，你作何 感想?

白 雪 我?我没有感想。我生活过，这就够了!

岳 阳 那好吧，算我白来!你就斜靠在沙发上，玩你的小猫 小狗，浪费你的才华和生命去吧，直到变成一个唠唠 叨叨的老太婆!(转身就走)

白 雪 (跳起来)讨厌!真讨厌!(扭动着双手，走来走去 ……忽然又停住，呆呆地看着那幅没完成的《春》)

**岳** **阳** (恼火地)我好象真变成了一个“土大兵”,什么都理 解不了!(稍停)回去吧!别看连里寂寞点儿，“白天

兵看兵，晚上兵看星”,也闹气、争吵，可比这儿单纯! (听到一种声音)怎么,晚上还有蝉叫?不，这是谁在 笑?

〔响起白雪的笑声，她的身影在林中隐现。 **岳** **阳** 不，是谁在哭?

〔真地传来轻轻的啜泣声。 岳 阳 真地有人哭? …… (闪避)

〔一个女子止住哭泣，失神地走向江水。

**岳** **阳** (闪出)谁?你要干什么?(一惊，冲上去，拖住即将

跃入江中的女子)……啊?“修女”? 〔庞芸认出岳阳，突然痛哭起来。

岳 阳 这到底是为什么? **庞** **芸** 他欺骗了我。

岳 阳 就因为他欺骗了你，就自杀?那我呢? 庞 芸 (呻吟地)你是男人 ……

岳 阳 你也不是一般的女人，你是大学生! 庞 芸 那又有什么?我受够了!

岳 阳 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爱情?

庞 芸 (激动地)爱情?哪里存在什么爱情?欺骗!全是欺 骗!我爸爸骗了我妈妈，抛弃了她!妈妈捡废纸、卖 冰棍儿，供我上学!我……我答应过她，不参加工 作，绝不谈恋爱，可我又欺骗了她!(惨笑)报应!我 今天的下场全是报应!他早有老婆!他那个老婆 ……也就是个老婆吧，她凭什么砸了我的家，又当众 骂我是“臭娘们儿”!我是个人!我是个姑娘! ……

你……你还不让我死? 岳 阳 对!你不能死。

庞 芸 为什么不能?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我不想索取什 么,也不想奉献什么。活着，太没劲了!“将军”,请

帮帮忙，结束这个空虚无聊的生命吧! 岳 阳 我不干!

庞 芸 兵不就是杀人吗?

岳阳(愤怒地)那是在战场上杀敌人! **庞** **芸** (打了个寒噤，发抖)冷!好冷!

〔岳阳忙脱下衬衣，给庞芸披上，赤裸的前胸露出 一 道吓人的伤疤。

〔庞芸惊呆，不知所措地扭过头。

岳 阳 (苦笑)难看吗?可这算什么?我们连长，炸瞎了眼 睛；副连长，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一年，死在我的怀里。 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两句挺奇怪的话。他说：“我老 婆的小名儿叫‘团团’,生了个丫头叫‘圆圆’。团团， 圆圆……"过了半年，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在 保卫生命! ……可你呢，还说生命是你自己的!不 要践踏我们的感情吧!要不，我回到山头上，怎么跟 同志们说呢?啊?

〔庞芸不哭了。她抬起头，庄重地看着岳阳胸前的伤 疤，慢慢站起来，把衣服还给岳阳。

〔岳阳穿上衣服。 岳 阳 我送你回去。

〔庞芸犹豫了一下，向前走去。

〔岳阳想跟上，但差点儿走到水里。

〔庞芸急忙拉住岳阳，惊讶地看着他的眼睛。 〔岳阳护送着庞芸，走了。

〔岳阳走上。

**女鼓手** “将军”,这个夏天过得热闹吧?

**岳** **阳** (摇摇头)跟看外国电影似的…… **女鼓手** 还看吗?

**岳** **阳** 没时间。我要归队了。

**女鼓手** 那你回到山头上，怎么跟战友们说呢?

**岳** **阳** 我要说：别把这儿想得那么幸福，那么美满，那么和 平吧!这儿，也有寂寞，也有苦闷，也有激烈的战斗，

也有庄严的牺牲……我说得对吗? **女鼓手** 好象对。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岳 阳 等秋天吧。不是说“秋后算帐”吗?(莞尔一笑，穿上 军衣，戴上军帽，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朋友们，秋天 见!(走下)

〔青年们高声学着蝉叫：“伏天——伏天—— ”

**第四章秋(1984)**

〔青年们穿上了笔挺的秋装。

**女鼓手** 桂花开了，秋天来了。天高气爽，五色斑斓。这是收 获的季节，又是思考的季节……

〔青年们走到一起，微笑着招呼、握手，彬彬有礼地拥 抱。他们拉开餐桌，就座。

**女鼓手** 啊!真不容易，你们又聚在一块儿了。好象还缺谁? **于大海** 奇怪。他约我们来的，自己却没影儿。

**李江山** 龙套跑完了，“将军”才出场呢。

**白** **雪** 从信封的邮戳看，他回来一星期了。

**郑盈盈** 信的字迹歪歪扭扭，我怀疑，不是他写的。 **庞** **芸** 是他。 … …

**于大海** (对姜义)“户长”,听说高升处长了? 姜 义 副 的 。

**于大海** 哦。净忙什么呢?给人家宣传“五讲四美”吧?哈哈 哈!

姜 义 (也笑笑)哎，瞎忙。瞎忙。

李江山 别“哎”呀，请客啊!还有你，大经理!

于大海 好说。不就大家“撮”一顿吗?你们说哪儿吧? **庞** **芸** (对郑盈盈)你们到底赚多少钱了?

**郑盈盈** (耸耸肩)鬼知道。问他去。

**于大海** (笑笑)我也说不清。唉!钱嘛!身外之物，身外之

物。死了也带不走。 **女鼓手** (感叹地)唉— - !

**庞** **芸** (对白雪)“公主”,听说你那幅得奖的油画《春》,外商

出价到两万两千美元啊?

白 雪 我不卖。你什么时候去美国? 庞 芸 什么?

白 雪 不是送你去深造吗?

庞 芸 对。可我……你能把《春》给我吗?哦，复制一份儿? 白 雪 现在，我一点儿画画的情绪也没有。给你幅别的吧?

**庞** **芸** 我老觉得那里边有我 …… **女鼓手** 啊 ?

**白** **雪** 哦。 … …

**郑盈盈** (对李江山)我理解!反正我能理解!

于大海 (走过去)你们说什么?那部电视剧吗?(搂着郑盈 盈的肩)你告诉他没有?(对李江山)我们都投了你 一票。

**李江山** (苦笑)谢谢。谢谢。

**于大海** 为什么评不上奖?是小报披露的，你的那些风流韵 事……

**郑盈盈** (打断)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李江山** (对于大海)你不了解文艺界。跟你们一样，做生意。 不过你们还好，在明里。这?全在底下玩“猫儿腻”, 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算了，不谈这个。没劲!

**于大海** 跟我一块儿干怎么样，大导演?(对郑盈盈)啊?你 说呢?

郑盈盈 跟你一起当“二道贩子”?(对李江山)别听他的，你 只有搞艺术!

李江山 我也不想再换了。都一样。(抽着烟走到一边去)

于大海 (对郑盈盈)昨天你上哪儿了?我专门抽空回家，还 给你带了刚搞到的日本高级时装，白等一下午!

郑盈盈 谢谢。(笑)亲爱的丈夫!你终于体验到“等”的滋味 儿了。(稍停)我看“鸠山”拍片去了，可以吗?后来 请他吃了顿晚饭，又聊了会儿往事，晚了。需要请你 原谅吗?

于大海 这有什么呢?下回说一声。(欲走)

郑盈盈 (拦)你昨天回家，是不是同意跟我上法院离婚了? 于大海 (笑)好。好。有空儿我就离了你。

郑盈益 (火)你笑什么?

于大海 注意场合。(拉起郑盈盈的手一吻，走开) 女鼓手 (用英语发出一声感叹)Modern!

男乐手 (笑)这一对儿够现代份儿的! 李江山 (迎着于大海)你们怎么回事?

于大海 (耸耸肩)她还没到“更年期”吧?

李江山 她很寂寞。 ……多关心 一 下她。 … … 于大海 (苦笑)我忙得自己都没有了!

李江山 人是需要点感情润滑剂的。(对姜义)你说呢，“板 车”?

姜 义 (点点头)光有钱不行。(感慨地)光有别的，也不行! 于大海 什么意思?我钻钱眼儿，是吧?阁下!买国库券，我 一买三千、五千；修长城我捐了一万!请问您大处长



姜 义 副的!

**于大海** 副处级干部捐了多少?

姜 义 拿我比干什么?向你学习!

**于大海** 向您致敬!我能到这份儿上，不得感谢你们当初开 除了我吗?

李江山 我说，咱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行不? **郑盈盈** 我同意!干吗呀!

姜 义 (叹口气，对于大海)你现在比我强!起码不会象我， 上一天班儿，还得加班准备考试，奔文凭!

李江山 大家都不容易啊!人哪，人是什么? **郑盈盈** 人是可怜的小石头子儿!

**庞** **芸** (英语)Small potato! **于大海** 什么?

李江山 土豆儿。小土豆儿 ……

〔大家突然都没话了。长时间沉默。 姜 义 “ 将军”怎么还不来?

**郑盈盈** 真的!

**于大海** 路上出事儿了?

李江山 前线战事不断，他又上了前线? 庞 芸 (猛地站起)他……?!

白 雪 怎么了呀，你这个“偷鸡贼”?!

〔岳阳笑着出现了，拎着鸡，扔给他们。

〔青年们看着岳阳。响起他们当年杀鸡、拔毛时的喊 声和笑声。

〔岳阳戴上军帽，庄严地挥手，走去。

**于大海** 他该不会是真当了将军，忘了咱们吧? **庞** **芸** (怅然)他永远当不成将军了……

白 雪 你怎么知道?

〔静。

〔岳阳真的出现了，忧郁而严肃。 青年们 “将军”?

李江山 你上哪儿去了?等了你一个世纪了! 〔岳阳不语，沉着脸看着他们。

岳 阳 请 问：你们哪位是我的“未婚妻”?说吧!谁是?谁

给我的上级，写了这么 一封可恶的匿名信?(拿出 信 )

〔姜义接过。众围观。

姜义(念)“头部负伤……可能失明……早日退伍! …… ” 这……

岳 阳 (沉痛地)这封信送得可真是时候，把我最后一点提 千的希望都捅掉了!(愤怒地喊)谁?!

青年们 谁?(面面相觑，议论纷纷)不象话!真荒唐!缺德! 谁干的?

白 雪 (坦然地)别骂了哎，是我。 青年们 你?

岳 阳 你……你懂得这个恶作剧的后果吗?

白 雪 当然懂!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同我一起完成《秋》。 岳 阳 (气极)你!你……你!(无话可说)操!

白 雪 你骂吧!我欠你的债已经太多了。以后，由我去向 你们领导解释清楚，行了吧?

**李江山** “公主”,你太自私了! **于大海** 你这不毁了他吗?

姜 义 太过分了!

**郑盈盈** 你还想耍人家?

庞 芸 (突然喊出来)不是她! ……是我写的信!

**岳** **阳** (惊)你……?

**庞** **芸** 从你救我的那个夏天，我就发现了， ……我找了专 家， ……我有根据!……你说，检查结果到底怎么 样?

**男乐手** 检查结果：岳阳，男。1979年脑部受战伤，脑部震荡， 视神经严重受损，右眼视力降至0.2,预计将全盲。

**岳** **阳** (颓然坐下，莫名其妙地笑笑)满意了吧? 〔 全体哑然 。

**青年们** (低低地)“将军”!……

**岳** **阳** “将军”!“将军”! …… (笑笑)这是个梦啊!金色 的、壮丽的、辉煌的梦!……梦，总是梦!(心酸地一 笑)我干什么怪你们呢?我真傻! …… (对朋友们) 梦是反的，对吧?(怅然，轻轻地)我要变成一个瞎子 了……

**庞** **芸** ( 大恸)“将军”!

**于大海** “将军”,你回来吧!我用我全部的财产给你治病，哪 怕到国外去治!只要能把你的眼睛治好!

**郑盈盈** 还有我!把我的一份儿加上! **岳** **阳** 我要当兵。 ……

**李江山** 回来吧，“将军”!你奉献已经够多的了!我要以你 为模特儿，拍一部《未来将军》,请你当主角!我要

拍!要拍!我一定要拍! … … **岳** **阳** 我要当兵! ……

庞 芸 你回来吧!我愿终生陪伴你!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我早就爱上你了。我需要有一个存放感情的 地方。(喃喃地)那道伤疤，……那道伤疤，……你那 道伤疤……

**岳** **阳** 我要当兵 …… 〔朋友们愤怒了。

**于大海** 一只眼，你还当什么兵?! **郑盈盈** 你疯了?!

**姜** **义** 你应该正视现实! **李江山** 你是个怪物!

**白** **雪**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这个兵啊?!

**岳** **阳** (急了)我有当兵的癮，行了吧?……你们没有看到 过战友怎么在面前倒下!你们不会懂的! ……是 啊，我当不成将军了……又有几个士兵真正能当上 将军呢?但只要我不全瞎掉，我还会在这条路上走 下去的!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自我感觉良好!人 呢，活着总得有点精神，总得奉献点什么,创造点什 么。没有这个支柱，恐怕一天也挺不下去!别强迫 我吧!咱们谁也不要勉强谁，好吗?来，咱们唱支歌 吧!(唱)

“准备好了吗? …… ” 青年们 (跟唱)“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

〔青年们相互看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分，窘笑着， 停住了口。

〔四面传来了孩子们嘹亮、愉快的《共产儿童团歌》



〔青年们醉心地听着。 岳 阳 是孩子们在唱。

女鼓手 对。他们去大街小巷清除痰迹。你们去吗?

岳 阳 (童心大动)咱们也去!

青年们 咱们去吗? … … 去吧!去! … … 走啊!

〔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儿，喊着“不许随地吐痰”等 口号，挥动着扫帚一类的工具，汇入了少先队员们的 行列中 ……

**——全剧终**

**商** **鞅** **(大型历史话剧)**

姚 远

人 物

商 鞅—-卫公子之庶子，乳名亥儿，又名卫鞅，封 君后号商君。

赵 良——秦博士。

景监 — — 秦国诗人。 姬 娘——商鞅之母。

公叔痤——魏将军，后为相国。

韩 女——公叔痤之家妾，后为秦孝公庶夫人。 公孙贾——秦太师。

甘龙——秦老臣，五大夫。

太子驷——秦太子，后为惠文君。 秦孝公——秦国君。

祝 欢——秦太祝。 公子虔——秦太傅。

孟兰皋——赵良弟子，后为商鞅弟子。 尸 佼——商鞅舍人，后为秦执法官。 魏惠王——魏国君。

公子昂——魏惠王之子。

少年商鞅、士卒等。

**时** **间：**战国中期。

〔幕启：苍穹之下，高高地悬挂着一个硕大的商鞅的 面具。面具下面，是列成方阵的秦兵马俑。低沉的 钟鼎之声在广漠上空回荡。排列在台前的五匹大 马，象征着商鞅死后被分尸的惨烈结局。

〔灯渐明。商鞅身着白色的长袍巍然出现于舞台中 央 。

〔祝欢魂上。

祝 欢 (取出简册)商鞅，辛卯年五月七日亥时生人，五月之 子，精炽热烈，父母不堪，将受其患。命当族灭满门，

五马分尸 … … 商 鞅 这便如何?

祝 欢 ……绝后代，断宗嗣，乃天下第一孤寡之人! 商 鞅 这又如何?

祝 欢 难道你还不服天命?

商 鞅 天命?魂魄既已甩脱了躯壳，天命更是无稽之谈! 商君虽死，然商鞅之法千年不败；商君虽死，可一百

一十七年之后，秦王朝一统天下! 祝 欢 即便如此，那也是天意。

商 鞅 哈哈……天意!从我落地的那一天起，上天就要我 死，可我活了!我违拗了天意，活了整整五十二年! 〔 灯 暗 。

〔另演区。特写光照射着一个襁褓。

〔风声，是大雪在朔风中哀号。 〔水声，是河水在呜咽。

〔哭声，是婴儿对冷酷的人间发出的悲鸣。

〔男人暴怒的声音：“勒死他!勒死他!让我勒死 他!”

〔女人声：“公子，你万万不能，他是公子的亲骨肉 啊!”

〔男人声：“难道你没听到巫说什么?留着他让我遭 灭门之祸?你说，你是否与人私通产下这孽种?你 说!"

〔女人怨泣声：“公子，这确实是你的嫡亲骨血。”

〔男人声：“我堂堂卫氏公族之后，岂能有此孽种!来 人!将这母子二人抛入大河!”

〔沉重的关门声。

〔狂风怒号，河水咆哮。 〔 灯 灭 。

〔时轮转动。另演区光起。

〔姬娘与少年商鞅双双跪坐着。旁边放着马鞅。 姬 娘 天要你死，可我要你活!

少年商鞅 那我母亲呢?(泪水盈盈)我可怜的母亲，难道她

竟被活活地抛进了滔滔大河? 姬 娘 不!她没有死。

少年商鞅 什么?她没有死?

姬 娘 是的!她走了，她抛下了亲生的儿子自顾自走了。

少年商鞅 (悲切地)姬娘，为什么你偏把这些告诉我?(跌跪 在姬娘面前)

姬 娘 这就是你父亲要在裰褓中把你杀死的马鞅。(凝视 着，喃喃地)我不甘心让你像我一样一辈子被人当畜 牲，一个脸上刻了字的罪奴!我要你长大后，不像姬 娘一样为牛为马，哪怕占山为寇，入湖为盗……也要 去做一个自由之人!

**少年商鞅** 要我为强盗?不!

**姬** **娘** 难道你还想成人上之人?难道你能翻天覆地、倒转 乾坤?

**少年商鞅**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 〔 灯 灭 。

〔另演区灯亮。

〔河水滔滔，牛铃叮当。 〔景监、公叔痤暗上。

〔少年商鞅立于河畔，面对牛群若有所思。突然他奔 向牛首，举鞭抽打。

少年商鞅 畜牲!畜牲!畜牲!祖祖辈辈，你们就甘愿当畜 牲!你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出的是苦力——你们 除了哀号就不会反抗。如今，这浑噩的苍天还要我 跟你们一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着

苍天)我恨你，恨你!恨你! 景 监 牧童，站住!

〔少年商鞅止步。 景 监 你是谁?

**少年商鞅** 我是谁?问得好。我正要问这苍天，我是谁? 景 监 你的父亲呢?

〔少年商鞅不语。

景 监 母亲呢?

少年商鞅 只有再生之义母。

景 监 (抚爱地)那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商鞅 父亲没有赐给我姓名。因为我生在亥时，姬娘叫 我亥儿。可我的名字应该叫卫鞅。

景 监 为什么?

少年商鞅 这是父亲赐给我的马鞅，他就是想用这把我置于 死地。取名卫鞅，是我对他的纪念。

景 监 你说的姬娘就是你的养母?能不能让我见见? 公孙痤 景监大人，你这是……

景 监 将军，这次奉秦国君之命出使魏国，是为收复本国故 土。没想到魏国寸土不让，景某只能空手而归。假 如将军大人能将此少年赠与在下，也算我不虚此行。

公叔痤 秦国在穆公之时，便有相马的伯乐。你以为这区区 的一小奴也算得千里马吗?

景 监 人有无作为不在其身而在其志。这孩子生性刚烈， 天赋过人，少年奇志，难得。我虽为秦宫的侍人，却 是国君之左右。假如我能把他带回宫中，陪公子一 起读诗书、习兵法，他必定比公子更具奋进之心。秦 国缺的正是这样的少年。

**公孙痤** 说得好!牧童，此乃天降甘露与你，走!(牵起少年 商鞅的手)

〔 姬娘上 。

姬 娘 罪妾无意冲撞二位大人，该当万死。(施礼) 公孙痤 抬起头来。

姬 娘 罪妾不敢。 公孙痤 恕你无罪!

〔姬娘抬头。

公孙痤 (抬起姬娘下巴，看她面颊上所黥之字)你是逃奴? 〔姬娘不语。

少年商鞅 (捍卫地)她是我母亲!

景 监 不要害怕。来人!将我所带羊皮赐一张给这女奴。 公孙痤 慢!来人!赐她羊皮五张!

景 监 魏公叔，你这是……

公孙痤 既然他是魏国人，那还是由我魏公叔收下才是。

景 监 大人知道景某膝下荒凉，假如能将他赠与在下，我愿 收他为子。

公孙痤 (咄咄逼人)我也正有这个打算。

景 监 这……既然将军器重，景监愿割爱。

姬 娘 (喜出望外)亥儿，还不赶快拜谢将军大人! 少年商鞅 不 ! 姬 娘 !

姬 娘 亥儿!你要是跟着我，终身为牛马；你要是跟着将 军，从此就是人上之人。(对公叔痤)将军大人，你若

能收下这孩子，姬娘虽死也心甘情愿。 公孙痤 既然如此，(抽剑)赐你速死。(递剑) 姬 娘 ……不!大人，罪妾不在今日死。

公孙痤 (怒)小小罪奴，竟敢不死!

少年商鞅 姬娘若死，世上便无卫鞅! 公孙痤 那又如何?

景 监 魏将军，在下素闻将军仁爱贤达，请赦罪奴免死。 公孙痤 不斩断情累，怎能使这童子心归于我?

姬 娘 苍天在上，姬娘立誓今生再不与卫鞅相见。 公孙痤 我怎能信你?

姬 娘 罪妾剜去双目(猛然用指尖剜去双目，满面鲜血淋

漓)

**少年商鞅** (惊呼)姬娘!

〔灯暗。

〔灯复起。

〔公叔痤府第。

〔商鞅正在火堆旁阅读简书。

商 鞅 说什么仁义善恶，纯属无稽之谈!(扔下手中竹简) 统天下，成王业，必须要九分刑罚，一分赏赐。如果 把刑罚用在将犯未犯之时，国家就不会产生罪恶。 有罪，就必须用重刑；有了重刑，才能使人畏而却步。 大奸不生，小奸不漏，国家就可大治。一个君王，太 重仁义，天下必多暴行!

〔韩女端药汤上。

韩 女 (诵)“蒹葭苍苍 商 鞅 (诵)“白露为霜-  韩 女(诵)“所谓伊人-  商 鞅 ( 诵 )“在水一方-  韩 女 (诵)“溯洄从之-  商 鞅 (诵)“道阻且长-  韩 女 ( 诵)“溯游从之

商 鞅 (诵)“宛在水中央…… ” 〔两人会心地笑了。

商 鞅 (打开药罐)相国怎么样了? 韩 女 只怕不久于人世了。

商 鞅 少梁之战，魏国竟然落到这种地步：太子申被秦国俘 虏，相国大人身负重伤，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了 。

韩 女 一旦相国谢世而去，你我都是无家可归之人。 商 鞅 是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幕内声：“魏国君到!”

〔车轮、马蹄声。韩女下。 〔魏惠王、公子昂上。

**魏惠王** 魏公叔在哪里?

**商** **鞅** 相国现在病卧在床，未能亲迎，请恕罪。 〔魏惠王急下。

**公子昂** 卫鞅，今天有快马来报，太子让秦国给宰了。 **商** **鞅** 那你高兴什么?

**公** **子** **昂** 咦!太子一死，那就得重立太子啊!有朝一日，我成 了大王，你不就是相国吗?

**商** **鞅** 昂公子，难道你和太子就没有一点手足之情吗?

公子昂 (哂笑)啐!手足之情?不过是父王先日了他的娘， 后日我的娘。如此而已!

**商** **鞅** (怔住)如此而已?

**公子昂** 然也。国与国争强，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万变 不离其宗……当然，唯你我除外。(欲下)

〔韩女欣喜地奔上。 韩 女 中庶子!

公子昂 啊，好一个绝色女子! 韩 女 韩女叩见昂公子。

公子昂 (绕韩女一周)啊……哪年来的? 韩 女 前年。

公子昂 啊，如此艳丽的女子，理应进宫，怎么到了相国家中? 韩 女 巫公占卜，说我是红颜薄命之人。

**公子昂** 哦，因而把你赏给了相国?可惜!(欲走又回)我要

父王将你收回宫中。(急下) 商 鞅 站住!

**公子昂** (一愣)你让我站住? **商** **鞅** 正是!

**公子昂** 你居然让我站住?

**商** **鞅** 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站住?

**公子昂** (看着商鞅倔强的眼神)站住就站住。 **商** **鞅** 你刚才说了……

**公子昂** 说什么?

**商** **鞅** 国与国争强，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 **公子昂** 正是本公子所言。

**商** **鞅** 而唯你我除外? **公子昂** 不错!

**商** **鞅** 那我告诉你，不许你把韩女要进宫去。

**公子昂** (大为惊讶)难道说她是你的红颜知己?哈哈，你居 然也有红颜知己?好，好好，本公子把她让与你了! (下)

韩 女 中庶子，你的出头之日来了。 商 鞅 此话怎讲?

韩 女 相国大人正在向大王举荐你。 商 鞅 (喜出望外)他如何说?

韩 女 他说你是不可多得之才，还说你有相国之能。 商 鞅 那大王如何说?

韩 女 我没听见 …… (下)

〔幕内声：“送大王—-- ” 〔魏惠王、公子昂上。

**商** **鞅** (急趋步上前)臣卫鞅拜送大王! **魏惠王** 哦?你就是卫鞅?

**商** **鞅** 不才正是!

**魏惠王** 公叔大人说你有相国之才 …… **商** **鞅** ……臣不敢。

**魏惠王** (哂笑)看来魏公叔是病糊涂了!(拂袖而下) **公子昂** 咦?父王，父王!

〔商鞅跪立，羞愧难当。

**公子昂** 卫鞅，你快快收拾行装，逃命去吧! **商** **鞅** 为什么?

**公子昂** 魏公叔见大王没有用你之意，就劝大王杀了你，免得 你去往他国，留下后患。

**商** **鞅** 杀了我?……这竟然是相国大人所言?

**公子昂** 我还能骗你不成?(递上一袋钱)后会有期!(下) 〔韩女上。

**韩** **女** 中庶子，相国大人要见你。

〔商鞅收拾书简。

〔收光。

〔另演区灯亮。

〔公叔痤斜卧病榻，韩女侍坐。 商 鞅 臣卫鞅谢大人举荐之恩。

公孙痤 可是魏王 …… 商 鞅 臣知道了。

**公孙痤** ……老夫对不起你。

**商** **鞅** 相国何以言此?当年，若无大人在西河岸边之举，鞅 尚无今日。知我者，相国也。

**公孙痤** (慰藉地)你能有此心，也不枉我抚育你多年。

商 鞅 原本卫鞅想有朝一日能承继相国大人事业，助大王，

整朝纲，让魏国大展宏图，称霸中原，也算不辜负相 国大人一十五年的养育之恩。但，自今日起，另当别 论 。

**公孙痤** (警惕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商** **鞅** 爱我者，我爱。弃我者，我弃之。 **公孙痤** 那我问你，你爱我不爱?

**商** **鞅** 敬而不爱。 **公孙痤** 为什么?

**商** **鞅** 想当年，秦国景监想收我为义子。然而相国以五羊 之皮夺人所爱，占我为私有，垄为家臣，令我母亲剜 去双目，割断亲子之情。十五年里，我陪公子日习李 悝之法，夜温吴起之术。相国大人，你亲眼目睹我文 章有成，才高志远，竟然暗生妒嫉之心。征战之时， 拘我于家中，以防我为国建功；议政之时，窃我计谋 献媚于大王。你口中赞我才高志远，心中却畏嫉万 分。你若无私，何以大王至今不知我卫鞅姓名?十 五年，公叔大人自将军跃居相国，你若不嫉我贤能， 何以死到临头才向君王举荐?

**公孙痤** (震惊)卫鞅，你忘恩负义!

商 鞅 卫鞅未敢忘恩，是相国今日负义! 公孙痤 此话怎讲?

商 鞅 举荐不成，你竟然让大王杀我!

**公孙痤** ……魏王不用你，你必然去他国反魏。身为魏国忠 臣勋贵，怎能让他国强盛而使魏国衰败?

商 鞅 所以我说，知我者，相国也。大人对大王如此忠孝，

为什么对我却无半点仁义之心? 〔公叔痤语塞。

商 鞅 (捧起书简)十五年，你令我背诵多少仁义之册，可上 天何时降仁于我?谁人施义于我?乱世之中，大儒 之道安在?(将简册尽数投入火中)

**公孙痤** 卫鞅，我如何不想两全?可是君王看不起你，你让老 夫怎么办?

商 鞅 (逼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公孙痤 (虚弱地)韩女，把关符给他。 商 鞅 这又如何?

公孙痤 公叔痤不再误你，速速逃生去吧!

商 鞅 (轻蔑地)我去逃生?我用得着逃生吗? 公孙痤 那你愿意在这儿等死?

商 鞅 大王既然不信你的话来用我，又怎么会信你的话来 杀我呢?在他的眼中，我怎么值得一杀?

**公孙痤** 看来……你不打算走了? **商** **鞅** 非也。

**公孙痤** 你早晚要走，何不快走?

**商** **鞅** 早走，是我卫鞅惧怕而逃。晚走，是我卫鞅笑魏王无 能而去。大人，你说呢?

**公孙痤** 你居然敢如此轻君，焉能不死!

**商** **鞅** 我岂能死?公叔大人于我有恩，相国大人对我无义， 二者无论择其一，我都要在此为你送终!

〔公叔痤昏倒。 〔 灯 灭 。

〔追光下，商鞅走出原演出区。

商 鞅 公叔痤死了。魏王，你来杀我呀!你没来，你把我丢 到了脑后。(从地下掬起一捧草灰)我就像这被人弃 倒在大路上的火灰，听凭人践踏。可是上天，我告诉 你，我不相信卫鞅会这样无声无息地苟活于人世。 我不相信!你们看，那西天苍穹之上流荡着一颗彗 星，那就是我!(向往地)秦国!秦- — 国!我来了! 〔追光下，出现手持诏书的景监。

景 监 国君诏 曰：“自求贤令颁示天下，八方贤能纷纷响应。

有客卿卫鞅前来说以强国之道，甚合吾意。定于今 日早朝当廷论法，议定强秦大计。”

〔景监隐去。

〔灯亮。

〔栎阳。秦宫。

〔士卒声：“太祝官、五大夫进宫。” 〔祝欢、甘龙上。

甘 龙 (持重地)哎?不说太傅早来了吗?人呢? 祝欢想必在后宫吧。

甘 龙 哼!国君亲疏之分也太显眼了点。

〔士卒声：“公孙大人到。”

〔公孙贾上。

公孙贾 哦，太祝官，五大夫。

〔士卒声：“赵良博士到。” 〔赵良上。

赵 良 公叔太师，甘大夫，太祝官。

甘 龙 赵博士，这是个什么人，搞得如此兴师动众? 赵 良 他原是魏相国公叔痤的家臣。

**甘** **龙** 哦，不过是个家臣!

**公孙贾** 怎么听说引他入秦已经三年了?

赵 良 是。他已经两次觐见国君，说国君以帝王之道，平治

天下。谁知国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公孙贾** 那这一次……

**赵** **良** 想必是切合了国君的心意。 公孙贾 那定是赵博士引荐的了?

赵 良 我哪有如此机缘，是景监景大人。 甘 龙 ……一个太监!哈哈哈……可笑! 公孙贾 哼!可悲!

祝 欢 公叔大人!(示意)

〔景监兴冲冲上。 赵 良 景大人。

景 监 哟，诸位大人早都在此了?

公孙贾 连景大人都为国家如此操劳，我等岂能怠惰? 景 监 为国尽心而已。

〔公子虔上。

公孙贾 (倨傲地)国君对他如此赏识，全仗景大人的慧眼吧?

甘 龙 嘿嘿，可叹秦国落到这种地步，治国兴邦还要请个魏 国人来。

景 监 赵大人，我倒忘了甘大夫是哪国的后代? 甘 龙 ……至少我祖上就已来到了秦国。

景 监 哦，你倒还没忘了根本!

甘 龙 (恼羞成怒)那是自然。有根本之人才能不忘根本， 无根本之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什么根本!

景 监 (泰然地)这正是我祖上积德。假如我留着这根本， 却生出一群无用的酒囊饭袋，那还不如不要这根本!

(下)

〔赵良欲笑不能，正襟危坐。

甘 龙 一个阉人，凭着国君宠幸，竟敢如此藐视老臣!这还 像什么朝廷，成什么国家?

公子虔 (声不高，却威严)住口!这里是国之宫阙，议政之朝

堂，竟敢如此喧哗! **众** **臣** (肃然起敬)虔公子。

公子虔 国君登基未久，乃年轻贤明之君王，正要开拓疆土、 振作国威以承先君宏愿，诸位老臣理应尽忠履责、鼎 力辅佐才是。难道你们就以这样的非分妄言面对在

天的先君? 〔众臣哑然。

公子虔 让秦国强盛，本是当朝诸位的共同心愿。卫鞅客卿 此次入秦正是为了奉献强秦之策。刚才在内廷，我 已经见过卫鞅客卿。其所谈所论，令我深为叹服。

正所谓后生可畏，不可小视。 甘 龙 虔公子德高望重，老臣宾服。

〔公孙贾不满地瞪了甘龙一眼。 士卒甲 国君视朝!

〔钟鼎乐声起。

〔意气风发的秦孝公上，景监随上。 众 臣 臣拜见国君!(伏拜)

秦孝公 免礼。请卫客卿!

〔商鞅上。

商 鞅 臣卫鞅拜见国君。 秦孝公 侍坐!

〔商鞅入座。

**秦孝公** 列位，蒙先君圣命，寡人承继国位，已经三年有余。 当年先祖穆公在位，修德行武，东平晋国之乱，西霸 戎翟之地，我们的国土曾经一直扩展到西河。可是 如今呢，大片的国土却落到了魏国的手中。二百六 十多年过去，历经十四代国君，西河之地却至今尚未 收复。堂堂千里秦国在周天子的心里，在六大诸侯 的眼中，竟无一席之地。这是奇耻大辱!列位都是 前朝老臣， 一国之栋梁，难道就不想把秦国变一变 吗?

〔众臣无语。 **秦孝公** 太师?

**公孙贾** 臣，不敢妄议朝政。 **秦孝公** 五大夫?

甘 龙 臣，唯君命是从。

**秦孝公** (不悦)赵博士?

**赵** **良** 卫鞅客卿不远万里自魏入秦，知李悝之术，习吴起之 法，定有超群的计策，卓越之谋断。还是应该请卫客 卿先抒高见。

**秦孝公** 卫鞅!

**商** **鞅** 臣在。

**秦孝公** 你先说!

**商** **鞅** 臣冒昧。国君之所以下令求贤，是为光复穆公之业， 收复被三晋夺占的西河之地， 一改中原六国小视秦 国之局面，自强于天下。中原六国逞强，而秦邦卑 弱，是因为兵不强，国不富，天下不治。天下为何不 治?是因为官不勤政，民不效力。为官者，对上曲意 逢迎，对下搜刮民财；为民者，懒于耕稼，怠于作战。

而眼下秦国所用之法，都是数百年前陋章陈规。法 不更新，陈陈相因，国家何以有生气?为此国家应废 除旧规，倡导农战，制定农战之法。凡是努力开荒、 多打粮食，或奋勇作战、多杀敌人者，都可因此而建 功得爵。有了爵级，奴隶可以升为庶人，庶人可以升 为官吏，官吏因此而可以加官晋爵。而不事农战、不 得战功者，虽为王侯大夫也不能得到利禄官爵。国 家还应废除子孙世袭荫封，统一律条法令，从卿相将 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 在不赦!(顿)假若以此举国戮力而为，行一年，十年 强；行十年，百年强；行一百年，千岁强者王!

秦孝公 列位，卫鞅所论，是谓若要国富兵强，必须重视农战； 要使百姓戮力逐农战，就必须要更改律法。为此，卫 鞅客卿草拟了《垦草令》,列位不妨一阅。卫客卿! (示意)

〔商鞅将木简发至诸卿手中。

公孙贾 老臣腐朽，只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由天成，各得 其所。这才发天地、成阴阳、存万物而立世界，这才 树君上、辅群臣、役万民而主国家，这才制礼数、立法 度、分上下，由古至今，万民得教化而立命安身。试 看天下诸侯各国，凡是照古法而治的，没有不太平 的。要想易弦更张的，没有不闹乱子的。单凭一人 巧舌如簧地游说一番，就轻易决定改变一国的法度， 天下就可大治?臣，不知。

甘 龙 公叔太师说得有理。何谓天下大治?无非百国民 安。好比旷野行车，沿辙而行，断无覆车之患。遵循 古法，沿习旧礼，天下自然太平。

商 鞅 五大夫的意思是要效古法，循旧礼。自从盘古开天 以来，经三皇五帝，夏禹殷商，我们该循哪一朝的旧

礼，效哪一代的王法呢? 〔甘龙无话可答。

**商** **鞅** 太傅大人博闻强识，你 一定知道，从三皇五帝至如 今，有哪一代礼法是一成不变的呢?

**公子虔** 商汤、周武正因为不拘古法而兴，殷商、夏桀就是因 为不改旧礼而亡。

**商** **鞅** 公孙大人，那我们该走哪一条路呢?

**祝** **欢** 依你所说，如果国君不照你意思来实行变法，国君就 是殷商、夏桀了?

商 鞅 如果国君是殷商、夏桀，又怎会在此当廷论法?

公孙贾 请问，卫客卿的变法之举何以能成功，而不至于使秦 国百姓身受其害呢?

商 鞅 请问太师，如果一件事连做都不去做，那么何以能得 到成功呢?

祝 欢 我只知卫客卿曾在魏国学习李悝之法。可是李悝的 变法在魏国都没能成功，难道他的学生，到秦国来变 法就能成功吗?

商 鞅 李悝在魏文侯三十四年为相国实行变法。三年后， 魏国征伐秦国就连连获胜；两年后，又灭了中山国。 魏国所以变法未能成功，是在李悝去世之后，魏武侯 未能变法到底所致。太祝官是秦国老臣了，难道对 这其中的缘由也一无所知吗?

公孙贾 国君，如果变法成功，老臣们死而无怨。可是一旦变 法不成，使一国千秋大业崩溃于顷刻之间，谁能担 当?

众 臣 是呀!

甘 龙 古法旧礼，都是一朝朝、一代代传到我们的手中。为 官者知道该怎么做，为民者知道如何行，上下相安无 事。国君即位不久，便贸然行事，好比驾车不循车道 而行，臣担心后果难测……

商 鞅 国君! 众 臣 国君!

〔秦孝公犹豫起来。

祝 欢国君，天有征兆，臣不敢妄言。 **秦** **孝** **公** 什么征兆?

祝 欢 君上登基那年，西天有怪星横空。起于上章，落于阏 逢。君上，这是上天示意，如果变法，必无正果。君

上，天意难违呀!

众 臣 国君!天意难违呀!

公子虔 国君乃是上天授命，国君之意就是天意! 秦孝公 赵博士?

赵 良 明智者总有先见之明，愚昧者总是人云亦云。臣以

为，国君还须采纳明智之言。 秦孝公 ……我意已决!太傅!

公子虔 在 ! 秦孝公 宣诏! 公子虔 是!

〔 灯 暗 。

〔追光下出现景监。

景 监 国君诏 曰：“为承启先祖基业，光大万世，唯有变法， 方可使我大秦振作。吾变法之心已定，命卫鞅着即

制定强秦之法。择吉日，行大典，诏示天下。卫鞅献 策有功，官拜左庶长，准乘一驾车马!"

〔景监隐去。 〔暗转。

〔商鞅欲登车。

〔赵良、尸佼与孟兰皋在路边等候商鞅。 商 鞅 赵博士?

赵 良 左庶长，有人要想见你。 商 鞅 (看尸佼)这位是 …… 尸 佼 在下尸佼便是。

商 鞅 (惊喜)是晋阳尸子?久仰先生大名，未曾谋面，你怎 会到此?

尸 佼 闻听卫鞅兄带法家之说只身入泰，怕你势单力薄，孤

掌难鸣，特来投拜门下，效犬马之劳。

商 鞅 不，尸子如果愿意相助卫鞅，我将以先生尊之。

赵 良 左庶长刚毅果敢，赵良自叹不如。现将我学生孟兰

皋举荐给左庶长，也算是表一表赵良的心迹。 **孟兰皋** (跪)如蒙不弃，学生至死不渝。

商 鞅 (长揖)有你等鼎力相助，变法大业一定马到功成!

赵 良 愿左庶长旗开得胜。不过，赵良有一言相劝，不知左

庶长听否? **商** **鞅** 但言无妨。

**赵** **良** 左庶长虽有治国之道，却不可无为人之道。今天，你 锋芒毕露了。

*〔切光。*

〔灯亮。

〔 太 师 府 。

〔祝欢在一边闭目默祷。公孙贾怒气冲冲听取甘龙 禀 陈 。

甘 龙 他把百姓五家编为一伍，十家连为一什。如果其中 有一人犯法，而伍什之中无人举奸告发，就要连坐定 罪。卿相大夫，也不例外。

**公孙贾** 这是坏礼仪，乱章法!

**甘** **龙** 太师，乱还不仅在此呀! **公孙贾** 还有什么?

甘 龙 凡为奴隶，与敌作战，斩一首，便可得爵位一级；斩得 二首，得爵二级。如果得到爵位二级，就可以将亲生 父母升为庶民。

公孙贾 (怒)那天下岂不是没有奴隶了?喷粪! 甘 龙 太师，还有呢!

公孙贾说!

甘 龙 宗室贵族，没有战功者不准显富贵。从今往后，咱们 出门不能乘三驾之车，不能穿绫罗绸缎，不能住奢华 的府第 … …

**公孙贾** 为什么?

**甘** **龙** 咱们没带过兵打过仗，哪来的战功?

**公孙贾** 难道还要我们这帮老臣上阵杀敌、斩取首级不成? 荒谬之极!(气急败坏走至祝欢身边)太祝官，那天 在朝廷之上，你说有怪星横空之事，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

祝 欢 怪星乃天狗，天狗星横空命犯太岁。天狗起于上章， 乃指庚申之年。庚申之年正是国君登基之年。而天 狗落于阏逢，是为甲申。这是说国君将在二十四年

之后的甲申之年因此天寿而亡。

**甘** **龙** (跪)国君，你听见了吗?你竟把祸国之人视为贤才，

害国害己呀! 公孙贾 昏君!

祝 欢 五大夫，这话是犯禁的!

**甘** **龙** (怒气未消)那怎么办?咱们就甘心受制于卫鞅?他 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兢兢业业为秦国干了 一 辈子， 他凭什么一来就官拜左庶长?

祝 欢 这也是犯禁的!

**甘** **龙**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痛哭流涕)我的老爹!你活过 来看看，这都成什么世道了?(啪地扇了自己一个嘴 巴)我对不起列祖列宗，我——

公孙贾 五大夫，这成何体统嘛! 祝 欢 你妄言犯上，该当腰斩!

公孙贾 太祝官，依你之见，我们就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祝 欢 自有相克之人。

甘 龙 谁 ?

祝 欢 太子驷。

甘 龙 (失望地)咦!一个毛孩子! 公孙贾 你说这话有何依据?

祝 欢 甲申之年，天驷当道，天狗星便化作星火四散! 〔灯灭。

〔灯复明。

〔秦都西郊坛场。

〔火堆烈焰腾空，后供设太牢之牲。

〔钟鼎之乐大作，群臣恭立，气氛肃然。

〔祝欢立于祭坛，主祭祀大礼。 祝 欢 国君谢上天!

〔秦孝公拜。 祝 欢 谢社稷!

〔秦孝公再拜。

祝 欢 谢先君列祖、山川之神灵，保佑国业、赐福黎民!

〔众人齐拜。 祝 欢 礼毕!

秦孝公 (登坛揖拜)苍天在上：寡人禀受天意，立驷公子为君 储，今日择吉祭祀，立新法废旧礼。望列祖列宗保佑

大秦江山如丛山绵亘，万纪不绝! 祝 欢 太子谢上天!

〔场上不见太子驷身影。众人大惊。 **祝** **欢** 太子谢上天!

〔无人回应。 **秦孝公** (怒)太傅!

〔景监急下。公子虔急上，伏地告罪。

**公子虔** 臣罪该万死!

**秦孝公** 这是怎么回事?

**公子虔** 今晨去请太子，只见太子形容呆滞，看来…… **秦孝公** 行国之大礼，太子怎能不到?

**公子虔** (惶惶然)太子已到，正在等候加冕，只是…… **秦孝公** 请太子!

〔公子虔急下，景监上。 祝 · 欢 请太子!

〔公子虔随太子驷上。太子驷见祝欢， 一愣。 祝 欢 (急掩饰)太子谢上天!

〔太子驷伏拜。

**祝** **欢** **太子谢国君!**

〔太子驷匍伏在地不起，连连叩首。 众 人 太子!太子!

**太子驷** 不!这里有东方来的凶煞，他要杀我。父君，你不能



**秦孝公** 太子!

**太子驷** 父君，这是神灵告诉我的。父君，你中了天狗星的蛊

惑!

**秦孝公** 放肆! **公子虔** 太子!

**太子驷** 我不当太子!我不当太子!

**秦孝公** (勃然大怒)太傅! **公子虔** 臣知罪。

**秦孝公** 送太子回宫!

〔公子虔、太子驷急下。

祝 欢 国君，此乃大凶之兆!

商 鞅 太祝官，今日为太子加冕，可是黄道吉日? 祝 欢 正是。

商 鞅 既是黄道吉日，为何会出现凶兆? 祝欢这 … …

商 鞅 你择日不当，贻误祭祀，你是首罪!执法官! 尸 佼 在 !

商 鞅 按刑律所载，太祝官该当何罪?

尸 佼 太祝官择日不当，贻误祭祀，该当髡刑。

祝 欢 不!今天是太子违礼犯上，请问左庶长，这该论什么 罪?处什么刑?

·77 ·



**公孙贾** 是啊。左庶长，你该如何处治太子呢?

**商** **鞅** 律法上写得清清楚楚，上自卿相大夫，下至奴隶庶民 太子身为君储，乃上天加命，不得受刑，更何况 太子年幼，又属惊风妄为——

公孙贾 今日若不处罚太子，那以后有违抗君令者斩不斩? 喧哗于君前者刑不刑?妄言抗上者治不治?坏礼于 众者罚不罚?(顿)国君，非老臣不维护你，卫鞅之 法，断难推行!

**商** **鞅** 国君!王法所以败坏，自上而下!上不正，何以纠 下?

**秦孝公** 法既定，依章而行。

**商** **鞅** 执法官! 尸 佼 在 !

商 鞅 按刑法所载，太子犯禁，当如何处置? 尸 佼 太子犯禁，由太傅代为受刑。

祝 欢 好。左庶长，你又想如何处罚太傅呢?

商 鞅 执法官，职责未尽，教化不严，太傅该当何罪? **尸** **佼** 职责未尽教化不严，太傅当斩左足。

**公子虔** (瞠然)国君! 〔 众人震惊 。

**甘** **龙** (抢上一步)国君，这如何使得?

**一老臣** 国君，太傅大人是两代老臣，德高望重，如此轻率处

治，众臣不服! **众** **臣** 国君!

**公孙贾** 刑不上大夫，乃是千年古法。今日是为太子加冕，却 在这大典之时，轻易刑罪太子太傅，只怕人怨天怒， 于天理不容。

众 臣 (跪地)臣等奏请国君赦免太傅。

商 鞅 功罪赏罚从现在起，均应以新法为绳。此乃取信于

民、平治天下之根本! 众武士 法既定，依章而行。

秦孝公 (走到公子虔面前)虔公子，社稷存亡，事关千秋，寡

人只能忍痛了。(转向商鞅)左庶长，颁刑!

商 鞅 遵命!斩去公子虔左足，以示律法无情!

〔满场震惊，公子虔瞠然。 〔士卒挟公子虔。

**公孙贾** 国君，你为宠新贵而舍老臣，在下不服! **商** **鞅** 太师公孙贾!

**公孙贾** 怎么样?

**商** **鞅** 你妄议法令，无端咆哮于大典之所，革去太师职，刺

字于面，以戒天下! 〔士卒挟公孙贾。

商 鞅 太祝官!你择日不当，贻误祭祀，予以髡刑，削去须 发!

祝 欢 国君!冤枉! 商 鞅 国君!

秦孝公 法既定，依章而行。

〔号角声激越高亢。 〔 切 光 。

〔追光下景监出现。

景 监 国君诏曰：“左庶长执法严明，朝野肃然。由此法令 无不遵行，兵革大强。为光复旧业，收复失土，左庶 长率兵东征，连连奏凯。战元里，取少梁，围固阳，得 城池一座，斩敌人首级七千，拓展疆土三百里。得使

秦国东迁咸阳，坐视中原。以此卓著功勋特准卫鞅

官拜大良造，准乘三驾之车!” 〔灯灭。

〔灯起。

〔公子虔府邸。

〔公子虔正与太子驷讲习。

太子驷 (念诵)“ … … 如果贤明的君主，使得大臣们也和他 一 样地贤明，必定会让大臣们也尽其全力为国家建立 功劳；有了功劳，才能给以相应的富贵。于是天下就 没有了君主私人的恩惠，社会的风气就有了规范；那 么普天之下，臣忠君明，国家兴盛而兵革大强了。” (放下简册)太傅，这一段，他说得对吗?

公子虔 言之有理。这是说，明君治国，要让黎民百姓尽其所 能，先建功劳而后得富贵，国君绝不把个人的恩惠乱 施于人。因而教化行而法度成，于是君主开明，大臣 忠诚，国治而兵强! ……说得对呀!

**太子驷** 卫鞅是斩断你左足的仇人，为什么太傅对他的言论 还如此叹服?

公子虔 为君者，不可因人而废言。今日之太子，乃是明日之 国君。身为太子太傅，责任重大，怎么能以小人之心

而濡染太子? 〔士卒上。

士 卒 大良造卫鞅求见。

**公子虔** (怔) ……就说我卧病在床，不见! 〔商鞅上。

〔士卒下。

**商** **鞅** 太子，太傅，卫鞅造次了。

**公子虔** 大良造光临寒府有何贵干?

**商** **鞅** 几次拜访，太傅都托病不见……

**公子虔** 老臣是个罪人，有刑在身，自惭形秽，怎敢妄见大人? **商** **鞅** j正是为此而来。当年罪刑太傅，是因为太子犯禁，不

得已而正之。而鞅某对太傅一向敬重，所以…… **公子虔** 所以什么?

**商** **鞅** …… 自太傅为大秦之法断折一足以来，鞅时时为此 .忐忑，深感不安……

**公子虔** 嗬嗬!果真如此，为什么你八年前不来说?你不觉 得此话已说得太迟了吗?

商 鞅 太傅大人乃两朝元老，深谙为政之道，下官是想待太 傅大人心绪平静之后，再来登门告罪。

**公子虔** 那你今天是特地为告罪而来?

**商** **鞅** 望太傅以社稷为重，捐弃前嫌，与卫鞅同心协力，平 治天下!

公子虔 (勃然)住口!公子虔乃秦国公族之后，秉忠心以报 秦国之君，涂肝脑以谢西垂之民。我与你同的什么 心?协的什么力?平治谁人之天下?

**商** **鞅** (惊)难道我就不是秦国之臣?所建之功业、所得之 天下，就不是秦国之功业、秦国之天下?

**公子虔** (冷冷地)有谁可知?

商 鞅 卫鞅虽自魏国入秦，但国君对我恩重如山。正如太 傅所说，鞅某也唯有秉忠心以报秦国之君，涂肝脑以 谢西垂之民。

**公子虔** 卫鞅!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商** **鞅** 太傅 — —

公子虔 你为在国君面前邀宠，树自己的威风，竟然斩公子虔 左足，革公孙贾官职，削去太祝官须发——你是以秦 国忠臣勋贵的血肉为你搭建通往显赫之位的阶梯! 如今你志得意满了，你居高而凌下了，竟然伪扮大度 要我与你同心协力，平治天下!呸!龌龊之至!

**商** **鞅** (沉默)……卫鞅登门乃一片至诚，未想到竟遭太傅 如此诋毁。卫鞅告辞!

**公子虔** 不送!

〔商鞅下，车马声去。 **太子驷** 太傅，请息怒!

**公子虔** 是啊，不动怒、不动怒，可是叫我如何不怒!堂堂一 国之太傅，却被斩去一条腿!更何况在他初到秦国 宫廷论法之时，不是我，他的卫鞅之法能变成?他倒 说得轻巧—— “为大秦之法断折一足，何不捐弃前 嫌?”呸!他能使这条腿再生吗?

**太子驷** 太傅，是太子少不更事，迁罪于太傅，太子向你赔礼。 (施礼)

**公子虔** 太子怎么能对下臣行此大礼!使不得的!(下跪)太

子请起!

〔二人先后起身，车马声又至。士卒甲上。 **土卒甲** 公孙贾、太祝官求见。

**公子虔** 不见——不，有请!

〔公孙贾、祝欢上。

**公孙贾**

太子，太傅!(施礼)

**祝** **欢**

**公子虔** 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公孙贾**

多时未见太傅，特地问安。

祝 欢

**公子虔** 多谢了。

〔公孙贾、祝欢面面相觑。

**公孙贾** ……呃，不知太傅大人对近日国是可有耳闻? **公子虔** 莫非二位还想断送我右足不成?

**祝** **欢** 太傅，假如再让卫鞅在秦国横行无忌，断送的何止是 你的右足?

**公子虔** 我杜门不出，国政不问，还能触犯他哪条刑法?

**祝** **欢** 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傅被斩左足之时，又何曾犯禁? **太子驷** 那是太傅代太子受过。

**公孙贾** 我难道不是?卫鞅所为何来?说的是为大秦之业， 孰不知，秦强卫鞅也强。三年为左庶长，八年为大良 造!用国家的爵禄，凭卫鞅之法，赏赐予愚勇之徒； 置宗室贵族于不顾，提拔无德无义之人。伍什连坐， 举奸者赏，乃至妻告夫、子举父，兄弟反目为仇。乱 人伦，灭纲常。以一法而统天下，君何以为之君?民 何以为之民?举国无长幼之别，天下无贵贱之分? 什么军功之法，官爵二十等—不错，卫鞅东扩疆 土，有功于秦。然不知，再此以继，卫鞅官至列侯，封 疆分土，与国君分庭而抗礼，秦国竟会为谁家之天

下?太子!倾国之危，就在你登基之日! **太子驷** 太傅 ……

**公子虔** 依你们所见，该如何才是? **祝** **欢** 唯有依仗太傅，劝导于国君。

**公子虔** 劝他什么?劝他不该立军功之法?劝他不该鼓励农 战?劝他不该编户籍、立伍什以让国君操纵万民?

祝 欢 公孙贾

**公子虔** **公孙贾**

**公子虔**

祝 欢 公子虔 公孙贾 公子虔

**公孙贾** **祝** **欢** **公子虔**

**公孙贾** **祝** **欢** **公子虔**

……你们说呀!

劝君上要明察秋毫，洞晓不测之心，以免养虎贻患。

还有，据人说，卫鞅在魏国就行为不端，作风不正

就让我去说这些?

此话唯有德高望重之长者犯颜以谏，国君方有醒悟 之可能。

如此说来，要断送我的还不止是卫鞅! 此话怎讲?

卫鞅不过斩我左足，(高声)可你们是要送我去斩首! 这事乃关社稷存亡，太傅竟然毫不动心?

哦嗬!好一个国之忠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 去杀卫鞅?你们怎么不去国君面前坦言相陈，去直 谏、哭谏乃至尸谏?你们既为国家忠臣，为什么不去 带兵打仗，攻占魏国城池?为什么你们不争功抢赏 而让爵禄都给卫鞅夺了去?你们为国君出了什么 谋，划了什么策?强秦之计可有你们一份?这也算 得是秦国的忠臣吗?若依靠你们这批忠臣，秦国何 日才能强盛?(老泪纵横)

(跪地)太傅请息怒!

我这是怒?我是悲哀之至!养虎贻患——要不是养 了你们这几头驴，国君能养虎吗?

我等不肖，可是卫鞅——

(怒斥)还不滚!

〔公孙贾、祝欢后退，公子虔将身边的一只靴子向着

他们扔去。祝欢恶毒地将那只靴子捡回，放在了公 子虔的眼前。

〔公孙贾、祝欢下。

**公子虔** (被激怒)你等岂止是驴，简直是蠢驴!(恨恨地将那 只靴子砸向门外)

**太子驷** 太傅今日所言所为，太子不解。

**公子虔** (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你不懂!你不懂啊! 一 国三 公九卿，百官万民，你知谁是忠臣贤士，谁居叵测之 心?否则国君操一国之柄，何以成孤家寡人?

**太子驷** 那卫鞅与公孙贾相比，谁算得是忠臣呢?

**公子虔** 恃才者傲君，无能者逢迎，仁义者乱法，奸恶者殃民。 这都是君之所患，国之所害。

**太子驷** 那天下岂不是没有好人了?太子今后靠谁呢?

**公子虔** 好坏，无非因利害而分。利则用之，害则除之。奉天 时，顺潮流，识时务，知善恶。善于因其势而利导，这 才是君王的御人之术。

太子驷 既如此，卫鞅是该用还是该除呢?

公子虔 国君信赖，大势已成。除，则国乱而民不安；不除，社

稷为患。还没到那一天，看谁活得长了! 〔切光。

〔灯起。

〔魏王宫。

〔魏惠王与公子昂气急败坏地在宫内走来走去。

魏惠主 马陵一战，损兵折将，令我一败涂地!是我上了卫鞅 的大当!我当初怎么就没听公叔痤的话，把这个无 情无义的东西给杀了!

**公子昂** 你要是听了公叔痤的话，举他为相，魏国还能是今天 这般模样吗?

**魏惠王** 我要重振旗鼓，带领十万兵马，杀他个落花流水!

**公子昂** 父王，秦国的士兵凡在战场上斩首 一个，便得爵 一 级；斩首两个，便可为父母赎身，由奴隶升为庶民。 这样的军队，以一当十，你能杀他个落花流水?只怕 杀得你落荒而逃!

魏惠王 放肆!竟然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踱步)也 罢，你速速去为我挑选一十八名美女，我要去拜会秦

国君! 〔切光。

〔灯复明。 〔秦杜平。

〔魏惠王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来迎候秦国君。

〔仪仗队过场。 〔孟兰皋上。

**孟兰皋** 大良造!大良造!

〔尸佼上。

**尸** **佼** 安排得怎么样了?

**孟兰皋** 魏大王已在东门樗里下榻，与他同来的还有美女一 十八名。

尸 佼 哈哈!魏王向秦国君献美女了?秦国何时曾有过此 等风光?

**孟兰皋** 大良造功不可没!这才变法四载，便有了如此的功 效 !

尸 佼 若不是大良造那年在坛场，斩了虔公子的腿，革了公

孙贾的职，削去了太祝官的须发，新法怎么能如此雷 厉风行?可见仁义是不足以治天下的。唯有法律严 明，政令必行，才能强国，才能无往而不胜!

〔幕内声：“秦国君、魏国君驾到!” 〔秦孝公、魏惠王上。

〔商鞅上。

**商** **鞅** 臣卫鞅拜见二位君上。

**魏惠王** 哦!卫鞅?大良造!嗬嗬!马陵之战，你令我腹背 受敌，厉害!好厉害!秦国君真是慧眼过人，慧眼过 人哪!想当初公叔大人临终之时，便说卫鞅有相国 之才，果然!

商 鞅 大王，此话已经说迟了吧?

**魏惠王**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秦国君不过封你为大良造，你 若在此时归魏，我仍拜你为相国!

商 鞅 “士为知己者死”!当初我在贵国，被人视同草芥。 是秦国君收留了我，让我在这里纵横驰骋，大展宏 图。我将在此为秦国君尽心效命，上报知己。

**秦孝公** 魏国君，卫鞅乃是魏国所弃之人，俗话说“好马不食 回头草”,你就不要心存此想了。

**魏惠王** 才高位重者，须防傲君! ……哦，戏言，戏言!大良 造，还不向国君贺喜?

**商** **鞅** 臣不知喜从何来?

**秦孝公** 今日寡人承蒙魏国君美意，与魏国君之义女，结为秦 晋之好。

**商** **鞅** 国君，西河之地广袤千里，万不可因一美女而置江山 于不顾!

**秦孝公** (不快)唔 … …

**景** **监** 国君，韩夫人已恭候多时，请二位君上到樗里下榻。 **秦孝公** 请 !

〔景监等陪秦孝公先下。

**商** **鞅** (对魏惠王)韩夫人是何人?

**魏惠王** 乃韩女也!(咬牙切齿)秦国纵然有你又能奈我何! **商** **鞅** (冷笑)你以为区区一韩女就能置我于死地?

**魏惠王** 大良造，好自辅佐你的秦国君吧!(下) 〔幕内声：“送大王—— ”

〔韩女与仪仗从商鞅面前走过。 〔孟兰皋上。

**孟兰皋** 大良造，有上百农夫在东门之外求见。 **商** **鞅** 上百个农夫?什么事?

**孟兰皋** 因大良造实施变法以来，民俗大改，世风日正。夜不 闭户，路不拾遗。所以他们一定要见你，以表示他们

对大良造的称扬之意。 商 鞅 不见!

**孟兰皋** 大良造……

商 鞅 今天法令让他们得到了益处，他们就来称扬赞颂，可 是明天法令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呢?

**孟兰皋** 学生明白。大良造，有一老妇人在此等候数日，她要 我将此物亲手交到大良造的手中。(呈上马鞅)

**商** **鞅** (大惊)马鞅?是姬娘?快快有请!

〔尸佼引姬娘上。 商 鞅 姬 娘 !

姬 娘 (颤抖地)亥儿!

商 鞅 姬娘!(急至姬娘面前，紧紧抱住，泪水盈盈)姬娘，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姬 娘 十八年了!为娘虽剜去双目，可是我这不死之心却 终日盼着这一天!那年，我就听说魏国出了个卫鞅， 他去到秦国推行变法。奴隶可以多打粮食而建功， 多杀敌人而得爵。西河一带，到处都在传诵说，秦国 的太子犯了法，太师、太傅都被处刑，从此秦国夜不 闭户，路不拾遗!没想到，就在今春，卫鞅率领五万

人马，大战少梁，我姬娘竟成了秦国的隶民……

商 鞅 母亲!(双膝跪地)是亥儿不孝，未能报答姬娘恩德。

尸 佼 大良造请起。此乃过往之地，假如被外人撞见，不知 究竟，只怕有失国体。

商 鞅 先生。 尸 佼 在。

商 鞅 随我同去拜见国君。 户 佼 大良造，你是想……

商 鞅 请国君开恩，赦免母亲罪奴之身，随儿归都，共享荣 华。

尸 佼 此事怕有不妥。 商 鞅 为什么?

尸 佼 如今军爵律已诏布天下，欲免亲生父母为奴隶者，需

归爵两级，请问大良造是归还是不归? 商 鞅 自然依法行事。

尸 佼 若是依法归爵，大良造其位便在朝中诸等老臣之下。

若是如此，变法岂不是更难推行? 商鞅这 … …

“姬 娘 不!姬娘不是亥儿的生身母亲，无须大良造为我一 罪奴而夺爵赎身。

商 鞅 我怎能忍看母亲活活受苦?

尸 佼 大良造说过，为天下而治天下，岂能私天下之利?公

私之度，存亡之本也。 〔商鞅无言以对。

姬 娘 说得好。“为天下而治天下……”(顿)亥儿，你这大 德之心是从何得来?

商 鞅 是姬娘的乳汁哺育了我。

**姬** **娘** 有你这句话，姬娘心满意足了。

**孟兰皋** 如此深明大义之母，请受孟兰皋一拜! 〔幕内声：“国君到!”

**商** **鞅** 姬娘，总有那一天，亥儿功成名就之时，再来报答姬

娘的大德大恩!(跪送姬娘下) 〔切光。

〔灯亮。

〔咸阳宫南，渭水之滨，章台之上。

〔韩女 — — 这时已是秦王夫人 — — 凭栏远眺。景监 上 。

韩 女 (忧郁地)“莱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

景 监 韩夫人，时令已至秋末，天肃杀而风萧瑟，人在此时

务须善加调护，莫让这愁惨之气感于外而伤之于心。 韩 女 哦，景大人。

景 监 国君有令，今天是樗里子的生日，要太祝官进宫为樗 里子卜命。

韩 女 (不快)好端端的，要占什么卦，卜什么命? 景 监 夫人有所不知，近日宫中流言甚多 ……

韩 女 大人有话，不妨直言。

景 监 既然如此，老夫就据实以告了。夫人自从生下公子 之后，即呈请国君命名为樗里子。这是因为国君在 东门樗里与夫人一见钟情，因而得幸，故名之曰樗里 子。然而夫人正是在东门樗里与心上之人咫尺天 涯，因而有切肤断肠之痛，起名樗里子是为身心两

分，形随国君而去，而心归……

韩 女 (急止)大人!(无力地)景大人 …… 景 监 老夫说得可对?

韩 女 ……景大人是从何处得知?

景 监 你可知魏大王为何将你带到杜平? 韩 女 你说。

景 监 大良造是否从小陪昂公子一起读书? 韩 女 正是。

景 监 魏王正是知道夫人早就是大良造的红颜知己，有过 一段儿女私情，故先将你赠予国君，然后又将此绯闻 暗中张扬。

韩 女 朝中有哪些人知?

景 监 夫人，你应该问，朝中还有哪些人不知。

〔 沉 默 。

韩 女 那国君呢? 〔 景 监 不 语 。 〔 沉 默 。

〔 赵 良 急 上 。

赵 良 哦，夫人，下官唐突，不意搅扰夫人雅兴，赵良有礼

了 。

韩 女 赵博士匆匆而来，必有要事与景大人相商? 赵 良 夫人，难道你没听到渭水河边的哭号之声?

〔哭号之声由隐渐显。 韩 女 这是怎么了?

赵 良 你们再看章台之下渭水的颜色!今日大良造在渭水 之滨亲自决狱断案，斩首者七百余人。所断之指，所 砍之足，只怕要车载斗量!

〔三人注视河水，默默无语。

韩 女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触犯律法?

赵 良 一人犯法，九家连坐，不告者腰斩，非议法令者当诛， 七百余人又何足为怪?如此严刑酷法，别说是百姓

庶民噤若寒蝉，就连下官也不寒而栗! 韩 女 那么依博士之见呢?

赵 良 是韩夫人想听，景大人想听，还是大良造想听?说与 韩夫人，只怕韩夫人未必有参政之想；说与景大人， 只怕景大人爱莫能助；假如卫鞅大良造想听，下官倒 愿意进言。

韩 女 赵博士为何不直言相劝? 赵 良 只怕还没到那一天。

景 监 既如此，赵博士今天为何而来?

赵 良 下官向君上提请辞呈，告归家园，特来向景大人告 辞。

景 监 与其向君上辞官还乡，为何不将你心中所想禀告国 君，也好让国君劝戒大良造?

赵 良 国君?东扩疆土，西霸戎翟，才是他一心所想，七百 人头又何足道哉!

景 监 赵博士，景某对你一向敬重，尤为佩服阁下知白守 黑，和光同尘，大智若愚，堪为师表。不错，卫鞅是有 过分之处，但他对秦国可算得是殚心竭虑，秉忠以

报。国如此，民如此，他也不得不如此。朝中唯赵博 士与他志同道合，在此功败垂成之际，你怎可抽身而 去作壁上观?

赵 良 朝廷之中，人们将我赵良与卫鞅视作一党。长此以 往 ……

景 监 为免遭干系，不如及时抽身?

赵 良 嗬嗬!景大人，赵良无言以对，告辞了!(扬长而去) 景 监 赵博士!赵博士!

〔 沉 默 。

韩 女 景大人，当初在西河岸边，是景大人慧眼，才使卫鞅 有此出头之日。来到秦国，也因得到景大人相助，才 有大良造今天。景大人难道不能从旁相劝，使他明 白眼下危机之所在吗?

景 监 景某如今也是左右为难。大良造所作所为，无 一 不 是为秦国竭尽心力。我何不希望他能学学赵博士的 为人处世?但大良造生性刚烈，凡事敢作敢为， 一往 而无前，乃无私之人。无私之人，于国，功无量；于

己，则害无穷啊! 〔 沉 默 。

〔车铃声由远而近。 韩 女 这是谁的车?

景 监 大良造正驱车回官邸而去。夫人若想召见，老臣可

代为传话。

韩 女 多谢景大人。 景 监 是。(下)

〔少顷，祝欢上。

祝 欢 拜见夫人，太祝官奉国君之命来替樗里子占卜。

韩 女 樗里子还在上林苑嬉耍，今天就免了吧。

**祝** **欢** 看夫人今日印堂之上，有丧门黑煞，怕是灾气横裹， 有血光临头。下官愿为夫人一试。(挑衅地)请夫人 出字。

韩 文 ……央。

祝 欢 “央”?哪个“央”?

韩 女 有诗云——“宛在水中央”的“央”。

祝 欢 “水中央”的“央”? 韩 女 正是。

祝 欢 “央”,可解为凶中有吉，吉中有凶，乃祸福相倚之命。 韩 女 婢子不解。

祝 欢 “水中央”,是为禽鸟栖居之所。鸟在中央，是为鸳鸯 之鸯。有鸯而无驾，是失偶之鸟。解为雌雄两分，未

成姻缘。 韩 女 牵强。

祝 欢 未成姻缘之后，若无心于“央”,则为中央之“央”,位 居一国之中，此乃大吉。若有心于“央”,则为快快不 乐之“快”。则居不得安，食不得味，愁眉紧锁，郁郁

寡欢，此乃大凶之兆!

韩 女 此话似有含沙射影之意。 祝 欢 下官据字而断，不敢妄言。

韩 女 那请再卜，婢子现在是有心于“央”还是无心于“央”? 祝 欢 “央”为居中之意。国之居中，是为朝廷。朝中有变，

则去故而立新。去故而鼎新是为“革”字。“央”而有 “革”,是为卫鞅之“鞅”——夫人，只怕你心在此“鞅” 吧 !

韩 女 大胆!身为宫廷巫师，竟敢在夫人面前出口妖言，你

是何居心?

祝 欢 是因为夫人心怀叵测!

韩 女 知你有此居心，才以字试之。谁知你果然妄言夫人， 秽言君上。我将据实禀报，处你腰斩之刑!

祝 欢 是夫人心有歹意而出“央”字测试。心有歹而口出 央，歹、央是为祸殃之“殃”。夫人，是你有大祸临身!

〔商鞅出现在章台之上。景监随后。 商 鞅 太祝官!

祝 欢 好一个大良造!你大逆不道，目无纲常，犯下了欺君 之罪!你这该死的五月之子!

商 鞅 那你可曾为自己卜命，你该何时夭亡? 祝 欢 此其时也!

商 鞅 (挥剑刺去)信天命者，顺天命去!

祝 欢 (被刺中，挣扎着)违天命者，必遭茶毒!

韩 女 大良造!

商 鞅 韩……夫人!

韩 女 卫鞅!(双腿一软，倒在商鞅怀中)

〔秦孝公急上，见状大惊。

祝 欢 国君!(转身)卫鞅!你在劫难逃!(倒地死去)

商 鞅 (揖)国君，太祝官在为韩夫人占卜之时，妖言犯上， 臣未奏先斩了!

秦孝公 斩得对。一国之君，一国之夫人，怎能蒙辱!

景 监 (跪)老臣侍奉两代国君，忠心赤胆，对天可表。今日 不意酿成如此窘境，令君臣狼狈，老臣愿以死谢罪。 〔秦孝公默默走至祝欢尸前，拔下长剑，拭净剑上污

血，将剑递还给商鞅。 〔商鞅无语，接过剑。

**秦孝公** 大良造。 商 鞅 臣在。

**秦孝公** 祖业尚未光复，任重而道远，望勉力而为之。……夫

人受惊了，早早回宫歇息去吧。 韩 女 君上!

秦孝公 大良造说得对，西河之地广袤千里，我怎能因一美 女，而置大好河山于不顾!(一个翅趄，以袖掩口，只 见鲜血已将袖袍染红)

韩女君上 … …

商 鞅 君上，臣总有一天，要让魏国君拜倒在国君的脚下， 让西河之地重归故国!(跪)

**韩** **女** **君上!**

[秦孝公将韩女一把推开。景监扶秦孝公下。 韩 女 (求助地)卫鞅!

商 鞅 ……夫人!臣，卫鞅告退!(转身)

韩 女 (默默向渭水走去，悲切地)“兼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纵身跳下渭水)

商 鞅 (奔向渭水岸边)夫人!(拔出长剑)我要让秦国如日

月之恒，称霸中原! 〔 收 光 。

〔 灯 亮 。

〔秦营将军帐。

〔孟兰皋坐在商鞅身边。

商 鞅 孟兰皋，你可知这次魏国是以谁为将? 孟兰皋 先生幼时的好友昂公子。

商 鞅 此番出征，是我亲自向国君请缨。却不料魏国知我

来意不善，以公子昂率十万兵马抵挡于西河以东。 两军相比，敌众我寡，若不施以巧诈之计，是难以取 胜的。

**孟兰皋**“兵以诈立”,大良造何须犹豫? **商** **鞅** 我要将公子昂邀请到此。

**孟兰皋** 学生愿意前往。

**商** **鞅** 他必然要留下你，作为人质!

**孟兰皋** 为强我秦邦，学生粉身碎骨，死而无怨。 **商** **鞅** 但公子昂有来无回 … …

**孟兰皋** 学生明白，只要这西河之战能高歌奏凯，我孟兰皋一 人的性命又何足惜?

**商** **鞅** 孟兰皋，这朝野之上，唯有你是能为我卫鞅披肝沥胆

*之人。*

孟 兰 皋 学生本是区区一介书生，蒙先生不弃，能相随左右， 今日又得负重任，出使魏营。为使西河之战不费刀 兵，孟兰皋愿血洒西河，尸陈魏营!“士为知己者

死”,今日正其时也! **商** **鞅** 为孟兰皋将军送行!

〔军歌高奏，孟兰皋昂首向前走去。 〔灯灭。

〔灯复起。

〔秦营将军帐，内设酒宴。 〔商鞅与公子昂相对而坐。

商 鞅 昂公子，与你相交至今有多少年了?

**公子昂** 九岁与你相识，至今已有整整三十年的交往。 商 鞅 三十年来，卫鞅可曾有负于你?

**公子昂** 无有。

**商** **鞅** 好!为此，先饮一杯!(举杯) **公子昂** 干!(与商鞅干杯)

**商** **鞅** 两军相争，各为其主。你我在此对阵，你看该如何才

好?

**公子昂** 酒宴过后，各自罢兵而归。 **商** **鞅** 你能做到?

**公子昂** 我能做到。

商 鞅 既能做到，你为何将孟兰皋留作人质?

公子昂 战场之上，本是你死我活。这并非儿时游戏之举。 我怎能轻易相信足智多谋的大良造?

商 鞅 既然你已不信我卫鞅，你怎知我是为言和才请你赴 宴?

公子昂 (正色)卫鞅，你到底想干什么? 商 鞅 两条路供公子选择。

公子昂 哪两条路?

商 鞅 率十万兵马归降秦国。

公子昂 断无此可能!,

商 鞅 那就只剩下另一条路。 公子昂 什么路?

商 鞅 借你人头一用。

公子昂 1你竟然背信弃义!

商 鞅非我背信弃义，而是你父王阴险毒辣! 公子昂 那你我之情呢?

商 鞅 国与国争强，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是你亲口所 言 !

**公子昂** 可是我说的是唯你我除外。自你离魏去秦，韩女是

我替你照看了八年!

**商** **鞅** 韩女在哪里?韩女早已被你父王一石三鸟赠予了国

*君!*

**公子昂** 那全是父王所为，与我有何相干?

**商** **鞅**可你父王把你派到了我的阵前!魏王知我率兵来此 攻城，所以用你前来抵挡。如果我与你罢兵言和，各 自率军回朝，岂不正中了他的缓兵之计?

**公子昂** 你还记得在你临行之时，是我赠你金钱?

**商** **鞅** (将一钱袋扔至公子昂的面前)莫非你要我为此而对 你感恩终身?

**公子昂** 卫鞅，你太歹毒!

**商** **鞅**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以德报德，以怨报怨。

**公子昂** 你想报什么德，又想报什么怨?

**商** **鞅** 卫鞅要报的是秦国君知贤识才之德，魏国君鄙贤弃 能、两面三刀之怨!

**公子昂** 那你将我如何处置?

**商** **鞅** 我要你先放回孟兰皋，然后率三军归顺伏降。我要 魏国退还西河之地，然后献出河东、上党!我要看着 你父王拜倒在卫鞅的脚下，让秦国在中原逞霸，天下 逞强!

**公子昂** 如果你今日不把我公子昂安全送回魏营，孟兰皋断 无生还之希望。

**商** **鞅** 正是有此为天下而奋不顾身之人，秦国才能得以奋 进!

**公子昂** 卫 鞅 ! 你 — —

〔营帐四周乱箭齐发，公子昂中箭而亡。 商 鞅 我要以你的人头祭我孟兰皋的英灵!

〔追光照射着身心疲惫的商鞅。

商 鞅 我杀了公子昂，我断送了孟兰皋。一个是我儿时的 旧友， 一个是我现在的至交。可是我的面前已经没 有了退路。我要胜利才能成功，我要成功才能胜利!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都化作烈火来浇铸秦国这只大

鼎了!兰皋兄弟，我这么做，对吗? 〔孟兰皋持剑立于高台之上。

孟兰皋 大良造，先生来到秦国，务力变法，使秦国以夷翟之 邦崛起于西垂， 一统中原之大势将成。望大良造为 秦国万民图强，以一统天下之大仁而捐小义，光复失 地，东进中原。孟兰皋虽死无憾，只请大良造在咸阳 宫外，冀阙之上，刻下孟兰皋的姓名。孟兰皋将含笑

而感德于九泉! 〔追光灭。

商 鞅 ( 猛 地 站 起 ) 尸 佼 ! 兵 发 中 原 !

〔追光下，景监出 现。

景 监 国 君 诏 曰：“西河之战，大获全胜。魏国闻风丧胆，已 将国都东迁大梁。大良造功勋盖世，特赐封商、乌两

地共一十五城，准乘五驾车马，尊为列侯。” 〔暗转。

〔商君府邸。

〔赵良衣着缟素，立于当户。

〔骖驾之声：马蹄得得，銮铃锵锵。 〔士卒上。

士 卒 商君车驾回府!

〔庭院各处纷纷响应。

〔商鞅气派俨然地上。 **商** **鞅** (意外地)赵博士?

**赵** **良** (冷冷地)商君率军破魏，凯旋而归。国君封土十五 城，赐爵位尊列侯，功盖天地，臣仆理应前来道贺。

**商** **鞅** ……(沉默良久)可你赵博士白衣素服，披发左衽，是 道贺还是致哀?

**赵** **良** 孟兰皋为商君的马前之卒，孤身入敌，以一身之性命

换取商君今日之显赫，我不致哀谁来致哀?

商 鞅 当年卫鞅孤身入秦，游说国君变法，朝廷之上，多亏 赵良兄暗中鼎力相助，才使鞅某有了今天的局面



赵 良 (打断)你还能记得?不胜欣慰之至!

商 鞅 ……更何况赵博士令弟子孟兰皋辅佐于我，忠心耿 耿竟以身殉国，更使商鞅痛心不已。

赵 良 痛心不已?呵呵!挖下陷阱，布下圈套，以孟兰皋为 钓饵，引公子昂受骗。如此周密策划，诡诈阴险连孙 武都要逊你一筹!你是喜不自禁，岂能有痛悔之心? 只怕是自欺欺人吧?

商 鞅 赵博士，如果相信鞅某并非巧伪奸邪之徒，鞅某拜请 赵博士再度出山。你我戳力同心，将大秦之宏图大 展于天下……

赵 良 赵良现已走出是非之地，乃淡泊名利之人。我是怕

自己听君一席话而顿起名利之心，我岂敢说你! 商 鞅 今天的赵良与二十年前的赵博士简直判若两人!

赵 良 因为商君与卫鞅已经今非昔比! 商 鞅 卫鞅之心一成不变!

**赵** **良** 不!你看你所居广宇大厦之奢华；你看你乘着五驾 马车，前呼后拥，摇旗呐喊，招摇过市的气焰；再看你 锦袍加身，金印紫绶，峨冠博带之威风- 骄奢之 至，无以复加!无以复加!

商 鞅 我所得所居，都是国法所定，国君所赐，有哪条违背 了秦国的律条而使你们如此嫉妒?既然你是淡泊名 利之人，为何却对我这些耿耿于怀?

赵 良 只怕不是赵良一人心地狭隘，朝野上下都在嫉恨着 你!

商 鞅 你们只见我高爵厚禄，难道你们没见我为秦国鞍马 劳顿、心力交瘁吗?

赵 良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 沉 默 。

商 鞅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毛羽不丰满者不可

以高飞”!……你是指秦国? 赵 良 不，我是指你!

商 鞅 那秦国呢?秦国的毛羽不正日渐丰满，期待着振翅 高飞吗?想当初秦国只是西垂之地的蛮邦异族，在 天子与诸侯面前是不屑一提的区区小国。自从变法 以来，连伍什，开阡陌，初税亩，平度量，颁法律，促农 战。国，日见其富；兵，日见其强。天子致霸，诸侯毕 贺。东向中原而六国胆寒，魏国东迁大梁而秦国移 都咸阳!这，难道是我商鞅一人之显赫?

赵 良 上有国君之圣明，下有百姓之努力。左右，还有尸 佼、孟兰皋划策辅佐，景监与赵某人为你响应!你岂 能贪天之功为一己之力?

商 鞅 若无商鞅，断无今日之局面!

赵 良 正是你这般狂妄，才遭人嫉恨!

商 鞅 不狂妄，何以能挽大秦国于衰微之中?恕我直言，假 如没有孟兰皋这样舍生取义献身天下马前之卒，没 有像商鞅这样为正天下而一意孤行之人，而都如赵 兄这样保身心、全名节、避是非、躲危难，秦国，只怕 依然是戎狄蛮夷，教化不成!

赵 良 (被激怒)避是非，躲危难，是怕犯妄言之罪而被诛于 商君之手。要是我为此而牺牲，岂不贻笑天下，我向 谁诉冤?

商 鞅 商鞅专横不至于此!

赵 良 公子虔前车之覆，后车可鉴!

商 鞅 不为慈爱而枉法，不为亲情而害国!法令既出，上有 违，下必犯!这点，你难道不清楚?

赵 良 清楚!可是我旁观商君，有今天之荣华，必有明日之

祸灾。这点，也许你并不清楚! 商 鞅 (神色黯然) ……未必不清楚。

赵 良 那，赵良今天反正已丧服在身，就冒死进言了! 商 鞅 请 !

赵 良 观商君二十年之作为，确实是经天纬地之才。好比 是一匹千里马，不可多得。可是，如果有一百匹马来 讨伐你这一匹千里马，你纵然有千里之能也势必倒 毙于中途!

商 鞅 是啊，那为什么不让这千里马一马当先，百马随之而

奔腾，却要以百马去讨伐这千里马?

赵 良 因为谁也不想被证明自己是一匹劣马!

商 鞅 赵博士，莫非商鞅东伐西讨，南征北战，迫使魏国让 出西河，实现了国君心中夙愿，倒反而得罪了朝廷，

致使群臣大张挞伐吗?

赵 良 商君，你知道你的威势何在?在国君。如今国君身 染重病，太医束手无策。一旦国君捐世而去，只要有 人说一声商鞅必除，只怕天下一呼百应!

**商** **鞅** (哑然)依赵博士之见，我怎么才能避开这祸灾呢?

**赵** **良** 归还十五城封地，急流勇退，辞官还乡。只有这样也 许还能稍享田园之乐，全身保命。

商 鞅 辞官爵，退封地，享田园之乐?这就是说商鞅名存实 亡了?商鞅不行商鞅之轨而步赵良的后尘，让商鞅 在敌对者的围攻之下龟缩于窟穴之中以求全身保 命，置秦国大业于不顾，这是商鞅吗?孟兰皋拼将头 颅掷地，血染黄沙，就是为了这个结果?你枉为人 师!商鞅宁死不能!

赵 良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赵良无非是为商君

尽心而已。就此告辞! 商 鞅 不 送 !

赵 良 谢商君不杀之恩!(下)

〔尸佼踉跄而上。 商 鞅 血?你怎么了?

尸 佼 (从袖中取出弩箭)商君! 商 鞅 怎么回事?

尸 佼 回府途中，身中暗箭。 商 鞅 谁敢如此大胆?

尸 佼 ( 指箭尾帛书)请看!

商 鞅 ( 念 )“亡，可翘足而待之”。

尸 佼 ……商君，尸佼自从投奔麾下，鞍前马后，也算得忠 心耿耿；出谋划策，也算得竭尽能事。对秦国，对国

君，对商君，我问心无愧。眼下，尸佼不再求功爵，只

求商君放我生路一条! 商 鞅 你也要走?

尸 佼 虽然于心不忍，但实出无奈。臣不愿以忠心去换得 不白之冤!武将死于血战，文官死于忠谏，这才是死

得其所。死于非命，尸佼不干! 商 鞅 摆在面前的难道只有死路一条?

尸 佼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欲置你我于死地者，非止一

人，前途莫测，望商君珍重!(欲下)

商 鞅 咸阳宫外，冀阙之上，可曾刻上忠勇将军孟兰皋的姓

*名?*

尸 佼 ……兰皋将军的姓名，将如日月之恒，光照千秋!尸 佼惭愧了!(下)

〔空旷的屋宇之下，只有商鞅一人孤零零的身影。

商 鞅 哈哈!商君!如何?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何?

你悔吗?你恨吗?你将会叱咤风云，轰轰烈烈，还是

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不!还没到那一天! 〔 灯 渐 灭 。

〔 灯 复 明 。 〔 秦 宫 。

〔丧乐低回。众老臣身着丧服，痛哭号啕。 〔公子虔大恸上。

**公子虔** 国君!国君 … … **众** **臣** 虔公子!

**公子虔** 自臣下蒙罪在身，自惭形秽，不敢觐见君上，谁知君 上竟溘然而去，臣……臣未能为君上分忧，罪该万死

啊!

景 监 毕竟是虔公子，谆谆之心不禁令老朽涕零。 **公子虔** 哦，景大人倒还健在?

**景** **监** 托大人的福，至今尚未糊涂。 **公子虔** 不糊涂就好!

**景** **监** 国君视朝——

〔现为惠文君的太子驷上。 **众** **臣** 臣等叩见国君!

**太子驷** 赖先君荫护，太子即位。将百年社稷委于寡人年轻 之身，怎敢有懈怠之心?悠悠万事，以社稷为大。望 列位元老忠心辅佐，将先君宏愿继承而光大之。

**公子虔** 臣以为：先君在世，短短二十余载，便使我大秦之国 定都咸阳，坐视中原。先君之功德，勋烈辉煌。然如 今朝野上下，言必称商君之法；冀阙之上，所载所记 无不是商鞅所作所为。这将置先君于何地，置国君 于何地?

**公孙贾** 就是!商鞅怎可不除?商鞅所订之法怎可再行?

**众** **臣** 商鞅乃国之所害，君之所患，必须剪除!商君之法， 必须废除!

**公子虔** 不!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却不可不除! **公孙贾** 对!用商鞅之法，除商鞅其人!

**太子驷** 景监。 **景** **监** 在 。

**太子驷** 宣诏!

**景** **监** (阅诏)……太傅大人，你可算得是个忠臣? **公子虔** 景监，宣诏!

景 监 国君诏 曰：“商君卫鞅，自封侯以来，自尊为主，违拗

上意，致使天怒人怨，众愤难平。新君登基，依然恃 才傲君，不假而归，图谋不轨。依先朝之法，谋反者， 夺其封爵，处车裂之刑!"……老臣一生无所作为，唯 荐商鞅于秦，引以自豪。(猝然倒地)

〔 切 光 。

〔 追 杀 声 起 。

〔特写光照射着愤懑的商鞅和那架曾经显赫过的战 车。

商 鞅 天!天!说什么天道好还!你天聪何有，天理何在! 〔 姬 娘 上 。

姬 娘 亥儿，你在哪里?

商 鞅 姬娘?母亲 …… (相拥号啕)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 了?

**姬** **娘** 因为那一天已经来了。

**商** **鞅** 总以为，在那一天到来之日，能让亥儿报答母亲的恩 德。未料到，却在此时此刻，让母亲受了亥儿的连 累。

姬 娘 不!娘高兴。为娘的生下了一个孽种，这个孽种没 有被人杀死，他整整活了五十二年——难道这还不 够吗?

商 鞅 什么?亥儿乃是你亲生?

姬 娘 我生下了一个孽种，这个孽种让奴隶见了天日，令显 贵们变色，难道还不够吗?这个孽种令山川易位，乾 坤倒转!难道还不够吗?

商 鞅 (撕心裂肺地呼唤)母亲—— 〔 追 杀 声 起 。

商 鞅 母亲，他们追来了!

姬 娘 你的马车呢?让为娘的来坐上一坐! 商 鞅 (将姬娘扶上车)娘，我们往哪里去? 姬 娘哪里不能去?哪里不是我们的归宿? 商 鞅 好，娘，我们走!驾——

〔马车在旷野之中肆意驰骋着。

姬 娘 百姓们，奴隶们!这是我的儿子商鞅，他就是为秦国 变法的商鞅!他不光是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 〔空旷的原野杀声四起，箭镞飞射。

〔商鞅终于被这乱箭射中，然而他和姬娘相互支撑着 屹立在箭雨之中。

〔熊熊火焰在宽阔的原野上蔓延着。

商 鞅 太阳落山了，太岁星又将升起来，黑夜又将这天地笼 罩。而我，将在这腾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你是想 照亮别人的，可是你就得先烧毁你自己；你不过是想 将人间变得温暖，可是你就得烧毁你自己!你被你 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了!火光，照亮了别人；温暖， 捐给了大地。而你呢?(顿)你在哪里?你只是一片 灰烬而已；风可以卷走你，水，可以冲走你，然后，这 里就再也没有你的踪迹。(猛然)姬娘，我就是这无 情的烈火!

〔商鞅与姬娘如雕塑般矗立在那曾经辉煌过的战车 之 上 。

**——幕缓缓落** **·剧终**

生命 ·爱情 · 自由

罗国贤

罗国贤，男，43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61年由华 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研究 班学习，1963年结业。曾发表、上演过创作的独幕话剧《淀浦 河畔》、改编的大型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等。

人 物 表

殷 夫 — — 青年诗人，原名徐柏庭，牺牲时二十 一

*岁。*

梅儿——农村姑娘，后为工人运动骨干，殷夫的恋 人，十六至十九岁。

徐志卿——国民军总司令部少将处长，股夫的哥哥， 三十岁左右。

殷母——殷夫的母亲，五十六岁。

华金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为党的工作者，四 十岁左右。

杨一虎——国民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后为淞沪警 备司令，四十多岁。

安琪儿——杨一虎的外甥女，十七至二十一岁。

张 云——徐志卿的妻子，殷夫的嫂嫂，二十八岁。

小王 — — 青年工人。 老吴 — — 老年工人。

刘副官、陈副官、老狱警、乡绅甲、乙。

**演出者的幕前词**

诸位观众：你们好!

今天我们演出的戏剧，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诗 人，他的名字叫殷夫。生活道路虽然才迈出几步，他 的身影却已溶入了历史的长河；死神的追逐，逼着他 二十一岁就宣告生命的结束；时代的锤炼，使他的诗 成为无产者的战歌；曲折的经历颇有点浪漫色彩，短 暂的青春又令他爱情如火……总之，我们将从他身 上看到，在五十多年前，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人，他的 青春是怎样度过。

我所以在这里絮絮叨叨，只是为了使历史和今 天缩短距离，演出与观众呵成一气；给青年人介绍一 位年轻的朋友，让年长者唤起对青春的回忆。

**(一)放足时代的脚印**

〔一九二七年初春。 〔象山，海滨。

〔幕启：栈桥、灯标，还有竹架上晾晒着的渔网，显现 出一幅乡间渔港的简陋景象。码头上停靠着的黑黝 黝的“象宁轮”好象不应该在此地出现似的，与它四 周浮荡着的竹排船、围网船相比，简直是庞然大物。 过去，这一带曾被称为天涯海角，因为东向的陆地到 这里为止，向前就是滔滔东海的万顷波涛。从明朝 开始，此地就常有倭寇入侵，至今还屹立着的巍峨城 墙，是戚继光部下当年守卫疆土的遗迹。城门楼旁， 岩石缝里，有一棵据传已经长了几百年的沙果树，虽 历经风雨，却苍劲挺拔。虬枝粗干上盘缠着的青藤 巳经绽出绿芽。海风呼啸着，波浪拍击着礁石、海 堤，呼唤着涌来，叹息着退去。天上跑着浮云，在很 远的天边闪过几下淡淡的电火，隐约的雷声被海浪 的巨响所淹没。

〔殷夫上。这是一个浑身充满着热情而又睿智的青 年，穿着一件灰色夹长衫，面貌很端正，脸色微黑透 红，身体颇壮实。他提着那个年代的浙江人出门放 随身行装的网篮，急匆匆地走来，东顾西盼，好象在

找什么人。他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白，因此家里人呼 他“柏庭”,亲友则称他“白”。“殷夫”则是他写作和 发表诗文的笔名。这个笔名在当时只有一个人知 道，那就是梅儿。不用我们多作介绍，这位娇小可爱 的农村姑娘，背着一个割草的竹篓上场了。为了躲 开殷夫的视线，她把自己嵌在城墙的凹缝里。当她 转过身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十 分美丽但又嫌纤细的少女，穿着一身印花蓝布衫裤， 发辫上扎着两根头绳，眼睛水灵灵的，很会传神、表 情，但又纯朴，笑起来脸上会漾起两个浅浅的酒窝。

**梅** **儿** (见殷夫转过身去，就轻轻地叫了一声)殷夫!

**殷** **夫** (发现梅儿，放下网篮，惊喜地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梅 儿!

**梅** **儿** (甩脱，走开两步)你，真的走了。

**殷** **夫** 嗯。学校要开学了。(兴奋而神秘地)另外，有消息 来，上海工人又要拿刀动枪打军阀，举行第三次起 义!

**梅** **儿** 你要去参加?

**殷** **夫** (双手握拳，热情里带着几分稚气)嗯。上次让孙传 芳给压下去了，这一趟可饶不了他!

梅 儿 (想说什么,忍住，向远处望了望)跟你哥哥一起走?

殷 夫 嗯，他回杭州。不过，他们北伐军也很快地就要向上 海挺进了。

梅 儿 那么,上海的军阀就让他们去打吧。

殷 夫 (不服气地)那怎么行!我们共产党从来就—— 梅 儿(惊奇)你?共产党?

殷 夫 (自知说漏嘴)还差点儿。(认真地叮嘱)就许你一个 人知道。(从网篮里拿出一本杂志)这本《中国青年》 送给你读，有不认得的字，就查字典。读的时候，别 让不相干的人看见了。

梅 儿 (接过杂志，郑重地点头)嗯。(又望远处)

殷 夫 (安慰地)你放心。我哥哥陪着母亲，走得慢，还有好 一会儿才能到这里。为了多些时间和你说话，我是 跑着来的。

梅 儿 (从竹篓里拿出一个小包递给殷夫)给。我妈妈烧的

茶叶蛋，你最喜欢吃的。

殷 夫 (接过)你妈妈怎么知道的?

梅 儿(娇憨地把双手往身后 一 背)我说的。哎，你还回来 吧?

**殷** **夫** 回来，当然回来。 梅 儿 什么时候?

殷 夫 放暑假准定回来。

梅 儿 (轻声，但深情地)我等着你。(说完，害羞地跑开，欲 下)

殷 夫 (追上几步)梅儿，再说点什么吧!

梅 儿 说什么呢?哦，我想起来了，我妈托你到了上海去看 看我爸爸。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来信了，妈妈急得晚 上都睡不着。

殷 夫 嗯，记住了。还有呢?

梅 儿 (笑了笑，从青藤上摘下一片嫩叶，顽皮地放在殷夫 的手里)还有这个，给你!(活泼地跑下)

〔殷夫凝视着这瓣嫩叶，心声起：“春给我一瓣嫩绿的 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看着她那放足时代的脚

印，我感觉心弦发出了和音…… ”

〔殷夫的母亲在儿子徐志卿的陪伴下走上。这是一 位近六十岁的慈祥妇女。她所经历的苦难使两鬓过 早地斑白了，因此比一般同龄人显得衰老，但也造就 了她坚韧的性格。紧抿的嘴唇，锐利的眼睛和爽快 的言语，都说明她是一个极有决断力的女人。凭着 这个，中年丧夫后，使她在与生活旋涡的拼搏中成为 强者，在全家居于绝对权威地位。近年来，由于儿子 徐志卿跻身军界，青云直上，家境渐渐宽裕，她也就 心广而身体开始发胖起来。对子女她家教很严，究 其核心无非是“忠孝”两字。但当时社会权势者此起 彼伏，正是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因无“君” 可忠，“孝”在民问就往往居于道德的首位。由于种 种原因，这位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对她的幼子殷夫却 是格外的偏爱。穿着一身军装侍立在她身边的儿子 徐志卿，长殷夫十余岁。挺拔的身材，沉着、矫健的 举止，说明他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且有一定素养的 职业军人。他在同伍中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参谋人 材。如今他在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少将参 谋处长，虽军职颇高，但对母亲极孝顺。他随军北伐 占领杭州后，是特意转道前来探望母亲的。他的性 格和所习专长颇有相通之处，平时对待上下左右很 谦和，但万一发怒，却似暴风骤雨，会露出他所受薰 陶的德国式军人的本相来。

殷 母 (嗔怪地)柏庭，柏庭，你作什么哟，走得飞快! 殷 夫 母亲，我想多看看家乡的海。

殷 母 (慈爱地)鬼话。坐船，那海还不够你看的?

**徐志卿** 母亲，我和弟弟每次出门，都累你老人家远送，我们 心里 ……

**殷** **母** 你们心里有我，再累些我也是喜欢的。志卿! **徐志卿** 母亲。

**殷** **母** (颇有心计，借此扯开话题)如今在我们县里，你算是

头等有出息的人了。象山可从来没有出过将军啊! **徐志卿** 全仗祖宗庇荫，母亲教导。

**殷** **母** 你知道，我心里最惦记的是 …… **徐志卿** 母亲最惦记的是弟弟。

**殷** **母** 嗯。(点了点头)你们大的几个，我没有亏待过。可

柏庭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血晕几个钟头差点死过去， 连口奶都没给他吃，是他大姐一口粥一口汤喂大的， 他能活下来算是菩萨保佑了。我心里总觉得欠着 他，所以也就更疼他些。

殷 夫 (充满感情地)母亲!

殷 母 ((拉着殷夫的手)志卿，你不会说我偏心吧? 徐志卿 (柔顺地)母亲这样做是应该的。

殷 母 叫我担心的是，你们这次回来，两个人说话总好象有

点谈不拢，是吧?志卿，你可不能官儿当大了，连自 己的弟都看不入眼。

徐志卿 (深感委屈)母亲 … …

殷 夫 (诚恳地)母亲，你不要这样想。我和哥哥有些看法 不一样，各抒己见，有争论，那是难免的……可从来 没有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殷 母 昨天晚上两个人在后间吵得拍了桌子，以为我是听 不见的聋子?今天早上你们兄弟俩是笑过一笑，还 是说过一句话?

殷 夫 母亲，你千万别误会，都是我……

殷 母 不要说了。知道我今天为啥 一 直把你们送到这里? (见两人不解)前面那山上 ……

徐志卿 (悟)有父亲他老人家的坟墓。 殷 母 你可记得他临终时的情景? 徐志卿 记得。

殷 母 怎么样的?

徐志卿 父亲咽不下最后一口气，边喘边说，他最放心不下的 是弟弟柏庭。因为他最小，也最聪明，没有看见弟弟

成材成人，父亲说，他死了闭不上眼睛。 〔隐隐的雷声。

**殷** **母** 你当时怎么做，怎么说的?

徐志卿 我拉着弟弟跪倒在父亲的病床前，说：我要是带不好 弟弟，就不是徐家的子孙，让电火天雷把我劈死!

〔隐隐的雷声。

殷 母 (悲痛地，但克制着)他听了你这句话，才闭上眼睛放

心地去的。

〔隐隐的雷声。

殷 夫 ( 痛苦地)母亲，你不要难为哥哥了， ……我们会相处 好的。

殷 母 (严肃地)柏庭，给你哥哥跪下。 徐志卿 (惊)母亲，这 ……

殷 母 (严厉地对殷夫)跪下! 〔殷夫奉母命跪下。

徐志卿 母亲!(不忍，扭过头去)

殷母(一字一句地)兄长为父。志卿，柏庭在外若有不是 你就代你父亲，代我严加管教。不过，这兄弟的情分

却是万万不可淡薄的。

徐志卿 是。(含泪跪倒在母亲面前)母亲，弟弟的一切，你就 放心地交给我吧。

殷 母 (一手一个搀起两人，深沉地)徐家有今天，不容易 啊。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能留下话柄，让人家在背后 指指戮戮。

**徐志卿**

(点头)嗯。

**殷** **夫**

〔刘副官上。

**刘副官** 处座，上船吧。 **徐志卿** 嗯 。

〔刘副官提网篮等物下。 徐志卿 母亲还有什么吩咐?

殷 母 你若公务繁忙，难以照料，就把你媳妇和孩子送回家

来吧。 徐志卿 是 。

殷 夫 母亲，我和哥哥走了，你多保重。

殷 母(拉着殷夫，把几块钱放在他手里)柏庭， 一切你自己

小心。 殷 夫 嗯。

〔徐志卿、殷夫两人向母亲鞠躬后走下。殷母目送他 俩远去。

〔抒情的浙东民歌音乐，如山间涓涓清溪，从人们心 头淌过，流向远方，是那么的亲切，又那么的悠远。

〔梅儿上，凝视着殷夫离去，直到踮起了脚尖。她的 手里还拿着殷夫送给她的那本《中国青年》。

殷 母 (发现梅儿)梅儿，你也在这里。

**梅** **儿** ( 温柔而有礼貌地)徐家婆婆。

**殷** **母** (见她脸上有泪光)你——哭了?

**梅** **儿** (掩饰地)没……没有。海风大，眼睛里吹进了沙子。 **殷** **母** (有所悟)哦。(拿过梅儿手里的《中国青年》翻阅着)

割草，你还带着书读? 梅 儿 才借的。

殷 母 (看见书上的签名)殷夫?殷夫是谁啊? 梅 儿 ( 羞涩地)他……他刚走。

殷母(略停顿)梅儿，你陪我回家吧。 梅 儿 (温顺地)嗯。(扶着殷母)

〔两人走了几步，又回转身来，望着殷夫和徐志卿远

去的方向。 〔 灯 暗 。

〔轮船的汽笛声，接着是火车行进的隆隆声，逐渐融 入节奏较强烈并带有都市色彩的音乐。

**(二)梦中的龙华**

〔枪声、军号声、喊杀声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 此起彼伏，构成那个时代交响乐的主旋律。

〔 灯 亮 。

〔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旬的一天。

〔上海近郊龙华，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会客 室里。整幢房子原先是上海交涉员公署， 一个从满 清就建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政府机关。大概 是因为新主人来得匆忙，还未进行认真的打扫和细 致的布置，所以看起来一切都从陋就简。由于房屋 古老，空置已久，因此这间处于底层的会客室不仅幽 暗，而且潮湿得甚至可以闻到霉味儿。但是透过巨 大的窗棂却可以看到阳光下的桃花开得十分绚烂： 花的雨，花的波浪，花的海洋。正如一位诗人所吟诵 的：“仲春的龙华是桃花的世界”。不太远的地方，衬 着青天耸立着一座宋塔，旁边露出那著名古寺飞檐 的一角。

〔徐志卿身穿少将军服，在室内踱着步，时而停下来 看看窗外，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人。大概是因为在办 公地点，所以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的军人风度增添些 文人的色彩。

徐志卿 (拿起电话)喂，门卫室吗?我是参谋处徐志卿。我 的弟弟来了没有?……嗯，他叫徐柏庭，浦东中学的 学生。来了就让他进来，我在一楼会客室等他。(挂 上电话，看表)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学会遵守时 间。(在沙发上坐下，摘掉眼镜，翻看着手里的书)

〔安琪儿——一个漂亮的女学生上。她的衣着全是 红色的，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出格而大胆的。这位 姑娘虽然浑身都是浪漫气息，但仍不失其天真之处。 她看了看徐志卿的背影，蹑手蹑足走到他背后，用双 手捂住他的眼晴。

**徐志卿** 谁?是弟弟吗?小孩子，快不要胡闹了 …… **安琪儿** (听声音知道是搞错了，急忙松手)啊!

**徐志卿** (戴上眼镜站起来，见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惊讶 地)你?

**安琪儿** 我以为你是我舅舅，所以…… **徐志卿** 你舅舅是 … …

**安琪儿** 杨一虎，特务处长。什么处长不能当，当特务处长! 特务，上海人叫“包打听”,就是暗探。害得我在同学 面前都不敢提起他。不过，他说他是革命的特务，是 吗?

**徐志卿** (应付着)嗯。

**安琪儿** 他说好在这里等我的，怎么不在呢? **徐志卿** 我刚才看到他在办公室里。

**安琪儿** 麻烦你去把他叫来。 **徐志卿** (为难地)这 ……

**安琪儿** 好，算啦，算啦，我自己拨电话。(很熟练地拿起电话

筒)喂，要我舅舅……(笑)我舅舅是杨一虎，对 …… 怎么?他的电话正在用!哼。(扔下电话筒，半躺在 沙发上，忽然又翻身起来)真烦人!(拿起皮包)哎， 先生，要是我舅舅来了，让他等着。(下)

〔徐志卿看着她走出去，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走到 窗前眺望。

〔殷夫兴冲冲地上。他穿一件米色的西服上装，白衬 衫的领子翻在外面，下身是一条蓝色的呢裤，脚上套 着一双白球鞋。

殷 夫 (歉疚地)哥，我来迟了，真对不起。

徐志卿 (笑嘻嘻地)这个习惯可不好。来，坐。 〔兄弟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殷 夫 (拿过徐志卿手里的外文书)哥哥，什么书? 徐志卿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集。

殷 夫 裴多菲!(激动地)自由、爱情、革命……哥哥，一个 多月不见面，想不到你丢掉了你那位以铁与血建立 权威的德国宰相俾斯麦，喜欢起匈牙利民众诗人裴 多菲来了!

**徐志卿** 还谈不上喜欢。

**殷** **夫** 那你为什么读它?

**徐志卿** 这是德文版的，考考我的德文根底。另外，我近三十 岁的人，不算太老吧，还需要一点诗里的浪漫主义。

殷 夫 对了，哥哥，你需要浪漫蒂克，再浪漫蒂克一点。

**徐志卿** (打趣地)让我跟你们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还是 和女学生拥抱接吻?(笑)你看那边多好的桃花，我 多想带你一起到园子里走走。(看了看表)可是 …… 吃过饭了吧?

殷 夫 吃过了。哥哥，你把我叫来有什么事? **徐志卿** (答非所问)学校里伙食好不好?

. 殷 夫 伙食?还可以。

徐志卿 零花钱够不够用?

**殷** **夫** 够。(不无抱怨地)哥哥，这些事你电话里问问就可 以了，何必大老远的让我从浦东赶到龙华，横贯整个 上海!

**徐志卿** 哥哥想看看你，当面和你说几句话，就不行吗? **殷** **夫** (歉意地)那……那当然行。

**徐志卿** 给母亲写信了吧?

**殷** **夫** 每个月一封，那是你规定的。

**徐志卿** 除了上课读书，你近来还做些什么?

殷 夫 写了几首诗。 **徐志卿** 诗 ?

**殷** **夫** 内容是关于爱情方面的。

**徐志卿** 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 殷 夫 (吞吞吐吐地)还有……

徐志卿 说嘛，你还信不过我?(期待着)

殷 夫 还有就是跟同学打了一架，他骂我们象山人都是大 肥猪!

徐志卿 (哭笑不得，正色地)我是问你近来有没有参加什么 秘密会议，搞党党派派的活动?

殷 夫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徐志卿 (有点火了)你很懂!只是不愿意跟我讲真话。我知 道你在搞些什么名堂，(压低声音，但十分严肃地)你 在搞危险的政治!

〔殷夫不置可否地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哥哥。

徐志卿 (放缓口气)小孩子快不要胡闹了，好好读书吧。(感 情地)想想母亲的嘱咐，想想死去的父亲，弟弟，你就 少惹点儿是非吧!

殷 夫 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前些天，给武装起义 的工人跑跑腿，欢迎你们北伐军进上海，搞搞游行， 喊喊口号……你们不是天天在为我们喝彩叫好嘛!

**徐志卿** 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要跟你争论，而是想告诉你—— (看了看周围，迟疑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静场。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接着响起军乐队的 演奏声。声音渐渐远去，但时隐时现，延续很久。

**徐志卿**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殷 夫 (揶揄地)总不会是枪声吧。

徐志卿 鞭炮和军乐。给你们上海市总工会送金匾，上面写 着“共同奋斗”四个大字。总司令的一点小意思! (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殷 夫 哥哥，你笑了。(乐观地)当人们在笑的时候，通常是 不会互相残杀的。

徐志卿 哼，你看到我笑的时候露出牙齿没有?(见殷夫莫名 其妙)笑有时会露出牙齿，但露出牙齿不一定都是为 了笑!

殷 夫 为了咬人?

徐志卿 (意味深长地)你懂得这个就好!记住，世界上没有 不杀人的军队，刀已经举起来了，聪明人就要晓得躲

开。不然，时局突然变了，你是会吃大苦头的! 殷 夫 你怎么知道时局要变呢?

徐志卿 (为殷夫不能领会他的暗示而心烦)我是总司令部的 参谋处长，怎么不知道?!

殷 夫 哦。(恍然。 一反那种乐观、逗趣的神情，紧张得声 音都有点发颤)告诉我吧，哥哥!

〔随着一声：“啊哈，徐处长，你在这里!”杨一虎上。 他是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当时有名的刽子手。高 身材，满脸的横肉，睁大的眼睛好像要暴出来似的， 方头大耳，给人一种虎视眈眈、咄咄逼人的感觉。关 于他的这些特征，并非因塑造反面艺术形象而故意 丑化、杜撰，殷夫留下的诗文中均有类似描述。

**徐志卿** (有礼貌地招呼)杨处长，请坐。

**杨一虎** (指着殷夫)这位是—— **徐志卿** 我的弟弟徐柏庭。

**杨一虎** (审视殷夫)一表人材，一表人材。 **徐志卿** 杨处长，你的外甥女在找你。

**杨一虎** 找到了，找到了。新时代的新女性!现在疯到园子 里去了，要我在这里等着她。你们谈，你们谈。(踱 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喂，特务处……陈副官，给我 准备一辆小轿车，要跑远路的。嗯。(放下话筒)

徐志卿 (向殷夫)回学校去吧。(掏钱)这几块钱你拿着。 (塞在殷夫手里)

殷 夫 哥哥，你看外边多好的桃花，陪我到园子里走一走

吧 。

徐志卿 (看了看表)好吧。(与殷夫欲下)

〔安琪儿捻着一枝桃花上。看到殷夫，一下子跳到他 面前，拦住去路。

安琪儿 (大声地)喂!男同胞，不认识啦?

殷 夫 (退后一步，认了认)哦，玛丽女中的革命小姐安琪 儿 。

**安琪儿** 徐——柏——庭，又名殷夫，对吗? **杨一虎** 你们认识?

**安琪儿** (满不在乎地)认识怎么啦?我还正想追求他呢! 〔杨一虎哭笑不得，摇头。

安琪儿 (亲热地拉着殷夫)哎，那天在北火车站打军阀，你手 里一没刀，二没枪，就脖子上围根红布条，怎么不要 命地往前冲呀!

〔杨一虎颇感兴趣。徐志卿却很是不安，轻轻地咳嗽 了一声。

**殷** **夫** (看了徐志卿一眼，向安琪儿)你看错人了吧?

**安琪儿** 错不了!我们几个女同学从学校里偷偷爬墙出来， 买了大饼给你们送去的。你吃了我的大饼，还问我 要水喝。怎么,过了这几天就不认账了!(根本不理 睬殷夫的摇手示意)我这个革命小姐就是那天让你 叫出名的。

〔徐志卿来回急促地踱步。

**杨一虎** 徐处长，坐下来听听年轻人的革命史，那是很有趣 的。坐，请坐。

〔徐志卿在窗台旁坐下。殷夫被安琪儿拉着无法脱

*身。*

**安琪儿** (向杨一虎)舅舅，我发现了一个真理。 **杨一虎** 很想听听。

**安琪儿** 我 觉 得：你们当兵的不如老百姓，年纪大的不如年轻

人，国民党不如共产党敢拼命。 **杨一虎** 何以见得?

**安琪儿** (指着殷夫)当这位男同胞赤手空拳冲在最前面的时 候，人家都说他，不是“CP” 就是“CY” 。“CP” 是共产

党，“CY”是共青团。你懂吗? **杨一虎** (笑得有些尴尬)懂，懂。

**安琪儿** 人家为什么不说他是国民党呢? 〔杨一虎难以回答。

**殷** **夫** (好不容易挣脱，站了起来)哥哥，我要回学校去了。 **安琪儿** (热情地)我跟你一起走。

**杨一虎** (向安琪儿)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安琪儿** 真罗嗦。

**徐志卿** (再三叮嘱殷夫)多用用脑子，多看看世面，要做个聪 明人 …… (与殷夫一起走下)

**安琪儿** (走上两步，朝着殷夫背影)喂，殷夫，在外边等着我，

一起走!

〔陈副官上。

**陈副官** 杨处长，你要的轿车已经准备好了。

**杨一虎** 嗯。(停顿片刻，然后指着安琪儿)把我的这位革命

小姐用车子送到嘉兴，让她妈妈好好看管起来。 **安琪儿** (大惊)为什么?为什么?

**杨一虎** 为了保全你这条小命!

**安琪儿**(又叫又跳)我不去，偏不去!(指着杨一虎)我的人 格是独立的，我的行动应该自由，我——不要你管!

(倒在沙发上哭着、滚着) **陈副官** (为难地)杨处长，这 ……

**杨一虎** (一拍桌子，大吼着)我是她的亲舅舅!你们抬也要

给我把她抬上车! **陈副官** 是 。

**安琪儿**( 被镇住，但又不甘心，走到杨一虎跟前，也一拍桌 子)我——自己走!(怒视杨一虎一眼，噔噔地走下)

〔陈副官跟下。徐志卿上。

杨一虎 (气呼呼地)我妹妹养了这么个宝货，总给我添麻烦。 徐志卿 我那位弟弟也差不多。

杨一虎 不，不，那可差得远哩。(见徐志卿拿书欲下)老兄， 这次总司令制订行动计划，你出了不少主意吧?

徐志卿 杨处长不要见笑。我只是在昨天晚上才听参谋长交 待行动计划的概要。

杨一虎 过去你没有听说过?

徐志卿 虽有风闻，但我生性愚钝，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杨一虎 如此说来，总司令此举出乎老兄意料之外。

徐志卿 之外也好，之内也好，我是军人，只知道服从命令是 天职。(掉转话锋)听参谋长说，此次行动计划付诸 实施，还要借重阁下您呢。

杨一虎 照着和尚画光头，好办!(有打算地)志卿兄，自从你 的副手周副处长调任七军参谋长以后，这个位置怎

么一直空着呀? 徐志卿 (警惕)嗯?

杨一虎 我有个想法不知该不该讲? 徐志卿 愿意聆听高见。

杨一虎 参谋处如果既有像你这样会动脑子的智囊当家，又

有能在紧急关头动手的刀把子衬里，那么,在总司令 面前，你老兄主管的处，就再也不会是可有可无的 了 。

徐志卿 你的意思是…… 杨一虎 给你介绍个副手。

徐志卿 (推托)这可得总司令下达手谕，亲自委派。 杨一虎 (毫不放松)老头子不是一再要你推荐吗?

徐志卿 (不紧不慢地)老兄，说句不怕得罪的话，你的手可是

伸得越来越长了 …… 〔电话铃声响。

徐志卿 (接电话)喂，我是徐志卿。 ……参谋长!(立正)是! (战战兢兢地听着电话) … … 是。命令总部全体人 员，今晚九时全部离开上海，撤往指定地点。这里只 留一个班看守。 ……是。(放下电话拭着汗)要动手 了!

杨一虎 (狂喜地)开刀!(像运动员做准备动作似地扩着胸 来回走动)这些天把我憋得够呛。现在，连呼气吸气 都畅快了。我要叫那些共产党、臭工人、穷学生知 道，刀是铁打的，人是肉长的!

徐志卿 (望着窗外)上海要流血了，我好像己经闻到了血腥 味 。

杨一虎 (冷笑一声)别阿弥陀佛了。(大声地)老兄，恕我直 言，你不是军人，简直是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似笑

非笑地指着徐志卿) 〔 灯 暗 。

〔一盏街灯在舞台的另一演区慢慢地亮起来，淡淡的 夜雾，使灯光显得更昏黄，因此周围的景物是模糊不 清的。殷夫疲惫地靠在灯柱上，耳畔响起徐志卿严 厉但又恳切的声音：“你在搞危险的政治!""刀已经 举起来了 ……时局突然变了，你会吃苦头的!" …… 不知是幻觉还是真的，远处传来时断时续、隐隐约约 的鞭炮声和军乐声。

〔殷夫的心声：“前进，还是后退?不!从我站在红旗 面前的那天起，我就没有想到过后退。但是，为什么

这个消息把我的思想搅得像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乱， 象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线那样难以理清……是胆怯 怕死?不!枪林弹雨我都是敢于冲上去的。可是今 天我的心为什么颤抖呢?我的眼前似乎已经展示了 一幅流血的凄惨的图画，是它震惊了我，使我不敢睁 开眼睛。在龙华，我是做了这样的一场恶梦呵! ……我必须向我们的人报告，报告这个可怕的消 息!”欲走，又回：“但是，我哥哥说的这几句话是那么 的抽象，那么的不具体，它可靠吗?会不会是要我专 心读书，而故意编出来恐吓我的呢?”沉思。

〔鞭炮声、军乐声又隐约传来。

〔殷夫心声继续：“在这一片欢乐声里，我哥哥的那几 句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不能危言耸听，我必须 把他那几句话后面的底细摸清楚!……马上去挂个

电话，跟他约个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下。 〔街灯渐暗。

〔一束微弱的光照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会客室的 电话机上。电话铃声在连续地响着，并且和其他房 间的电话铃声响成一片，却没有人接电话。

〔光渐收。远远传来的军乐声转成急促的小军鼓声， 愈来愈近，愈来愈响；鞭炮声化为密集的机枪声，接 着出现警车的嚎叫声。

**(三)监房的一夜**

〔急促的小军鼓声、枪声和警车的嚎叫声延续着，混 杂着镣铐的撞击声、拷打声以及沉郁悲愤的无词歌

*声……*

〔黑森森的监房是一间地下室。 一片暗淡的光透过 牢门的栅栏，顺着石砌的阶梯，映照在泥灰已经剥落 的墙上，留下栅栏的阴影。墙壁上模糊的血迹和字 迹隐约可见。

〔随着一声吼叫：“走!”殷夫衬衫破碎、头带血痕，从 阶梯上被推下。接着传来牢门上锁的声音。

殷 夫 (倔强地朝着牢门喊着)他妈妈的，打吧!他妈妈的! 〔黑暗中响起同室囚犯的声音：“喂，少发神经病!” “哪里来的杂种，刚来就骂人!”……这突然涌起的嘈 杂骂声把殷夫吓了一跳，处于亢奋状态的他睁大了 眼睛，但又无法看清，因此有些手足无措。

〔看守的士兵用枪托敲着铁的牢门，大喝一声：“肃 静!”接着，监房里的电灯亮了起来。殷夫这才看到 牢房里除了他，还有五个人。两个乡绅，一个披着长 衫，一个穿着纺绸短衫裤，头上都戴着西瓜皮帽。模 样虽然狼狈，却还是一脸的横气。刚才叫骂的就是

他们两个人。另外三个是工人打扮。那个壮实的中 年人叫华金良，棕色的前额，短硬的头发，猪鬃一般 坚挺的胡子，那双大大的黑眼睛既深邃又明亮，盯视 人的时候，仿佛会冒出火花， 一看就知道是个有性 格、有计谋的人。那个姓吴的老头，花白的头发，满 脸和缓的皱纹里透着慈祥，能随遇而安，完全是个老 好人。年轻人叫小王，简直还是个孩子，眼睛里总是 流露出惶惶然的神情，每一稍重的声响都会使他惊 悸。那个年代真是没有办法，就是在监房里，人也是 讲阶级的，那两位乡绅远远地离开着这三个工人，以 拉开距离来保持他们那个精神上的不可侵犯的威

*严。*

**殷** **夫** (定了定神，抱歉地)对不起，我……我还是第一次骂

*人…* *…*

**乡绅甲** (不屑地)嘻，骂人还讲究个第一次，又不是黄花大闺

女 …… (向乡绅乙递了个猥亵的眼神) **乡绅乙** (发狂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殷夫睁大着眼睛奇怪地看着他们。华金良拿起身 边舀水喝的破洋铁罐往地上重重一顿，那两个乡绅 的笑声戛然而止，只是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小 王 (拍了拍挪出来的地方)先生，过来挤一挤吧。

殷 夫 嗯，谢谢。我不是先生，是中学生。(靠着小王坐下)

乡绅甲 嘿，这小子不付学堂的学费，倒来这里付监狱的狱 费。

**乡绅乙** 八成是共产党的案子。

**乡绅甲** 那还用说，连你我都是嘛。妈的，蒋老总真是瞎了眼 睛!(摸出一副纸牌)趁亮着灯，来几把。

**乡绅乙** 赌什么?

乡绅甲 明天的那顿牢饭。

乡绅乙 好来!一言为定，三盘定乾坤!(与乡绅甲打牌) 殷 夫 (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向小王)有水喝吗?

小 王 有。我给你去舀。(欲拿华金良身边的洋铁罐) **华金良** (按住洋铁罐)有伤，不能喝凉水。

**殷** **夫** 可是……可是我口渴得很。 **华金良** 少说话，多咽唾沫。

〔华金良说话简短干脆，不容置辩。他拿出垫在背后 的一件破大衣，示意小王给般夫。殷夫感激地看着 他 。

乡绅甲 (高兴得跳起来)一条龙，你输了。 **乡绅乙** 你偷牌，不算!

乡绅甲 你赖账，看老子不揍你!(欲打)

〔华金良把洋铁罐又重重地往地上一顿。 乡绅甲 (嘟哝着)明天那顿饭，该老子吃双份。 乡绅乙 你敢!要么,重来。

乡绅甲 好，重来就重来。(又打起牌来)

小 王 老吴叔，反正睡不着，你把昨天的故事讲下去吧，那 个老和尚后来怎么样了呢?

**华金良** 不要讲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听的?

**老** **吴** 嗯。明天不晓得审不审，这样闷着，真比死了还难 过!

**华金良** 有一日就活一日，在工厂里是一日，在监牢里也是一 日，有什么两样?

小 王 (小声嗫嚅着)总不会把我们枪毙吧? 殷 夫 (惊)枪毙?你们是什么案子?

老 吴 喏，小先生，你听我讲。我们三个人，从前呢，是在一 道做工的。蒋总司令的国民军没有来的辰光，我们 工人是有工会的。我们是工人，自然也加入的啰! (指着华金良)他叫华金良，是会写字的，承蒙上面看 得起，就做个工会书记。其实我们是糊里糊涂一点 也不晓得的。后来国民军，砰，打进上海了，我们去 欢迎；再后来，又是砰的一声，总司令杀共产党了! 我们的工会就散了，以前出头露面的人，都被捉去杀 的杀，关的关了……我们还是糊里糊涂，依旧还是做 工。谁晓得半个多月前， 一部红车子把我们也捉进 来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审过。

**殷** **夫** 半个多月还没有审过?

**老** **吴** 不审也照样枪毙。前天那几个年轻人关了一夜，就 拉到院子里……崩了。

**殷** **夫** (震惊)真的?(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小 王 是的。(痛苦地用手蒙住脸)

**华金良** 老吴，不要吓唬他们，都还是孩子!好吧，给你们讲 讲我当兵打仗的事儿，听了这些，不要说还没有被拉

出去，就是枪口瞄准了你，腿也不会发抖…… 小 王 (听到了什么声音，惊恐地)你们听!

〔一队人拖着镣铐走过的声音，墙上牢门栅栏的阴影 上一个人影接着一个人影走过。稍顷，传来密集的 枪 声 。

〔牢房里的空气似凝结了一般。除了华金良，众人脸 上都露出恐怖的神色。电灯慢慢地暗了下去。监房 一片黑暗。只有牢门外映入的一片暗淡的光笼罩着 思潮翻滚的殷夫。

〔殷夫的心声：“我没有想到，死就会这样的来临!革 命不是挨几顿打，坐几天牢就完事的，还要献出自己 的生命!我十七年的生命，像漂泊的浮萍，终于要这 样的埋葬我的青春。我十七年的青春，要变成枯槁 的灰尘，消灭了，消灭了， 一切将随风散殒!我好像 已经看到那死神在向我映着眼睛!我的心颤抖着， 难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梅儿、我的母亲?”另一种心 声：“喂，朋友，你害怕了?你怕死了?死神还未到， 你就抬不起头、挺不起胸了?死又有什么可怕的? 革命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奔走! 到了这里，监狱就是我们的家庭。在森严的刑场上， 我的眼泪决不会因恐惧而洒淋!让鲜血染成一条出 路，引导同志们向前行进!忏悔吧，你可怜的弱者， 坚强起来，死是我光荣的责任!……我要大闹牢房， 让刽子手们不得安宁。在这黑牢的洞穴里，让我的 死也点起一盏无畏的灯!”欲走上台阶，往牢门冲去。 又一种心声：“这样的死，无异也是一种逃避。我为 什么要乱丢我的性命呢?红旗，给我的是生命的跃 动，决不是死亡的沉寂，我要争取活下来!可是，办 法又在哪里呢?”思索。

〔传来老狱警荒腔走板地哼京戏的声音：“我正在城 楼观山景，忽听得…… "

殷 夫 (灵机一动，走上台阶)喂，老伯伯。

〔哼京戏的声音停了。传来老狱警沙哑的责问声： “什么事?”

〔殷夫从身上掏出两块银元，敲出声响。片刻，铁门 开了，老狱警迟迟疑疑地从阶梯上走下两步。

**老狱警** 什么意思?

**殷** **夫** 麻烦你给家里送个信。(把银元塞在他手里)

**老狱警** (盯着殷夫看了一阵)乳臭未干，就胡闹开了。小小

年纪，为什么偏偏要去搞共产呢? **殷** **夫** 我是冤枉的。

老狱誓 进了这里都这么说。不过，像你这样年纪的，要能活 着出去，让你爹狠揍一顿，兴许还打得回来!(递给 半张香烟壳纸和一个铅笔头)写上地址、姓名。这个 时候要家了，想家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拿着 银元敲了敲，接过殷夫写完的纸和笔)老老实实地待 着。

**殷** **夫** 可要快着点。

**老狱警** 误不了。(慢吞吞地走下)

〔传来铁门落锁的声音。殷夫坐在台阶上，捧着头， 陷入了沉思。华金良瘸着腿走过去，把破大衣轻轻 地盖在殷夫身上。殷夫抬起头来，感激地望着华金 良。

〔舞台另一演区灯亮。杨一虎傲慢地背着身抽烟。 徐志卿焦急地来回踱步。

**徐志卿** 杨兄，我的心情你是应该理解的。

**杨一虎** 当然。你可能会说我杨一虎打官腔，不给面子。可 是“四 ·一二”以来，凡是牵涉共产党的案子，总司令 一再三令五申要从严处置，“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 过一个”你也都是知道的嘛。令弟徐柏庭由浦东中 学一名忠诚于本党的党员检举，经过搜查，人证物证 俱在。我知道他与你的关系，以及你对他的感情，但 也是爱莫能助呀。

**徐志卿** 他年纪轻，才十七岁，是个中学生，受骗上当……

**杨一虎** 只要是共产党里的人，就是十岁、八岁，也不能客气

…… (忽然又缓和了口气)不过令弟的事，只要能呈 请总司令下个手谕，(说得特别郑重其事)我当然可 以立即开释。

**徐志卿** 总司令的手谕?(领悟)好吧，既然杨处长铁面无私， 我弟也只有咎由自取，听天由命了。(稍停)有一件 事情想通知阁下：我已决定向总司令推荐参谋处副 处长的人选。希望老兄把你要介绍的人的简历送一 份给我。

杨一虎 这个……志卿兄，你不会说我的手伸得太长吧?

〔两人对视而笑。杨一虎笑得很得意，徐志卿笑得有 点苦涩和勉强。

〔 灯 暗 。

〔阴森潮湿的牢房不知道白天和黑夜。那片淡白色 的光映出华金良陪着殷夫坐在台阶上。

殷 夫 ……老华，你这条腿是当兵打仗的时候受的伤吧? **华金良** 不。前些天抓我的时候，从楼上跳下来摔的。

**殷** **夫** 你大概有很多朋友，而且他们都听你的。 **华金良** 为啥?

**殷** **夫** 我也说不上，反正你给我这样的感觉。

〔电灯亮。老狱警打开牢门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 包东西，站在台阶上向殷夫招手。

**老狱警** 小……小……(找不到适当的称呼)小少爷，你过来。 〔殷夫走上几步。华金良以及两个乡绅似乎很注意

老狱警的态度和他对殷夫的称呼。 殷 夫 送到了?

**老狱警** 岂止是送到，而且还带了东西回来。唉，想不到你这

样人家出来的人，干共产党!(摇头) **殷** **夫** 谢谢。(打开纸包)烧饼，还是热的。 **老狱警** 你哥哥给的钱，叫我买的。

**殷** **夫** 小王，来，共产! **老狱警** 还共产?

**乡绅甲** (向老狱警)老哥，你没少揩油吧! **老狱警** 有你罗嗦的分儿?吹胖的猪罗。 **乡绅甲** 老子身上有钱，你照样给跑腿!

**老狱警** 做你娘的梦!你是什么?贩鸦片的土佬儿!人家是

谁?总司令部少将处长的亲弟弟! 〔众人看着殷夫。小小的停顿。

**老狱警** 你草鸡能跟凤凰比吗? **乡绅甲** 老子虎落平阳被犬欺!

**老狱警** 妈的，你哪儿不舒服了?找个拿枪的给你敲敲吧!

**乡绅乙** (向老狱警赔不是)老哥哥，他是个二百五，您老人家 别跟他一般见识。(拉着乡绅甲到角落里蹲下)

**老狱警** (指着乡绅甲)好好抱住你那球儿蛋，别棺材边上穷 折腾!(下)

**华金良** (凝视着殷夫，低声地自言自语)总司令部少将处长 的亲弟弟?总司令少将处长的亲弟弟!

殷 夫 平均分配，一人一份。 小 王 多了。

殷 夫 不多，六份。我们四个，那边两个。 小 王 (低声地)鸦片贩子，别睬他们。

殷 夫 一个牢房里关着的，怎么能让他们看着我们吃呢? (拿着烧饼，走到乡绅甲、乙面前)给，一人两个。

〔乡绅甲、乙愣了一下，明白过来以后，抢似地拿过去 就往嘴里塞。

**乡绅甲** (狼吞虎咽，竖起大拇指)你这个小哥，够朋友! **乡绅乙** 闯在江湖上，拉得开场面。

〔殷夫拿饼分给小王、老吴，他们拿过吃着。当他拿

饼送给华金良时，华金良却拒绝了。 **华金良** 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殷** **夫** (未察觉华金良态度的变化，仍然热情地)我还有。 老华，不要客气。

**华金良** (冷漠地)不，我不会客气。

〔殷夫愕然地看着华金良。 老 吴 金良，你 … …

〔华金良瞪了老吴一眼，老吴不吭气了。吃完了烧饼 的乡绅甲、乙，猴颠屁股似地走过来，围着殷夫。

乡绅甲 小哥，你哥哥真是总司令部的少将? 〔殷夫木然地看着乡绅甲、乙。

乡绅甲 (拉着乡绅乙噗通跪下)求你拉扯我们一把，救救命



**殷** **夫** 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

**乡绅甲** 做什么?老子们是贩鸦片的，公卖公买，老一辈手里 传下来都几十年了。蒋老总的国民军一来，有个团 长硬要插一脚，我和老二打了个“格愣”,他就说老子 是共产党，家给抄了，人也给弄进来了。你说这冤枉 不冤枉?

〔殷夫厌烦地走开，二乡绅紧紧缠着。

乡绅乙 小哥，请你哥哥说句话，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乡绅甲 小哥，我和老二现今是青龙让白虎克了。今后到了

外面你有啥难处，招呼一声，虽不能说救苦救难，有 你这份恩，我两肋插刀为朋友，打个“格楞”,就是他 娘乌龟王八蛋!

**乡绅乙** 松江、青浦、金山，你问起张半天和驼背老二，就是三 岁小孩也晓得的。

〔殷夫被他俩缠得难以解脱。华金良又把洋铁罐往 地上狠狠一顿。乡绅甲、乙顿时呆住。

**乡绅甲** (似乎气粗起来，问华金良)你以为老子们怕你还是 怎么的?

乡绅乙 (拉住乡绅甲)算了，算了。(轻声地)想起刚来那晚 上吃的亏，犯不上惹他。(向殷夫陪笑脸)小哥，我们 的事烦你放在心上。(拖乡绅甲又到那边角落里坐 下 )

**殷** **夫** (来到华金良身旁)老华，你们的案子这样拖着不是 个办法，写张禀单请求早点审吧。

老 吴 是哟!这一天天等下去就像钝刀子割肉，磨人哪! 小 王 怕没有用吧!

殷 夫 写得恳切些，也许可以——我替你们写好吗? 小 王 那太好了!

殷 夫 另外，把外边的亲戚朋友告诉我，我出去后通知他们 来保你们……

**华金良** (忽地站了起来，盯视着殷夫，坚决地)谢谢你，我们 不要!

〔静场。殷夫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明所以，不知所 措。

**华金良** (背过身去，坐下)老吴，继续讲你昨天的故事吧。你 说到什么地方啦?……哦，对了，那老和尚在山里迷

了路，对不对?

老 吴 金良，你这是……你不是说不要讲 … … **华金良** 你讲，你讲，我要听，我想听!

老 吴 嗯，好吧，我讲。再说那老和尚在山里迷了路，是不 是?迷了路，又怎么办呢?天也黑了，风一吹，树叶 子就刷刷的响。树林子里黑黑的，有一闪一闪的绿 颜色的小火光飘来荡去，又像是狼的眼睛，又象是坟 堆里的鬼火。你越看，心里就越怕。正在这个辰光， 老和尚听得身子背后，宕!宕!宕!一阵脚步声，越 走越近 ……

〔两个乡绅被故事所吸引，挨挨依依地蹭过来，侧着 耳朵听。被冷落的殷夫有无端的烦闷难以解脱，他 走到石阶梯旁，身靠墙壁，默默地看着那昏黄的灯光



〔电灯慢慢地熄灭了，监房又沉浸在黑暗中。老吴说 故事的声音逐渐隐去。 一缕暗淡的光照着痛苦、孤 独的殷夫。

〔殷夫的心声：“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位姓 华的工友原先是那么的深沉，为什么忽而变得如此 冷漠呢?……他的话语不多，但使人感觉到在他的 心底有一团火在暗暗地燃烧着，给人以温暖。在我 的请求下，他曾经给我讲过他以前当兵的生活，漂泊 流浪的生活，他的真诚也鼓励我向他说出牢房外面 不能说的话……可是，这一切犹如烟火一样，五彩缤 纷的热情过去后，剩下的只是默默的冷落 …… "

〔传来乡绅们的鼾声。殷夫疲倦地斜倚在阶梯上。

〔殷夫的心声：“夜，静静的，整个世界也似乎合着这

两个绅士先生的鼾声在呼吸着。在这里，任何的不 调和、冲突、矛盾、反抗与镇压、暴力与慈爱，好像都 不存在了。夜使人们的心灵平伏熨贴，可是我却无 论如何不能入睡。我觉得胸口压着什么,令我难以 喘息。混杂的头脑呵，我多么想把你摘下来抱在怀 里，仔细地理一理……"(抱着头痛苦地沉思着)

〔华金良没有睡着，他擦着一根火柴抽起烟来。老吴 也醒着。

老 吴 (低声地)金良，你今天这是怎么啦?那位小先生什 么地方得罪了你?让人家热面孔来贴你冷面孔!要 知道，让他给我们写个呈纸，兴许还真会开恩放我们 出去呢。

**华金良** 你真会瞎想!你没听到他哥在做官吗?总司令部! 少将处长!

**老** **吴** 官儿越大越好。他要出去了，拉扯我们就更够得上

手 。

**华金良** (冷笑一声)老天真!你还真想他来救我们? **老** **吴** 怎么啦?

华金良 你对这种人不了解，我就碰见过许多。以前我在十 六师当兵吃粮时，那里一个营长的儿子，是常到我们 班里玩的，有时请我们吃东西，还帮我们写家信，跟 我们好象家里人似的， ……但是后来队伍要开拔了， 有个弟兄丢不下病着的老母亲，就想开小差。不料 那个营长的儿子知道了，竟去告了密，我们那弟兄马

上便被枪毙了 …… 〔殷夫仔细谛听着。

老吴 这孩子不像是那样的人。

华金良 嘿，你怎么不想想，谁坐牢有那么轻松的?我们起初 只当他是个穷学生，却不料他真大有来历!他是吃 饱了，喝足了，玩腻了，到这里来寻寻开心，换换口味

罢了，你以为他真的同情我们? 〔殷夫痛苦的神情。

华金良 他那么热心打听我们在外边的亲戚朋友，这又是为 什么?……还是不要接近他的好，否则，谁又能担保 他不同哪个清党委员一鼻孔出气呢?

〔殷夫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想痛哭却又强咬着嘴唇。 **华金良** 他，他不是我们的人!

〔殷夫蓦地站了起来，迈步向华金良走去。突然，电 灯亮了，牢门打开了，老狱警陪着刘副官走了进来。

**老狱管** 小少爷，(递上一纸)这是开释证明。你哥哥派人派 汽车来接你了。

**殷** **夫** (接过开释证明看了一眼，慢慢地把它撕得粉碎)我 不出去了。

〔众人万分惊讶。 \_

**老狱警** 我当了三十年牢头，从来没有碰到过 …… (摇头) **乡绅甲** 嘿，坐牢还有瘾?

**乡绅乙** 头一 回见。

**刘副官** 柏庭兄，处长正在家里等你。

**殷** **夫** (大喊)我不出去!我要跟他们(指华金良、老吴和小 王)一起出去!

小 王 (上前拉住殷夫，充满感情地)先生!

**刘副官** (向老狱警)大概是受了刺激，请帮个忙把他 …… **老狱警** (向众人)帮个忙，把这位少爷——请出去!

〔乡绅甲、乙架住殷夫往阶梯上走。

殷 夫 (强挣着回过头来向华金良诚挚地喊道)我，我是你 们的人!

〔华金良感情复杂地一拳打在墙上，低下了头。

〔灯暗。音乐起，似奔涌的回流激起飞溅的浪沫，如 怒吼的朔风推拥着翻滚的彤云……渐渐地，风平了， 浪静了，一支悠远的竹笛的柔美的声音，把我们引向 另外一个境地。

**(四)** **白** **花**

〔悠扬清丽的笛声。秋天。殷夫的家乡，浙江像山丹 城城外的西寺旁。西寺是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老庙 宇，高大的山门，雄伟的佛殿以及众多的僧房客舍， 显示出非凡的气派。它北靠圆峰山，南有源头充沛 的凤跃溪欢腾而过，溪上架起坚实的石砌拱桥，真是 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四周，更有枫叶如火，点缀 其间。另一边的树下，有石桌石凳，供人休憩。寺庙 里传出来的晨钟暮鼓，给人一种飘逸幽远的感觉。

〔天刚亮，林鸟唧瞅着，淡淡的山雾还未消散。梅儿 拿着扁担柴刀，背挂草帽兴冲冲地上。她看着紧闭 的庙门，走到石桥上引颈向庙里张望，然后放下扁担 柴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诗笺，轻轻地甜蜜地念着， 有时停下来遐想着，沉醉在诗的意境里；有时又会意 地抿嘴一笑，流露出初恋少女纯真微妙的感情。

梅 儿 “呵，我爱的姑娘在那边，一丛青苍苍的藤儿前面；草 帽下闪烁着青春面颊，她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 (看了一眼溪水里自己的容颜，笑了)“怎能忘记那天 的夜晚。一钩新月刚刚出山；我们同坐在松树下，溪 滩边，肩靠着肩秘密地倾谈。西寺古庙的钟声轻淡

悠远，你头发的香味似空谷幽兰；"(又笑了，抬起头 来背诵着)“我们一同数着天上的星星，笑那飘动的 浮云总是那样清闲懒散。她有如仙女来到人间，胸 中埋着对我的情爱，呵，我的爱是一朵玫瑰，愿她似 花蕾开放在自然的胸怀。”(幸福地笑了。又有点怕 羞似地双手掩住脸)

〔庙门发出声响，慢慢地开了。梅儿躲在树后轻声唤 着：“殷夫。”谁知走出来的却是殷母和殷夫的嫂嫂张 云。殷母手里捧着一柱线香，神情虔诚，嘴里轻声念 叨着。梅儿见此情景，只得仍然站在树后。

殷 母 (走到石桥近旁) ……拜过了菩萨，再告土地，保佑我 们徐家孤儿寡母平安消灾，消灾平安!(把香举过头

顶，膜拜后插入泥土) 张 云 婆婆，你歇歇吧。

殷 母 嗯。(在桥边石凳坐下)阿云，柏庭在里边吧? 张 云 还在睡觉。

殷 母 昨天晚上他大概又看书熬夜了。

〔梅儿饶有兴趣地听着。

张 云 看住他的那两个小和尚说，他写诗写到深更半夜，又 是哭又是笑的，像是中了邪似的。

殷 母 唉，我原先想，带他在西寺住些时候，让他压压惊，净 净心，谁知道这锅不开那锅开……真叫人忧心哪。

张 云 婆婆，你放心。小和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那些诗偷

偷拿给我看了。都是写给梅儿的。

〔梅儿本欲走出，听此话又躲入树后。

殷 母 (加重语气)我忧心的就是这个，终身大事呀!(稍 停)他们兄弟在外边干些什么,我不懂，也难以过问。

只要他们自己信得过，我想也不会错。志卿他还不 是自己闯出来的!想当初，他刚考进当兵的学堂，他 爹羞得走在街上都不敢抬头看人。可如今呢?(得 意地停顿了一下)那些我不懂，可是儿女姻缘，我懂。 梅儿长得是水灵，人品也温顺，但她是早已许了人家 的 !

〔梅儿惊讶得几乎要叫起来。 **张** **云**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殷** **母** 只有我们老一辈的人才知道。还是抱在手里那么点 大，就订的亲。虽说后来那男家的孩子不满两岁就 死了，这件事也没人再提起。可是按照乡里的规矩， 这样的姑娘，要出嫁先得守三年寡，过门上轿还要戴 白花!

〔梅儿悲痛地捂着嘴，免得自己哭出声来。

张 云 婆婆，世道变了，这种事糊糊涂涂也就过去了。我看 小叔和梅儿好也不是一天、两天。再说，让他们结了 婚，牵根线，省得小叔再去搞这个党、那个派的。总

不能让我这个当大嫂的看住他一辈子 …… 〔梅儿抬起眼睛期待着。

**殷** **母** 不，不能马虎。我求过签，找算命的问过，都说她是 红颜女子多薄命，要克夫的。我们徐家刚兴旺起来，

决不能让一朵白花给冲了 …… 〔梅儿绝望的神情。

殷 母 ……又不能太伤他们两个的心，也不能让他们再这 样下去。想不出个两全的法子，真叫我为难哪!我 只有求告上天，保佑柏庭免灾免难 …… (双手合十， 闭目祈天)

〔殷夫上。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衫，手里拿着一顶那 个年代的青年人喜欢戴的草编宽沿礼帽，走出庙门， 看到母亲虔诚的形象和听到为他祈祷的声音，深为 感动，待母亲祈祷结束，赶紧走过去。

**殷** **夫** 母亲。 **殷** **母** 起来了? **殷** **夫** 嗯 。

**殷** **母** (看着殷夫)写了一夜的诗? **殷** **夫** 嗯。

**殷** **母** 到哪里去?

**殷** **夫** 就在这山上走走。

**张** **云** 修净、修光，那两个小和尚呢? **殷** **夫** 陪了我一夜，让他们睡去了。

张 云 小叔，那你也就在房里歇着吧。

**殷** **夫** (不满，但陪着笑脸)嫂嫂，你饶了我吧!从早到晚派 两个小和尚盯着我，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我到底 不是个囚犯啊!

殷 母 这不关你云嫂的事，是你哥哥定的规矩!送你回来 的时候，照他的意思，还想给你派上两个兵呢。是我 说了，才作罢的。

殷 夫 你们放一百个心吧，就是不用人盯，我也是离不开， 跑不了的。轮船、码头、汽车站，你们都关照了，凡是 能走出丹城的路，你们都堵死了。嫂嫂，你就发发慈

悲，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吧! 殷 母 阿云，你就放他一个人走走。 张 云 婆婆，这可是你答应的。

殷 母 嗯。阿云，我到那边放生池看看，你进里面料理去

吧 。

〔张云进庙门。殷母从一边下。殷夫向四周张望着， 好象在寻找什么人。

**梅** **儿** (从树后走出，控制着感情)殷夫。

殷 夫 梅儿!你在这里啊。等久了吧?(亲热地上前拉住 她的手，轻声地)船，船有了吗?

梅儿(避开，淡淡地)我到航船三阿公家里问了。他说今 晚上就有船，不过是小船，风浪大，怕出事。过几天 就有大一点的船，直接开上海。

殷 夫 那我就过几天再走。为了与你多待一些时候，梅儿!

**梅** **儿** (淡淡地)我走了。(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到 了上海，你要有什么难处，就去找我的父亲吧。(欲 下 )

殷 夫 (发现梅儿神情异样)梅儿!你今天怎么啦?(以为 梅儿为他迟起误约而生气，解释地)我起来是迟了， 误了时间，让你等久了……可是你要知道，昨天晚上 我很兴奋，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为你，我又写了 几首诗。(拿出诗稿)喏，到山上我朗诵给你听。(欲 挽梅儿)

梅 儿 (摆脱，拿出那张诗笺，难过地)这个，你拿回去吧! (欲走)

殷 夫 (惊呆)这……你这是为什么? 〔 殷 母 上 。

殷 母 梅儿，你也在这里。

梅 儿 呀，徐家婆婆。我……我要上山砍柴。(欲奔下)

殷 母 怎么往下山的路上奔呀?梅儿，我正想跟你说说话

呢 。

梅 儿 (无可奈何地站住)嗯。 殷 夫 母亲，那我……

殷 母 又没有人赶你走……我也有话要问你呢。梅儿，家 里好吗?

梅 儿 好。就是父亲又有些时候没来信了，母亲心里着急， 怕出什么事。

殷 母 告诉你娘，让她放宽心。男人在外，都不把家搁在心 上的。(稍停，问殷夫)柏庭，你看梅儿是个好姑娘 吧?

殷 夫 (感到问得突然，不知如何回答)是……是的。

殷 母 人品好，性子也温顺。你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身边 也少个人照应和亲热。你云嫂人厚道，但要照料孩 子 ……

殷 夫 (喜滋滋地朝梅儿看了一眼)母亲，你坐。 梅 儿 (痛苦地低下头)徐家婆婆，我要走了。

殷 母 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柏庭，我想把梅儿…… 殷 夫 (傻乎乎地，急不可耐地连连点头)好的，好的。

殷 母 好什么呀?

殷 夫 母亲，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殷 母 我是说，想把梅儿认做女儿。

殷 夫 (不解地)这……这是为了什么?

殷 母 对她、对她母亲，我也好多一层照应。梅儿，你可愿 意?

梅 儿(感情复杂地点头)愿……意。 殷 母 (亲热地)那就叫我一声母亲吧。

〔梅儿迟疑着。

殷 母 你父亲、母亲那里我会去说的，祭拜礼仪也是可以补

的。今天我只想当着天地，当着菩萨，还当着……柏 庭，听你叫我一声母亲。

梅 儿 (咬了咬嘴唇)母亲。

殷 母 (指着殷夫)叫他一声小哥哥。 梅 儿 小……哥哥。

殷 母 你们俩今后就兄妹相称。当哥哥的要负起责任，做 妹妹的也要懂得本份!我想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 的 。

殷 夫 (愣头愣脑地)母亲，兄妹相称，我们今后还能不能结



殷 母 (严厉地)结什么?

〔梅儿捂着脸，饮泣着跑下。 殷 天 梅儿!梅儿!(欲追下)

殷 母 (厉声地)回来!

殷 夫 (无奈，走回)母亲，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殷 母 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你和梅儿的事已经在乡里 引起不少闲言碎语，何况命里相克，是万万不能配一 起的!

**殷** **夫** (愤怒而大声地)母亲，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跺脚) **殷** **母** (冷峻地)徐家的小辈有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背

过身去) 〔 静 场 。

**殷** **夫** (哀求地)母亲，给我一点点做人的自由吧!让我去 看看梅儿——

〔殷母愠怒地回过头来。

**殷** **夫** ——我那可怜的……妹妹。(痛苦地垂下了头)

殷 母 (缓和了口气)孩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我是为了

你，为了这个家呀!去吧，柏庭。 〔徐志卿大步走上，刘副官随上。

徐志卿 母亲，柏庭。 殷 母 (惊喜)志卿! 殷 夫 (惊愕)哥哥!

殷 母 你怎么信也不写一封，电报不发一个，就这么回来了 呢?

徐志卿 母亲，说来话长。

殷 母 那就到里边慢慢说。(边唤边往庙里走)阿云，你男

人回来了。 〔 张 云 上 。

张 云 (搀扶着婆婆，高兴地看了徐志卿一眼，又指指殷夫) 柏庭好端端的，我还给你了。

〔除殷夫外，其余的人都笑了。张云扶殷母下。刘副 官跟下。

徐志卿 (深情地拍着殷夫的双肩)唔，长结实了些。就是还 有点愁眉苦脸。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再 去烦心。男子汉要拿得起，放得下嘛。

殷 夫 哥哥，你这次回来…… **徐志卿** 带你一起远走高飞! **殷** **夫** 去哪里?

徐志卿 德国柏林。

**殷** **夫** (惊诧)德国柏林?

**徐志卿** (热情地搂着殷夫的肩膀朝庙门走去)弟弟啊，我真 恨不得把你拴在我的裤腰带上……(携殷夫下)

〔秋风吹起林涛，寒蝉烦人地鸣叫着，好像在追问： “什么事?什么事?”

〔 暗 转 。

〔灯亮。已是傍晚时分。夕阳尚有余辉，暮色渐渐苍 茫。

〔殷夫与徐志卿从山道上一前一后慢慢走上。徐志 卿敞着西装，殷夫手里拿着草编宽沿草帽。他俩在 激烈争论后僵持着，暂时沉默着。两人拉开距离，各 站一角。

**徐志卿** 我想知道，你留在中国，到底想干些什么?

**殷** **夫** 实现我的理想。

**徐志卿** 你的理想又是什么?

**殷** **夫** 我想你是不愿意听共产主义ABC的。

**徐志卿** 什么理想?幻想，空想，痴心妄想!(从口袋里掏出 几份报纸)本来我是不想拿出来的，怕增加你的心理 负担，现在，我不得不请你仔细看看!广州，仅仅几 天的时间，你们的人死了五千多；长沙，这是照片，每 一棵树上都吊着你们的人；武汉，长江的水都红了 ……轰动一时的南昌暴乱，除了留下一大堆尸体，什 么都烟消云散了!(把报纸扔在殷夫手里)共产党在 中国已经被铲除!

殷 夫 (冷笑)现在就有一个站在你的面前! 徐志卿 (冷笑)没有翅膀也算会飞的鸟吗?

殷 夫 (自语)没有翅膀也算会飞的鸟吗?

〔 沉 默 。

徐志卿 为了带你去德国，我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要不 是我的老师冯 ·克劳夫将军的帮助，你这样一个德文 文盲，没有任何资历的人，能到德国公费留学吗?弟 弟，人要发展，靠的就是机会，抓住了机会，就什么都

会有的……

**殷** **夫** (不屑细听，突然发问)哥哥，你那本德文版的裴多菲 诗选还在吗?

**徐志卿** (感到诧异，略停顿)在。

**殷** **夫** 希望你能送给我。 **徐志卿** 为什么呢?

**殷** **夫** 因为那对你已经毫无价值了。

**徐志卿** (忍着气)可以。(自嘲地)大概是年纪大了几岁，经 历多了一点，浪漫蒂克的东西不那么吸引我了。(稍 停)我看，话该说到底了。现在我毫不含糊地通知 你，如果你不肯跟我去德国，就强制送你进军校。第 三种可能是不存在的。

**殷** **夫** 哥哥抓弟弟的壮丁?

**徐志卿** 只要不是为了邀功请赏。 **殷** **夫** 为了什么?

**徐志卿** 为了我是你的亲哥哥!只要目的说得过去，手段是 完全可以不必计较的。

殷 夫 所以，为了减轻你们的心理负担，可以进行大规模的 血腥的屠杀!可以一边笑着， 一边用牙齿咬人!一 个少将处长，我的亲爱的哥哥，你的手上就有我们同 志的血!

**徐志卿** (急切地否认)没有，没有!

**殷** **夫** 说谎，欺骗，是你们惯用的手段，也正说明你们目的 的卑劣!

**徐志卿** (暴跳如雷)混蛋!你简直是 …… (举手欲打)

〔殷夫昂然盯视着他，徐志卿的手慢慢地垂了下来。 殷母上。

**殷** **母** 志卿，你一回来怎么就雷打火烧的!有话不能好好 地说?

**徐志卿** 是。母亲。(压下怒火)

殷 母 好了，好了，都进去吃饭吧。(拉了徐志卿一把) 徐志卿 (看了殷夫一眼)简直是无法理解。(下)

殷 母 柏庭 ……

殷 夫 母亲，我不饿。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地想想吧!

殷 母 也好。你们之间的事，谁对谁错，是是非非，我做母

亲的也搞不清楚。柏庭，一切由你自己多加小心。 殷 夫 是，母亲。

〔殷母进庙门，遇刘副官出。刘副官退立一旁，殷母 下 。

〔殷夫的心声：“同志们都在流血，在牺牲，而我却在

这山林古寺里做着虚幻的梦!我应该羞愧，我应该 脸 红 。 ”

〔刘副官在不远处踱步。

〔殷夫的心声：“没有翅膀也算会飞的鸟吗?没有翅 膀也算会飞的鸟吗?不!我要找回我的翅膀，我要 找回我的翅膀!”

〔刘副官时时注意着殷夫。

〔殷夫的心声：“可是，我现在还是在牢笼里啊!为了 找回翅膀，我必须冲出这个牢笼!”

〔梅儿臂缠黑纱，头发上戴着小白花悲哀地上。 殷 夫 梅儿!

梅 儿 (凄然地)殷夫……小……哥哥。早上我把扁担、柴

刀忘在树后面了。(找到扁担、柴刀，捡起)

殷 夫 (见梅儿的打扮，惊疑)你这是……

**梅** **儿** ( 悲痛地)镇上有人从上海回来，捎信说，我……我父 亲……他被抓去……枪毙了 ……(泣不成声)

**殷** **夫** (惊、愤、恨)这样一个老实人，竟然……梅儿，这消息 可靠吗?

梅 儿 还带回来……父亲的一包衣服…… 殷 夫 (激动地拉着梅儿的手)梅儿!

〔殷夫的愤怒的节奏紧迫的心声：“冷风嘘啸于高山 危巅，暮色狰狞地四方迫扰，秋虫朗吟颓伤歌调，新 月冷笑着高傲长松。青碧的夜色，秋的画图，吞没了 光明的宇穹。我好像头枕着即将爆发的火山哟，火 山会喷射鲜红的岩浆。我愿血流成溪骨成泥，但愿 它能换来一个死的从容!”

梅 儿 小哥哥，我回去了。

殷 夫 (低声，但十分郑重地)梅儿，三阿公说今天晚上也有 船?

梅 儿 嗯，小船。风浪大，有危险。

殷 夫 (低声，坚决地)我要走，今天晚上必须走!

梅 儿 (为他的激情所感染)殷夫哥哥!(深情地)你……走 吧 。

殷 夫 可是，梅儿，那边有人盯着我，你帮我一起想想办法

吧 。

梅 儿 这……(看看刘副官，又看看殷夫的衣帽)你来 … … (把殷夫拉到树后)

〔刘副官回身，不见殷夫，急忙赶过来。树后传来殷 夫的声音：“梅儿，你不要生气，你不要走呀!”刘副官 笑了笑，又踱了回去。稍顷，暮色更浓了。穿戴着殷 夫的长衫、宽沿草帽的梅儿走出，背着身坐在石凳

上。

[殷母上，在另一石凳上坐下。徐志卿跟出。刘副官 向徐志卿示意后，下。

**徐志卿** (把手里的书放在梅儿身边)柏庭，裴多菲诗选，给 你。(走开几步)

殷 母 你们俩都是我生的儿子、我喜欢的儿子，可是为什么 见了面就吵，越来越谈不拢呢?

**徐志卿** 母亲，弟弟应该看到，他这样下去，前途是非常危险 的 ……

殷 母 你也不要多说了。今晚上柏庭跟我睡，我会开导他

的。你才回来，也去跟你的妻子说说话。 徐志卿 是，母亲。(下)

〔稍顷，秋风起，林涛喧。

殷 母 柏庭，交秋了，夜里风寒露冷，回房里去吧。你心里 苦，我知道。(拉梅儿)

梅 儿 (抖抖索索地摘掉帽子)徐家婆婆——母亲。 殷 母 (大惊)呀!怎么是你?(严厉地)柏庭呢?

梅 儿 小哥哥他走了。他想走已经想了好多天了。母亲， 你就不要阻拦他，成全了他吧!(跪下)

殷 母 (坐在石凳上，慨叹)唉，孩子大了，有主见了，要拦也 是拦不住的。

〔一阵山风过后，寂静里听得见凤跃溪潺潺的水声， 它欢腾着，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灯暗。

**(五)** **流浪人短歌**

〔小火轮在苏州河里开动的“噗噗”声，汽笛声由远而 渐近，接着又混杂进大小汽车的喇叭声，有轨电车的 叮当声，报童小贩的喊叫声……上海，这个东方大都 会的特征，首先通过声音形象传示出来。

〔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上海四川路桥桥境附近，棚户 区的一间破木屋里。屋内陈设极为简陋： 一张行军 床，床上一条旧棉絮，床下一只柳条箱，油漆剥落的 方凳配着一张破旧的双人课桌，唯一的“奢侈品”就 算是那藤做的小书架，上面放着一些书籍和杂志。 窗外不远处有一杆街灯，由此望去，可以看见巍峨的 邮电总局的大楼。

〔殷夫坐在书桌前凝思着，忽而激动地站起来踱步。

殷 夫 (深情地吟诵着他的新诗作)“春风哟，带给我一个温 柔的梦儿吧!环绕我的只有砭骨的寒冷，凶恶的贫 困，我只祈求着微温，即使微温也足以使我的心灵苏 醒!春风哟，偕着你春天的阳光来吧!让我周围飞 跃些活泼的小鸟，竞放些芬芳的花朵，即使这只装饰 了我心的墓道，我的灵魂在追求中也会感到骄傲!” (伏案修改诗稿)

〔小王挎着卖报的布袋上。在经历了一场磨难以后， 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他衣衫褴褛，动作带一 点青年人少有的呆钝，但那怯生生的眼神却流露着 对朋友善良的真诚的爱。他从布口袋里拿出两个烧 饼，轻轻走到殷夫身边想交给他，但见他思想集中地 在写作，就把烧饼放在书桌角上，拿起一个破搪瓷 杯，又轻轻走了出去。稍顷，他讨了一杯热水回来。

小 王 (端着搪瓷杯，拿着烧饼)殷夫哥…… 殷 夫 (接过烧饼)谢谢!报纸都卖完了?

小 王 (点头)嗯。不过，专门给你留了一张。 殷 夫 为啥?

小 王 上面又有你哥哥嫂嫂寻你的广告了。说你母亲终日 悬念，望眼欲穿 … …

〔殷夫接过报纸看着，耳畔响起家乡深沉的音乐和母

亲亲切的声音：“柏庭，一切你自己小心!” 小 王 殷夫哥，你就回一趟家吧……

殷 夫 (不语，稍顷，慢慢地摇着头)不……

小 王 (懂事地)殷夫哥，你喝水。(递过搪瓷杯)

[殷夫喝水后，收拾起桌上的稿纸，塞进信封。

小 王 你要出去?

殷 夫 嗯。把这些诗稿寄出去。这次，我想寄给鲁迅先生。 小 王 ：先生?他给你上过课，是你的老师?

殷 夫 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过，我们写文章的青年 人，大都喜欢读他的书，把他当作自己的先生、老师。

小 王 你很快就回来吗? 殷 夫 不。我还要去找人。 小 王 找你们的人?

**殷** **夫** 嗯。应该说是我们——包括我和你，找我们的人。

小 王 (领会)我知道。可是真难找啊，你日日夜夜，找了这 么多天，都没有找到。

殷 夫 嗯。是难找。我在马路上睁大了眼睛观察着，寻找 着。白天、晚上，从浦东到浦西，纱厂、船厂，从外滩 到徐家汇，南京路、霞飞路，商店、行人……只要人多 的地方，我就挤进去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有时候， 我站在街头，凝视着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只要 他是面容严肃，举止庄重的，我的心里就充满着希 望，默默地祝祷着：他们也许是我们的人吧?如果是 的，那该有多好!我可以拉着他们的手说，同志，我 出狱了，我自由了，我要回到你们中间去啊!(越说 越激情)小王，告诉你，有几次，我甚至不知不觉地跟 在那些陌生人的身后朝前走去 ……

小 王 (担心地)我真怕这样下去，又要出事情。殷夫哥，这 上海几百万人，找人比海里捞针还难。你天天这样， 能找到他们吗?

殷 夫 找得到，一定能找得到。我在找他们，我相信他们也

一定在找我。 小 王 为什么呢?

殷 夫 (深情地)哪一个母亲不寻找她失散的儿女?(停顿) 我走了。(欲下)

小 王 慢。(脱下脚上的鞋子，放在殷夫身边)我知道，你的 鞋子早就漏了底。多走路，脚底板会起泡的。换吧! 〔殷夫感激地看着小王，在小王期待的目光下，他换 上鞋，走下。

小 王 (喊)殷夫哥，祝你今天能找到他们!

〔传来殷夫的回答：“谢谢。”小王伫望着殷夫走远，然 后默默地整理书桌、书架和整个房间。

〔稍顷，老吴上。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也被厂里除 了名，虽然年老体衰，为了养家糊口，就只好拉黄包

车，所以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黄包车工人的号衣。

**老** **吴** (十分兴奋)小王，小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想不到

的，真正想不到的!

**小** **王** 看你这么高兴，一定是好事、喜事!

**老** **吴** 当然罗，当然罗。你晓得吗?老华，华金良，他活着 回来了!

小 王 真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在哪里?

**老** **吴** 昨天夜里，我在恒丰路桥兜生意，碰到他的。他精神 蛮好，就是那条腿，没办法了，变跛脚了。他说，从南

京大牢里放出来已经几个月了 …… 小 王 为啥就不来看看我们?

老 吴 我也是这样问他的。他听了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神秘而低声地)也可能他又在搞那个活动了! 小 王 殷先生和我住一起，你告诉他了吗?

老 吴 这个我怎么会忘记!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说，已经晓 得了。

小 王(惊奇)嗬，他怎么会晓得呢?

老 吴 他们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不要去问

它……金良说了，这两天就要来看我们的。 小 王 他来了，你马上来告诉我。

老 吴 当然罗，当然罗!他来了我还要拷点老酒买点菜，大

家聚一聚呢!我走了。 小 王 我送送你。

老 吴 好的，好的。现在活在世上好象做梦一样，只有患难

朋友之间，还有点意思……(和小王边谈边下)

〔稍顷，殷夫小心地抱着一个用外衣襄着的小包，匆 匆 上 。

殷 夫 小王，小王!(见没人，就把那小包轻轻地放在床上， 并用棉絮掖好。接着，在屋子四周用眼睛搜索了一 番，走到书架前东找西寻，理出几本书放在书桌上，

但又舍不得，仍放回书架。 〔 小 王 上 。

小 王 你，怎么又回来了? 殷 夫 遇到了紧急情况。

小 王 (一时紧张起来，声音都有些颤抖)什……么……情 况?

殷 夫 你别急。(用目示意)喏，在那儿。

小 王 (怯生生地走到床前，掀开衣服，惊讶得叫了起来)孩 子!是个小孩子!

〔婴孩吓得哭了起来。殷夫赶紧把他抱起来哄着。 小 王 你……你这是……

殷 夫 你听我慢慢说。刚才我走到天妃宫桥旁边，听到垃 圾洞里有一个小婴孩——就是他的细微的哭声，又 看到两只野狗伸头伸脚地往里挤，走近一瞧，只见一 只野狗的舌头已经舔到这孩子的脸上了……我赶开 野狗，就把他抱回来了。

小 王 (哭笑不得)这……这以后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人都 ……这又来了第三个 … …

殷 夫 我也想过，我们这样的境况……而且还有更重要的 事等着办，所以就准备顺路把他送到育婴堂里去算

161 ·

了。可是我看了他一眼，这个小家伙却冲着我咧开 嘴巴笑了，笑得又苦，又甜，我的心酸了。再想想，那 帝国主义办的育婴堂，千百个孩子收进去，活着出来 的有几个?他生在我们中国，是我们中国的人呀! ……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了。小王，你过来看，他咧 开嘴，又要笑了……

〔响起的却是哭声。

**殷** **夫** 他一定是饿了。小王，求你帮我把这些书卖掉，买个 奶瓶，买点白糖回来，如果有牛奶，那就更好了…… 钱不够，再加上这件衬衫。(放下孩子，从身上脱下 衬衫，只剩里边一件破汗背心)

〔小王呆立不动。孩子哭声又起。 殷 夫 你不去，我去。(欲下)

小 王 不。书是你的命根子，尤其是这本《裴多菲诗选》,你 天天晚上都要念的。衬衫你也只有一件。(拖出床 下的柳条箱)还是这只箱子，反正是空的，就卖它吧! (拿起柳条箱要走)

殷 夫 这，小王……我怎么过意得去呢!

小 王 殷夫哥，你说得对，他生在我们中国，是我们中国人! (下)

殷夫(手举着衬衫)小王，小王!

〔孩子又哭了。他回过身来，抱起孩子哄着。

殷 · 夫 (摇晃走动着)孩子，不要哭，不要闹，没有吃的，没有 喝的，古来好诗当酒饭，我们就来写首诗，怎么样? (哄得孩子真的不哭了)你同意了!好吧，那就请你 静静地听吧。“是谁又使我悲悒呢?是谁扰起我心 的哀泣?你的哭声和身世呵，有着眼泪也有血!你

可怜的小生命，无人顾惜，我们周围静静地，铁一般 的沉寂。有火和力，我要燃起生命的灯，冷漠的世 界，要听我有力的声音。只是，我告别了旧的衣履， 裸热的胸怀，护着你，去领受冷风和凄雨!”(被自己 的诗所激动)诗，很好的诗。小朋友，我们把它写下 来，好吗?(抱着孩子伏案录诗)

〔安琪儿上。我们虽然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 她了，但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富有个性的姑娘，她的一 切还是那么的鲜明强烈。大概是因为到这贫民窟 来，她的绒线衣和裤子的颜色才换得比较的淡雅，但 是从头带到衬衫以及整个神态仍然散发着浪漫蒂克 的气息。除了皮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竹篓。

**安琪儿** (进门，见殷夫没有发现她，敲敲板壁)喂，诗人，我来 了!

殷 夫 (头也不回，继续写着)嗯，欢迎，请坐。 安琪儿 坐哪儿啊?

殷 夫 请等一等。(站起，把凳子放在安琪儿身边)请坐。 (继续书写着)

安琪儿 (指指他的怀里)你抱着什么呀? 殷 夫 一个孩子。

安琪儿 谁家的? 殷 夫 我的。

安琪儿 (吃惊，大声地)你的? 殷 夫 不，不。我捡来的。

安琪儿 真有闲情逸趣。

殷 夫 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没有名姓被扔在垃圾洞里的人。 〔孩子在殷夫怀里扭动着。

**殷** **夫** 这小家伙拳打脚踢的，你帮忙抱抱。我还有最后几 句就写完了。

**安琪儿** 我……我……我怎么会抱孩子?

**殷** **夫** (不高兴地)那，你一边儿歇着去吧。(抱着孩子继续 艰难地站着录诗)

安琪儿 (勉为其难地)那好吧，我来抱。(从殷夫怀里抱过孩 子，孩子哇地哭了起来，吓得她差一点把孩子掉在地 上)

**殷** **夫** (赶紧写完，把孩子接过来)看来，他不喜欢你。 **安琪儿** 跟你一样!

〔 停 顿 。

**殷** **夫** (想缓和一下气氛)今天怎么大驾光临?你舅舅好象 对你放松了一点。

安琪儿 表面上我已经向他表示顺从和投降。他很蠢的，常 常上我的当……我是给你送信来的。(从皮包里拿 出一封封厚厚的信)退稿，退稿，退稿……我经常为 你收转这些退稿信，同学们都在背后叫我“退稿女诗 人”、“梦想女作家”……不过，我对你的这些诗倒是 喜爱的。我读着它，它拨动着我的心弦。

殷 夫 (被这些退稿信弄得有些不大愉快)好了，不要安慰

我了。(把孩子放在床上)还有什么事吧? **安琪儿** 一篓鲜鸡蛋。

殷夫 鲜鸡蛋?(突然高兴起来)鲜鸡蛋!安琪儿，你简直

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安琪儿 (莫名其妙)怎么啦?

殷 夫 孩子有吃的了!我决定：第一次接受你的施舍。

安琪儿 你要是真的为此而高兴，又肯收下的话，我可以每天

送给你一篓。不过，这个不是我的，而是你妹妹送来 的 。

**殷** **夫** 我的妹妹?

**安琪儿** 她说她的名字叫梅儿。 **殷** **夫** 梅儿!一个乡下姑娘?

**安琪儿** 不。道地的纱厂女工打扮。短短的头发，穿一件阴 丹士林布的旗袍，眼睛又大又水灵，好象光用那一双 眼睛就能跟人说话似的，真可爱!

殷 夫 (疑惑地)这，这可能吗?(自言自语地)难道她早就 来上海了?所以我寄的信总不见她的回音 …… (向 安琪儿)你为什么不带她来呢?

**安琪儿** 你不是说，你的住址绝对保密，尤其是你家里的人。 **殷** **夫** 她是例外!

**安琪儿** 你什么时候又关照过我?

殷 夫 (语塞)嗯。琪儿，她——我妹妹，还说些什么?

**安琪儿** 她说，这鸡蛋和转信的地址都是妈妈从乡下带来的， 另外，她来上海很久了，一直很想见见你。

**殷** **夫** (急切地)她住在哪里? **安琪儿** 没有告诉我。

**殷** **夫**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凝视着这一篓鸡蛋，耳畔 响起悠远的浙东民歌的旋律)

安琪儿 (看着沉思和痛苦中的殷夫，好似有所发现，安慰地) 殷夫，你不要难过。我理解你的心情，只要不在一

起，总是更思念自己的亲人的! 〔殷夫情绪不安地踱着步。

安琪儿 (真挚地)你就是这个脾气!不许别人同情你。可我 还是要说，你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是出来闯一番事业

的……你的性格是那么的高傲，不但不肯要哥哥的 接济，而且连我——就算是朋友吧，你也不愿意接受 一点帮助，说这是怜悯，是恩施……可是你却要抚养 一个被人丢弃的孩子!(深情地)殷夫，在我的心目 中，你简直就是中国的罗宾汉!

殷 夫 (苦笑)我只有一支破笔，不会击剑骑马，也不会劫富 济 贫 。

**安琪儿** 可你有一颗令人敬慕的心!我希望你从自己的框框

里跳出来，换一种生活方式吧。 〔殷夫抬起眼睛注视着她。

**安琪儿** (指指放在桌上的退稿信)你啊，写了那么多爱情诗， 却总是纸上谈兵。

殷 夫 纸上写的是心底的希望，而希望永远是鼓舞人们的。 安琪儿 你的希望在哪里?

殷 夫 在心里。

安琪儿 像 一 盆火?

殷 夫 不，如一湾溪水。 安琪儿 为什么?

殷 夫 火，容易点着，可是转眼之间就会化为灰烬，但溪水 奔流不息，很少有枯竭的时候。

**安琪儿** 如果我大声地说，我爱你呢?

**殷** **夫** 我就这样回答，让我们做一个真诚的朋友吧。

〔 停 顿 。

**安琪儿** 你在想些什么?

**殷** **夫** 孩子的将来。你看他现在睡得多么香甜。 **安琪儿** 将来，将来就让他和你们一起挨饿、受冻?

**殷** **夫** 欢迎他加入我们流浪人的队伍。但是，我们不会永

远流浪下去的!

**安琪儿** (断然地)把他给我! **殷** **夫** (惊愕地)给你?

**安棋儿** 送到我嘉兴家里去，要我妈妈给他请个奶妈……如

果你不放心，可以经常去看他。 **殷** **夫** 琪儿，你别心血来潮!

**安琪儿** 我想什么就做什么,不像有的人…… 殷 夫 可是，你向你妈妈怎么说得清楚呢? **安琪儿** 怕什么?就说是我生的!

**殷** **夫** (感动地)琪儿，你……你真是一个又勇敢又浪漫的 女性!

**安琪儿** 我等待着你成为一个又勇敢又浪漫的男性!(抱起 孩子欲下)

〔小王拿着买来的牛奶、白糖和奶瓶上。

小 王 安小姐，这孩子——

安琪儿 ——是我的。(下)

小 王 (惊诧地向殷夫)她的?

殷 夫 说不清楚!请你追上去把这些东西(指着牛奶、白糖

和奶瓶，拿起那篓鸡蛋)交给她，孩子是要吃的。 小 王 嗯。(拿着东西追下)

殷 夫 (迷惘而亢奋地)这一切是那么的真实，可写下来人 家一定会说，这是一场梦!

〔老吴引华金良上。华金良的样子没有多大改变，只 是见老了，额上的皱纹多了，深了，脸更黑了。但两 眼仍不失其原有的炯炯神采。走路的时候，脚微跛， 但还是很稳健。

老 吴 (喊着进门)小王!小王!

殷 夫 老吴伯伯，他马上就回来。

老 吴 (拉着华金良)殷先生，你看谁来了? 殷 夫 (激动地)老华!

华金良 殷先生!(紧握着殷夫的手)一年多没见你了。(爽 朗地)上次我在牢里对你不够礼貌，都怪我心胸狭，

有成见，你多原谅。

**殷** **夫** 老华，你不要这样说。

老 吴 就是嘛。还说这些话干什么?大家能活着见面，就 已经蛮快活了。

**华金良** (摸出钱来)老吴，烦你买点酒菜，我们热闹热闹。

**老** **吴** (推拒)这……这怎么好让你破费呢?该我们接风 的 。

**华金良** 你们过的分么日子，我还不知道?拿着。(硬把钱塞 在老吴手里)

**老** **吴** 你们谈，我去去就来。(下) **殷** **夫** 老华，你的腿还好使吗?

**华金良** 瘸是瘸，不碍事。南京大牢里出来后的几个月，还不 是到处颠来跑去的。

**殷** **夫** (试探地)老华，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碰到过他们? **华金良** (故意地)他们?谁?

殷 夫 你知道，我……我像一叶浮萍似的飘来飘去，没地方 生根啊!……我一直在找他们 …… (热切地期待着)

华金良 (默默地注视着殷夫，然后谨慎地)你认识李伟森先 生吗?

殷 夫 (急切地)知道。他又名李求实，是我们的人，我在找 他，我很想见他……

华金良 (摸出一本杂志)他要我把这本书给你。

殷 夫 (接过杂志)《少年先锋》!

**华金良** 还希望你能读一读他划了红线的那篇文章。 殷 夫 《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

**华金良** (热情而深切地)党也一直在找你，殷夫同志!

殷 夫 ( 激动得张开了双手)老华同志!(抱着华金良大哭 起来)

〔老吴偕小王拿着酒、菜上。 老 吴 (惊奇地)殷先生他这是 …… 小 王 因为他是诗人。

华金良 (拍着殷夫的肩膀)我们的诗人!

〔传来外滩洪亮的钟声和轮船高昂的汽笛声。 〔灯暗。

**(六)** **Romantic(注)的时代**

〔上海外滩。“五卅”纪念日的黎明前后。

〔夜还没有收起它的翅膀，马路上死一般的寂静；街 灯亮着，几棵梧桐树下散着浓黑的阴影。海关的钟 楼，黄浦江上的外国船舰在晨雾里还只见朦胧的轮 廓。在靠近路边的地方，耸立着一堆用油布盖着的 货堆。

〔两个租界巡捕房的暗探，晃晃荡荡地走上。虽然穿 着打扮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人们还是不难认 出他们两位原来就是与殷夫同坐过牢房的鸦片贩 子 。

暗探乙 (即原乡绅乙)中国人那么多，外国人杀了个把，那些 共产党就一年、两年……搞个没完没了。五月三十 号，每年这个时候就不太平!

暗探甲 (即原乡绅甲)你说说，自从我们干了这一行以后，有 哪一天太平过?(打个哈欠)进账少，不去说它，每天 起早摸黑的，连弄一口那玩意儿(做个抽鸦片的手 势)都没有个富余时间。①



① 注 ：Romantic:浪漫的，传奇的。

**暗探乙** 也真抽不起。不像早先我们做那个生意的时候，不 是上等的云土，我还不上口呢!

**暗探甲** 好汉不提当年勇。要不是老头子一个帖子，你我说

不定早就挂个共产党的名号，给毙了呢! **暗探乙** 要真是那样，人家共产党认不认账?

**暗探甲** 认你个屁!哎，今天好象没什么动静。

**暗探乙** 共产党都是地老鼠，能让我们这些三脚猫看出动静 吗?

**暗探甲** 瞎猫碰到死老鼠，要是能逮它几个真家伙，老弟，就 什么都有了!走，那边去看看。(与暗探乙下)

〔小王从盖着的油布底下慢慢地探出头，站起来，见 到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就又蹲坐在货堆旁假睡。

〔一个女工打扮的青年姑娘匆匆上，朝四周扫了一 眼，又匆匆地下。稍顷。殷夫上。

小 王 殷夫哥，有情况吗?

殷 夫 (逗趣地)情况?有。花馆店的老板已经把门打开， 老虎灶前涌出了煤烟，睡眼惺忪的榻车夫，正坐在大 饼摊前吃着早点……

:

小 王 嗨!谁要你讲这些!

殷 夫(继续逗趣)那就换一个方面谈谈，上海已从梦中苏 醒，空中响着呵欠的声音，三三两两的工人出现在街 尾，惨白的路灯好象死鱼的眼睛，尽管黑夜到了尽 头，但它并不愿意把世界让给黎明……

小 王 (急切地)殷夫哥，你知道吗?巡捕房的狗已经来了。

殷 夫 知道。其中有两个家伙我还面熟。 小 王 传单呢?

殷 夫 (风趣地)一层层，一叠叠，在我的口袋里，吻着我的

手指头。(拿出一叠)给你! 小 王 你今天好像很高兴。

殷 夫 嗯。老华刚才告诉我，纱厂队伍的联络员是梅儿。

她等会儿要来跟我接头的。(愉快地哼起歌曲来) 小 王 殷夫哥，我向你郑重地提出一个问题，梅儿她到底是

不是你的妹妹? 殷 夫 这叫我怎么说呢? 小 王 说老实话就是了。

殷 夫 她过去是我的妹妹，而现在……一切还很难说。 小 王 ((摇摇头)我不懂。

殷 夫 这种事情，你还是少懂一点好，省得烦恼。

〔刚才那个走过的姑娘又返回来了，她就是梅儿。变 化之大，我们可能一下子认不出她了。她已经从一 个柔美娴静的农村姑娘变成一个俊秀洒脱的青年女 工。无论从穿着打扮或是举止动作，都有明显的区 别，但气质还是那么的纯朴可爱。辫子剪成了短发， 穿一件很合身的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脚上一双布鞋， 一条白的丝绸围巾大概就是这位少女唯一额外的打 扮了。她不象过去那么怕羞，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梅 儿 喂 。

小 王 说梅儿，梅儿到，我们正在等你呢。 殷 夫 你们纱厂的人马什么时候到?

梅 儿 很快就来了。

殷 夫 好。我告诉老华去。

小 王 跑腿的事儿我来，你们在这儿等着。(下) 〔梅儿与殷夫两人凝视片刻。

殷 夫 梅儿，在上海，我们这是第几次见面了?

梅 儿 第八次。

殷 夫 (言外有意)你记得真清楚。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的时候……

梅 儿 (笑)你张着嘴，瞪着眼睛，半天不敢相认。我的一声 小哥哥，这才把你喊醒。是吗?

殷 夫 (回忆当时情景，不禁失笑)嗯。梅儿，这些时候，你 最想念的是谁?

梅 儿 我自己的母亲。小哥哥。

殷 夫 梅儿，对我，你能不能改个称呼呢? 梅 儿 (犹豫了一下)不能。

殷 夫 永远?

梅 儿 (甜甜地一笑)当我完全解放了自己的时候，也许还 有可能……

**殷** **夫** 你已经是一个青年的布尔什维克了。

**梅** **儿** 青年的布尔什维克!这使我想起你的一首诗的开头 几句。(笑着把手放在背后，踮了踮脚，注视着殷夫， 微笑着朗诵)“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 一切— 都是钢铁，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纪律!”

**殷** **夫** 可是，我们的感情也会像水一样的柔，对心中的爱， 我们有狂热的追求!

梅 儿 (微笑着继续朗诵)“我们手牵着手，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唯有斗争能解开锁链。”这 也是你的诗吧?

殷 夫 “惟有斗争才能解开锁链”(领悟)哦，梅儿，你用我的 诗在回答我的问题。

梅 儿 你以你的诗，鼓起了我回答的勇气。 殷 夫 梅儿，你的变化真大啊!

**梅** **儿** (逗趣地)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殷** **夫** 你已经不是一朵小白花，也不是玫瑰和月季，你变成 了一面红色的旗!

梅 儿 你又写诗了。

**殷** **夫** 不，我这是说话。你走在马路上，脚步跨得多么轻 捷；在群众大会上我听过你的讲话，声音里已没有一 些羞涩。你的手虽然被机器磨得粗黑，你的笑声却 更其清脆。 一个农村的姑娘，如今已成为新时代的 女战士……

〔暗探甲、乙象两个影子，慢慢移上。 梅 儿 (发现，轻声地)有狗!

**殷** **夫** (大声地，好象是有意讲给别人听似的)姑娘，我们来

握握手吧，我们来亲亲嘴吧!(轻轻地揽挽着梅儿) **暗探甲** (白了一眼)真他妈的兴致高，大清老早的……

**暗探乙** 这种事儿，管它呢!你看，那边好象来了不少人…… 〔暗探甲、乙急步走下。

梅 儿(推开殷夫)你——坏!

殷 夫 对不起，这是革命的需要。 梅 儿 趁火打劫!

殷 夫 革命和爱情同时高涨，或许因此会把你完全解放出 来，因为唯有斗争才能解开锁链……

〔天色已在不知不觉中大亮了。可以听得到远处的 人声嘈杂起来。小王上。

小 王 造船厂的人已经来了，电力公司的也到了桥的那边。 老华要我们分头行动。

殷 夫 好。梅儿，新时代的姑娘，让我们同作战，共生死!

梅 儿 (大方地与殷夫握手，深情地)殷夫，我的——(含笑

略顿)多保重。(跑下)

殷 夫(望着跑远的梅儿，向小王)她已经不是我的妹妹了。 小 王 (傻乎乎地)为什么?

殷 夫 (用手指刮了他一下鼻子)因为—— (听着愈来愈响、

愈来愈近的人声，从口袋里拿出一叠传单)让这些白 的红的五彩的纸片，翻飞在晨曦中的天空!(欢快地 爬上货堆撒着传单)

〔天幕上顿时五光十色，彩纸纷飞。小王也撒着传单 跑下。

〔气势磅礴的音乐声中 ——

殷 夫 (以洪亮的声音，朗诵着他的红色鼓动诗：《前进吧， 中国!》)

前进吧，中国，

目前的世界是一面大的旌旗； 历史注定：

一个伟大的旗手，你， 前进吧，中国!

我们的时代，

浸沉在狂涛里，

每一块泥土都叫喊你： 中国，前进，中国!

“五卅”的血决不白流，

我们要洗刷过往的屈辱， 昆仑山昂起高傲的头，

高喊着：中国，兴起，

前进，中国!

〔整个穹宇回响着这首诗的强烈的共鸣。突然，枪声 响了，同时传来敌人骑警的马蹄声和工人们搏斗反 抗的声音……

〔小王扶着被枪弹击中的梅儿上。梅儿的手里还紧 握着一杆红旗。

小王(大喊)殷夫哥，殷夫哥!梅儿她 … …

〔殷夫见状赶紧跳下货堆，来到奄奄一息的梅儿跟 前。顿时，舞台上的灯光全部聚集在殷夫、梅儿和小 王身上。嘈杂轰响的声音隐去，四周归于沉寂。

**殷** **夫** (急切地)梅儿，梅儿，你怎么啦?(让梅儿斜倚在胸 前)

梅 儿 (昏迷地)母亲，母亲……

殷 夫 我是殷夫，梅儿，我是殷夫!

梅 儿 别这样围住我的项颈，我怕已是软弱得无力支撑，但

即使是死了，我还要呼喊! 殷 夫 梅 儿 !

梅 儿 你听，那边的声音，解放的呼声，这是我、你、穷人们

的言语，多少年的积怨和仇恨!(挣扎着欲站起) 殷 夫 (按住)梅儿!

梅 儿 不要拉住我，我要自由!我是快乐的，亲眼看见了这

样的场面，死了，我也不是一个牢囚! 殷 夫 (哭喊)梅儿!

梅儿(清醒，艰难地睁开眼睛，微笑着)殷夫，该到了我完

全解放自己的时候吧…… 〔殷夫含泪点头。梅儿死去。

〔殷夫悲哀地无声地把红旗盖在梅儿身上，细心地掖

好……

〔小王痛哭。灯暗。

〔舞台灯光复明。嘈杂的喊声、搏斗声又起。安琪儿

慌慌张张地上。 **安琪儿** 徐柏庭，徐柏庭!

〔殷夫似乎没有听见。 **安琪儿** 殷夫，殷夫!

**殷** **夫** ( 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这个时候，你来干什么?

**安琪儿** (拿出信)鲁迅先生给你回信了。你的文章，你的诗 要发表了!

殷 夫 (接过信，珍惜地藏在内衣口袋里)那是我用笔写的 诗，可是现在，我要用我的血，把我的诗写在南京路 上!(操起那根旗杆冲下),

〔 灯 暗 。

〔激情的音乐配着殷夫激情的心声：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成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

‘ 五 卅 ' 哟 ，

立起来，在南京路上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七)在死神未到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傍晚。

〔原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会客室里。场景依旧，桌子上有酒杯、酒瓶。窗外寒 凝大地，彤云密布。

〔传来飞驰而来的小轿车的停车声。随着“立正”的 口令声，徐志卿风尘仆仆，匆匆上，后随拎着旅行皮 箱的刘副官。陈副官陪上。

**陈副官** 徐参谋长，请稍坐。

**徐志卿** (急不可待地)杨司令呢? **陈副官** 司令马上就来 ……

〔陈副官话音未落，已升任警备司令的杨一虎昂首阔 步上。

**杨一虎** 志卿兄， 一路辛苦，有失远迎!(握手)请坐。(倒了 杯酒)天冷，驱驱寒气。

**徐志卿** (接杯)谢谢。(急切地)杨兄，我的弟弟徐柏庭他

……他还在吗? **杨一虎** 还在。

**徐志卿** (松了一口气，坐下，以手帕拭汗)哦。 **杨一虎** 不过，时间并不多了。

**徐志卿** (紧张地)杨司令，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一虎** 志卿兄，近些年来，你对令弟的所作所为，大概不怎 么了解吧?

**徐志卿** 嗯。我弟弟这次案情不轻? 〔杨一虎郑重地点了点头。

**徐志卿** 杨兄，看在你我袍泽情谊、同事多年的份上，请多包 涵，请多费心!(站起，鞠躬)

**杨一虎** 不敢当，实在不敢当。(示意陈副官递过公文夹，从 里面拿出一纸给徐志卿)这次，我也是爱莫能助 ……

徐志卿 (看公文，念出声)“共党重要案犯计二十四名，系在 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时捕获……徐柏庭，又名徐 白，发表诗文署名殷夫，现年二十一岁，共青团中央 骨干分子，《列宁青年》实际主编，左翼作家联盟主要 成员 …… "

**杨一虎** 再请看看下面总司令的亲笔批示。

**徐志卿** (念)“全部案犯，立即处决。蒋中正。”(大惊，颓然坐 倒在沙发上)

〔此处场面静止。光稍暗。

〔舞台另一演区光渐亮。殷夫戴着重镣手铐，与小王 靠在囚房的窗口，拿着一本书在学习德文。

殷 夫 ……我刚才念的这段德文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 首诗。如果按照德文直译，应该是这样的：“自由与 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牺牲我的爱情。”但是，我们用中国古 体诗的形式可以把它译得更精炼，更明确，也更上 口，你听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觉得怎么样?

小 王 这样好，这样容易记。(轻轻念诵着)“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由此诗谱写的歌曲慢慢融入，歌声低回着。灯暗。 〔会客室演区的戏继继进行。

**杨一虎** 徐参谋长，令弟的生路并未完全堵绝 …… **徐志卿** (充满希望地)怎么,还有通融的余地?

**杨一虎** 我曾为你电陈总司令，申述你与柏庭的兄弟关系和 深挚感情。总司令斟酌半时，说，念他年幼无知，误 入歧途，若能悬崖勒马，尚可回头是岸……

徐志卿 (感激地)杨兄，感谢你。志卿镂骨铭心，今后勉力图 报。 ……这次我就是捆着绑着也不让他再胡闹了! 杨兄，你看什么时候，我来把他带走?

杨一虎 马上就可以。不过得办一个小小的手续。总司令的 意思是，令弟必须公开声明脱离共党，这是赦免他的 起码条件。(把写好的一张声明交给徐志卿)希望能 尽快办妥此事，让令弟在上面签个字。

**徐志卿** 哦。不过不知道他 … …

**杨一虎** 那就要看死神的威力，能否胜过他对那个主义的信 仰 。

**徐志卿** (嗫嚅着)或许只有我与他的兄弟情谊才能融化他的 铁石心肠。

**杨一虎** 但愿如此。不过军令如山倒，今天天黑以前，我必须 结案上报总司令。志卿兄，请稍待片刻。(下)

〔陈副官随下。徐志卿默默地站立着，看着窗外。灯 暗 。

〔舞台另一演区灯亮。殷夫把一叠纸放在膝盖上，聚 精会神地不断写着。

小 王 殷夫哥，你又在写什么?

殷 夫 写信。

小 王 给谁的?

殷 夫 写完了再告诉你。(轻声地)那些东西藏好了? 小 王 (也是轻声地)都包好塞在地板底下了。

殷 夫 你能出去，就立即交给我们的人。 小 王 嗯。殷夫哥，我们会一起出去的。

殷 夫 我?(抖动着脚镣手铐，淡然 一 笑)死神已经在拍翅 膀 了 。

小 王 (难过地扭头看窗外)外边下雪了。 殷 夫 离桃花盛开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

〔老狱警引着穿一身黑衣服的安琪儿上。她的头上 却戴着一朵红花。

**安琪儿** 殷夫!

**殷** **夫** 你怎么来了?我没有想到——

**安琪儿** — —没有想到我对你爱得那么深?既然爱了，那就 爱到底，爱到……

**殷** **夫** 你想说的是，爱到死吧?

**安琪儿** 是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不想说出来。

**殷** **夫** (感动地)琪儿，你这不是罗曼蒂克，而是真正的东方 的爱!

**安琪儿** 难道你今天才知道? **殷** **夫** 嗯 。

〔 停 顿 。

**安琪儿** 我把他带来了。 **殷** **夫** 谁 ?

**安琪儿** 一年多以前，你收养的那个孩子。我没让他进这里

来，这里太黑暗……

殷 夫 对，对。他们这一代，不应该再到这种地方来了。

**安琪儿** (拉着殷夫走到窗前，向外招手)贝贝，贝贝!叫爸 爸!

**殷** **夫** (不好意思地)叫叔叔吧!

〔一个稚气的孩子的声音：“爸爸!叔叔!”殷夫幸福 地笑了。

**安琪儿** 殷夫，(黯然地)你可知道 … … **殷** **夫** 我知道你们是来给我送行的。 **安琪儿** 你的安详，使我坚强。

**殷** **夫** 没有哭哭啼啼，心里更觉坦然。

〔外面有人喊：“提徐柏庭!” **老狱警** (惊慌地应道)提徐柏庭!

〔殷夫慢慢地走出，老狱警跟出。安琪儿默默地下。 该演区灯暗。

〔稍顷，会客室表演区灯亮。陈副官、老狱警押着殷 夫慢慢走入会客室。

**徐志卿** (猛然跑过去扶住殷夫)弟弟，弟弟!

[殷夫感情复杂地看了徐志卿一眼，把头转向一旁。

**徐** **志** **卿** (无言地、痛切怜惜地看着殷夫，稍顷，向陈副官)陈

副官，请你把镣铐去掉。

陈副官 (为难地)这 … … (在徐志卿的盯视下，服从地)是。 参谋长，我这可是按照您的命令 …… (示意老狱警) 〔老狱警为殷夫打开手铐脚镣。殷夫高兴地舒展着 手脚。

**徐志卿** 诸位，我要单独地跟我的弟弟待一会。 众 人 是。(退下)

徐志卿 柏庭，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了。时间不多，我们需 要很认真地谈一谈。

殷 夫 (从口袋里拿出那一叠纸)请把笔借我一用。(接过徐

志卿递来的笔，伏在桌子上写起来)你先谈，我听着。 徐志卿 弟弟，我在外地写给你的那些信，你都看到了吗?

殷 夫 母亲和嫂子都转给我了。(边写边回答着)

**徐志卿** 你知道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无论在什么地

方，只要静下心来，我最思念的还是你呀!每当夜深 人静，我眼前就会出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及你我 跪在父亲床前的景象 ……

〔不知是因为受了徐志卿谈话的感染，还是写到了动 情之处，殷夫抹着眼泪。

徐志卿 我经常惦记着你和家里断绝音讯以后怎么过日子， 我担心你病着、饿着，担心你又去……有的时候就是 在梦中也会惊醒过来。

**殷** **夫** (还是写着，嘴里喃喃地说着)劳作烦忙，虽然辛苦， 尚能糊口 ……

**徐志卿** 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你应该 看到，沾湿的信纸，连字迹都是有些模糊的……

**殷** **夫** (继续写着，为了集中思想，不时说出几个不连贯的 词来)……养育抚爱之恩，岂敢稍忘 ……

**徐志卿** 我也不要你说这些话，我只要你走正道，能向上……

殷 夫 (继续写着) … … 只是不能经常侍候在您的身边，心 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 …

**徐志卿** 只要你听话，我这次回来，再不让你离开我了。

**殷** **夫** (继续写着) ……近日上海暑气逼人，走在马路上不 觉挥汗如雨 ……

**徐志卿** (惊诧地)暑气逼人，挥汗如雨……你在说些什么? 外面正在下着大雪!

**殷** **夫** (继续写着)……万望善自珍摄，多多保重…… **徐志卿** (走到殷夫身边，大声地)你……你在做什么?

殷 夫 (不慌不忙地)慢，慢，马上就好，还有最后的几句。 (又继续写着，接着，如释重负地)好了，谢谢你的笔。 (把笔还给徐志卿)

徐志卿 弟弟，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难道一句都没有听 进去?(见殷夫惘然地点点头，生气地用手指敲打着 桌子)这是什么时候了?你可以不把我这哥哥放在眼 里，但是你总要对得起爱我们、疼我们、一直护着我们 的慈祥的母亲吧?难道你们共产党只知道革命，革 命，连自己的母亲也可以扔在脑后而不顾的吗?

殷 夫 我们何必花费时间来争论这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呢?

徐志卿 那就好。弟弟，活在世上，骨肉最亲。这个时候，你 这样的境况，除了家里人，还有谁会想到你，来解救 你?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最高当局对你执行死刑 的判决书已经下达，可是哥哥我不能见死不救，愿以 军阶作保，还你自由!

殷 夫 放我出去?

徐志卿 嗯。只是还要办一个小小的手续。(拿出那张声明) 在这张纸上签个字。(递纸给殷夫)

殷 夫 (接看)《脱离共党声明》……(笑)你是个聪明人，怎 么做这种蠢事!(不屑地扔在桌上)

徐志卿 (惊慌失措)弟弟!柏庭!你……你不能走绝路呀! 你难道不怕死?

殷 夫 在如今之中国，活着都不怕，还怕死?

徐志卿 (泣涕如雨，抱着殷夫)弟弟，你不能这样!

殷 夫 (慢慢地把他推开)别了，哥哥! 徐志卿 柏庭!

殷 夫 别了，亲爱的哥哥，我已经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让我 再握一握你的手，再独立地向前踏进。

**徐志卿** 你难道一点也不留恋我们这二十年的兄弟之情?

(流泪)

殷 夫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 在这最后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徐志卿** 你想想，从小到大，我为你熬了多少心血?

**殷** **夫**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 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徐志卿 弟弟，人生一世，未成功业，没有名号，就此消声匿 迹，你不觉得遗憾吗?

殷 夫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只 要我答应一声说，“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我很容易 能够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

徐志卿 人活着还要什么呢?

**殷** **夫** 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 誉，不要功业，只望向真理的王国敬礼。

徐志卿 这一切都是难以理解，难以理解的!

殷 夫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因此劳苦群众的呼 号震动心灵，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 prometheus(注)偷给人间以光明。

注 ：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相传因盗取天火给人类，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 加索山崖上，遭受神鹰的折磨。

**徐志卿** prometheus,prometheus 至今还被天帝锁在高加索山

上，他得到什么?

殷 夫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他要牺 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徐志卿** 你面前是万丈深渊!是死!是毁灭!

**殷** **夫**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站着危崖荆棘，有的是 黑的死和白的骨，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徐志卿** 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固执，如此轻生呢?

殷 夫 因为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上闪照，死的恐怖都会远 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

徐志卿 (看看天色，又看看表，焦急地摇撼着殷夫)柏庭!弟 弟!诗人!殷夫!你醒醒，你醒醒吧!不要再沉醉 在你的诗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

殷 夫 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 我们和你的阶级交了战火。(注)

〔徐志卿颓然坐倒在沙发上，痛苦地抱着头。

〔静场。窗外风雪交加。传来行进中的囚徒们脚镣 手铐撞击的声音。

〔杨一虎上。陈副官、刘副官及老狱警跟上。

杨一虎 (看了一眼，心中均已有数，故意地)志卿兄，我马上 要向总司令复命了，不知你们兄弟谈得如何?

〔徐志卿苦恼地摇摇头，沉默。突然传来“打倒国民 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和枪声。

徐志卿 (猛然从 沙发上蹦了起来)柏庭，我的弟弟!你知道

注：以上殷夫对徐志卿说的话，系他所著传世名诗《别了，哥哥》中的诗句。因 此要求演员表达时既要生活，又不可因此失去诗的韵味。

这是什么声音?

**殷** **夫** (平静地淡淡一笑)送行的鞭炮声。 **徐志卿** 你还笑?

**殷** **夫** 笑有时会张开嘴巴，但张开嘴巴不一定为了笑。 **徐志卿** 为了咬人吗?

**殷** **夫** 不，为了喊一喊我们的口号。

**杨一虎** 志卿兄，我们似乎应该回避了。

**徐志卿** (痛苦地倒了一杯酒，颤抖着手递给殷夫)弟弟，哥哥 只能为你饯行了!

殷 夫 谢谢，我不喝，生得糊涂才想死得糊涂。不过，有一 件事我还是要拜托你的。(从口袋里摸出一厚叠信) 这是我最近赶写的二十封简短的信，希望你不要嫌 麻烦，每隔三个月帮我给母亲寄一封去，使她老人家 还当我活着，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安慰。

**徐志卿** (感动地)弟弟 ……

**殷** **夫** 请你寄信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信的内容，千万不要 在冬天的季节里寄夏天的信。

**徐志卿** 柏庭!

**殷** **夫** (坦然地)杨司令，我可以走了吗? **杨一虎** 可以。

〔殷夫欲走，安琪儿冲上。 **安琪儿** (凄厉地)殷夫!殷夫! **杨一虎** (愤怒地)你!

**殷** **夫** 琪儿，你怎么又来了?

〔安琪儿情不自禁地伏在殷夫身上泣不成声。

**杨一虎** (假惺惺地)真是儿女情长呀!徐柏庭先生，再想想 吧，只要你在纸上签个字，生命、爱情……什么都有

**了嘛!**

〔徐志卿怀着最后的希望看着殷夫。 **安琪儿** 要这样做了，他就不是殷夫了!

**杨一虎** (凶相毕露地)在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殷夫了!而你 (指着安琪儿)我更对付得了!

**殷** **夫** (对暴跳如雷的杨一虎不屑 一 顾，笑着向安琪儿)知 我者，琪儿!琪儿，过去我们只是朋友，可是现在，只 要你愿意，我要用我最后的一点时间爱你!

〔安琪儿和殷夫紧紧地拥抱。

〔众愕然。杨一虎气恼地走下。

〔安琪儿把头上的红花摘下，戴在殷夫胸前。

〔《生命诚宝贵》歌声起。陈副官、老狱警押着殷夫慢 步走下。安琪儿伫立窗前，凝望着，像一座雕像。

〔稍顷，枪响。

**徐志卿** (跪倒在地，仰天大喊)父亲，母亲，志卿没有尽到责 任!

〔会客室演区灯暗。另一演区光骤亮，聚照着含笑站 立的殷夫，从他的心底涌出洪亮的声音：

前进吧，中国，

目前的世界是一面大的旌旗； 历史注定：

一个伟大的旗手，你， 前进吧，中国!”

**——幕徐落** **·剧终**

**人生一台戏**

李 冰



人 物

九床——男，住院病人，演员，64岁。

八床——男，住院病人，个体户，60岁。 七 床——男，住院病人，副教授，60岁。 护士长——女，48岁。

老妈妈——七床的母亲，85岁。 肖 薇——九床的女儿，30岁。 肖 勇——九 床 的 儿子，28岁。 小不点——女，住院病人，12岁。

**时** **间** **：**现代。

**地** **点：**某医院。

〔内科病房。房内设有三张病床，分别标有七、八、九 的小牌子，病房外是长长的走廊，尽头有一阳台。

〔幕启。七床已经住人，这是个戴眼镜书生气十足的 老头，此刻正卧床打点滴。稍顷，门外走入一商人气 很足的人，径直走向八床。

**八** **床** (自语)八床……在这儿。若要发，不离八，可以。

(对七床)老先生，你住了多久了? 〔七床不语，想着自己的心事。

八 床 妈的，这屋里有股什么味道 …… (布置着自己的周围 环境，吃力地搬起九床边较新的床头柜)

〔九床由肖勇扶着进屋。九床着装新潮，有一种艺术 家的特殊气质。

**九** **床** (见八床搬床头柜)你这是 …… **肖** **勇**你搬它干什么?

**八** **床** (尴尬地)没 ……

**肖** **勇** (发现)噢，原来这个床头柜新一些。 (想搬回，与八床争起来)

九 床 肖勇，算了。还想在这儿安营扎寨啊? 八 床 我 … …

九 床 (打量周围)这个病房，没有电视，没有洗澡间，连沙 发都没有……怎么住啊!

肖 勇 医生说你的心脏问题不大，爸，干脆等干部病房有了 床再说。再说，姐姐和姐夫马上要来，你往医院一 住，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啊!

九 床 我不是病了嘛。

肖 勇 (拿水瓶，问七床)你是什么病?

八 床 (搭腔)肯定是心脏一类的，这是心血管内科病房嘛! 喂，等等，给带一瓶水。

肖 勇 你啊，自己去!正好减减肥。(下)

八 床 现在的年轻人，真懒!(见无人搭理，顺手拧响收音 机，收听收音机里正播放的相声节目)

九床(示意)请小点声。

〔八床戴上耳机。肖勇复上。

九 床 对了，肖勇，你马上给电视剧组打个电话，问他们我 提了意见的戏改了没有。告诉他们我住院了，把我 的戏尽量往后挪，等出院后再去拍。

八 床 (被相声引得哈哈大笑)哈哈哈 …… 九 床 我的天，这个人怎么这样闹腾!

八 床 (仍乐不可支地)嘻嘻……哈……

九 床 这闹腾劲儿……(向八床)喂，你小点声好不好? 〔八床压根儿没听见。

肖 勇 (大声地)说你呢! 〔八床笑声渐止。

九 床 (向肖勇)打电话去吧，还愣着干啥?

肖 勇 我说爸……你真的不想在家里接待姐和姐夫?姐刚 结婚，姐夫又是头次上门……

**九** **床** 不是说了，我病了嘛!

**肖** **勇** 我总觉得是借口，过去心绞痛发作那么严重，你都不

肯住院。这回病发得不狠，干部病房又没空，你连普 通病房都住，为什么?

九 床 为什么……为什么,快打电话去吧!

肖 勇 爸，你是不是怕剧院人多嘴杂，他们会议论我姐? 九 床 我怕什么?

肖 勇 其实我姐怎么啦，不就是嫁了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公



九 床 岂只大一点，和我都可以称兄道弟了。

肖 勇 那又碍着谁啦，如今老夫少妻、老妻少夫的多啦。

九 床 还多啦!等见面怎么称呼?他叫我什么?我又怎么 叫他?

**肖** **勇** 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九 床 说得倒轻松。

〔八床鼾声突起。

九 床 真倒黴，碰上这么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就 别指望休息好。

肖 勇 (踢八床的床脚，见八床醒)我怕你噎住了。爸，我打 电话去了。(下)

八 床 你儿子有病 ……

〔小不点高兴地上。

小不点 七 床爷爷，针还没打完啊! 七 床 (示意轻声)嘘!

小不点 (小声)又来新病人了? 〔七床点头。

小不点 (调皮地)是两个老爷爷。(翻看八床床头的卡片)姓

王，住八床，王八床。

八 床 ( 猛地咆哮着)你他妈的才是王八! 小不点 你吓了我一跳!

八 床 小小年纪就学会骂人了。

小不点 我没骂人，因为你姓王，住八床，所以才叫王八床



八 床 你还骂，还骂……给我滚! 小不点 我不滚!

九 床 吵吵吵!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八 床 你看，(向小不点)闹得人人都烦你。 九床(白了八床一眼)我看你比她还烦人。 小不点 (扑哧一笑，冲八床)你比我更烦人! 八 床 滚 !

小不点 我不滚，我跟七床是哥儿们，我要照顾他打针。 八 床 妈的，撵都撵不走，你是哪来的孩子?

小不点 我是住院的，就住在三楼外科。 八 床 那滚回你的三楼去!

小不点 我不滚。

〔八床下地追小不点，扔枕头打着了九床。 九 床 真受不了 ……(起身喊)护士，护士同志!

〔护士长上。

护士长 怎么啦?(见九床一愣，走向一边) 九 床 护士长同志 ……

小不点 她是护士长。 护士长 什么事?

九 床 护士长同志，我有两点要求：第一请你马上和干部病 房联系，问他们有没有腾出床位，我有红卡，享受正

高待遇。

**护士长** 知道，我知道。 **九** **床** 你知道我?

**护士长** 当然，你是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 **九** **床** 那就更好，请你帮帮忙。

**护士长** 你的第二点要求呢?

**九** **床** 万一干部病房不行，也请你设法换个安静点的房间。 这里太吵，我神经衰弱，无法休息。

八 床 我知道干部病房都有机动间。护士长，你也帮我联

系一下，我也住过去，我不在乎多花钱啊! 九 床 你以为多花钱就住得进去了?

八 床 如今改革开放，什么样的条条框框不打破?有钱，什 么样的地方不能去?

**护士长** 很抱歉，我没法满足你们的要求。 **九** **床** 怎么?

**护士长** 据我所知，干部病房正在维修，三天后才能住人。 九 床 能不能先在你这儿换个房间?

**护士长** 当然可以，剩下的都是六个人一间的。 九 床 六个人一间的?好，好，算我没提。

八 床 没戏啦?

**护士长** (准备离开)小不点，你也该回你的病房去了。 小不点 是，我马上就走。

〔护士长下。

小不点 七床爷爷，我想跳橡皮筋。 〔七床示意不能跳。

小不点 那再给我看看你的标本吧!

〔七床取出标本，与小不点一起看了起来。

**小不点** (指标本)这是蜻蜓，这是蟑螂。这蝴蝶太漂亮了，我

要是能变成一只蝴蝶就好了。 〔 肖 勇 上 。

九 床 一个电话，打了这么久……

肖 勇 别提了，医院不让打，跑到大门外，还是排队等! **九** **床** 他们怎么说?

**肖** **勇** 说老爷子既然病了，就让他安心养病吧! **九** **床** 那我的戏安排在什么时候拍?

肖 勇 还拍个屁啊!他们已经准备另外找人拍了。 九 床 什么?你找导演了没有?

**肖** **勇** 就是那个狗屁导演接的电话。

九 床 这个白眼狼!想当初他在剧院是个跑龙套的，现在

当了电视导演就不可一世了… 肖 勇 人家毕竟是导演。

九 床 电视导演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听人说吗，一个招牌倒

下来，砸了五个人，一问里面准有三个是电视导演。 肖 勇 现在只要能弄到钱的，都可以拉班子当导演。

九 床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要不是我，他能进剧院 吗?他能进电视台吗?

肖 勇 爸，你有病别再发火了，就安心养病吧。

九 床 我能安心养病吗?这种条件，还三个人一间…… 肖 勇 那电视剧组六个人一间，你不照样住吗?

九 床 过去我都是一人一间的。 肖 勇 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吗!

九 床 要不是为了你，八抬大轿接我都不会进那个草台班 子的剧组。明明是黄昏恋的戏，非要处理成在床上 滚来滚去，简直是糟踏艺术，我……受这种气?

**肖** **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九** **床** 还不是为你结婚……当老的就得永无止境地为儿女

做奉献。唉，想想，人活得真没意思! **肖** **勇** 那你就想开一点。

**九** **床** 我能想得开吗?这些年我又当爹又当妈，为你做牛 做马，可落到一点好了吗?

肖 勇 明明有妈，谁让你要离…… 九 床 你懂得屁!你滚，你给我滚! 肖 勇 滚 就 滚 !

八 床 (上前劝解)算了，别生气 ……

肖 勇 爸，这可是你叫我走的。(气冲冲地下) 九 床 唉 !

八 床 给，我刚从海南带回来的椰汁。刚才听你说话，看你 这派头，就知道你是个好演员……对了，你在电视剧 里演过一个黑社会的老大，(用手比划)砰，砰……枪

法很棒的。你真会打枪? 九 床 那是在演戏。

八 床 但是我就弄不懂，你们演戏怎么区分真的、假的呢? 比方这个接吻，不管是真的假的，总是两个人嘴对嘴 地啃!还有那个床上戏，两个人光着身子在床上翻 来滚去 ……

九 床 唉，现在是正经艺术无人看，乱七八糟的赚大钱。 七 床 还 是 老 艺 术 家 好 啊 !

九 床 好什么啊!原来我们单位 一 个导演大伙都叫他“张 老”,退下来以后，就叫他“老张”,现在好，这“老”和 “张”都没了，干脆叫“喂!”,你说，这做人有什么意 思!唉，老就意味着无所事事，老就意味着一文不

|  |  |
| --- | --- |
|  | 值，老就意味着坐等“拜拜”。唉…… |
| **七** **床** | 唉 ! |
| 八 床 | (也是一声长叹)唉! |
| **小不点** | (用稚气的目光注视着大家之后，也学着——)唉! |
| 七 床 | 小孩子叹个什么气? |
| 小不点 | 我要能活到爷爷们这么大就不叹气了! 〔九床拿出小酒瓶，往嘴里灌酒。 |
| **小不点** | (发现)什么味?九床爷爷，你在喝酒? |
| **九** **床** | 嘘—— |
| **小不点** | 要保密吗? |
| 九 床 | 要。 |
| 小不点 小不点 | 好，那咱们拉钩。(伸出小指与九床拉钩) |
| 九 床 |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
| 九 床 | 这孩子!你 …… |

小不点我叫小不点，是这里的老病号了。(悄声)你知道七

床爷爷为什么住院吗? 九 床 不知道。

小不点 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填表格累的。 九 床 他还不是教授?

小不点 是副的。

七 床 小不点，你们在说什么呢?

小不点 七床爷爷，你听不见。

〔八床看着手中的一张相片在发愣。 小不点 (抢过相片)哇!好漂亮的小妞啊! 八 床 给我!

小不点 她是谁啊?

**八** **床** 是我的太太。

**小不点** 你有这么年轻漂亮的太太?我不信。肯定是你的女

儿，要不，就是你的小蜜。 八 床 别瞎说，把照片还给我!

小不点 不还。你们看八床爷爷在泡妞啊! 八 床 给我，看把照片弄坏了!

小不点 给，给，给……(举着相片逗来逗去)

八床这孩子 …… (抢过相片)走走走，别在这儿闹，再闹告 诉护士长。走吧!

**小不点** (向八床扔去一只蟑螂)照镖! **八** **床** 哎呀，蟑螂!你这孩子……

**小不点** 这些昆虫是高蛋白，最容易被人体吸收。七床爷爷， 是不是?这叫昆虫学!八床爷爷，你看，这是什么? (出示手中的蟑螂)

八 床 别别，我怕这玩意儿……

小不点 死的，怕什么?九床爷爷，你怕不怕? 九 床 我也怕。

**小不点** 那死人怕不怕?告诉你们，这屋子里昨天就死过人



八床什么?这儿死过人?是我这张床?

〔小不点似点头又似摇头。

九 床 那是——是我这张床? 小不点 (笑着)不是 ……

八 床 那是哪张床? 小不点嗯 … …

九 床 这可太膈应人了，我找护士长去! (下)

八床 不行，我也膈应 …… (跟下)

**小不点** (笑)胆小鬼，瞧他们吓的。(回头发现地上有一信 封，捡起)爷爷，看我摺飞机……(将信封摺成飞机扔 着玩。稍顷，发现一只蝴蝶)爷爷，快来看，这儿有只 蝴蝶，快来!

〔七床扑蝴蝶，扑倒在地上。八床、九床上。 九 床 这护士长哪儿去了?

八 床 一个小疯子就够呛了，现在又加个老疯子!(走回床 边，忽然一声惊呼)我的存单丢了!

九 床 存单丢了?这种事可不能乱嚷，你再仔细找找看。 八 床 还找个屁啊!

九 床 这房间里没断过人啊!

八 床 小朋友，你看见我的存单了吗? 小不点 我没看见。(说着跑出屋去)

八 床 你们看，我一问她就心虚地跑了，肯定是她…… 九 床 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怀疑啊，人家还是个孩子。

八 床 不怀疑她，怀疑你啊?

九 床 你……你说话要有根据!

八 床 我怎么没有根据啊，刚才我撵她都不走，现在一说丢 了存单她就溜了!

〔小不点突然出现在门口。

小不点 我才没溜呢!我是去上厕所了。 九 床 你看，是不是?

八 床 (语塞) ……妈的，我这可是一千美金啊!谁偷了叫 谁不得好死。

九 床 你丢了钱，别冲着我们骂骂咧咧的好不好! 八 床 我丢了钱，还不能骂啊?

九 床 可这屋里，除了你就只有我跟七床。 八 床 那谁知道……

九 床 你把话说清楚，否则我告你诽谤罪。 八 床 你嚷什么,嚷什么!

九 床 我就嚷了!你欺人太甚! 小不点 对!

九 床 还有，你怎么能证明存单是在这个房间里丢的呢? 小不点 就是，谁也没瞧见你的钱。

八 床 两张五百美金的存单，就放在信封里，装在我口袋 里，你看……

小不点 信封?(捡起墙角的信封)爷爷，是这个吗? 八 床 (接过信封从中抽出两张存单)哈，在这儿了。 九 床 怎么回事啊?

小不点 信封掉在地上，我以为没用，就捡起来叠飞机了。 八 床 不好意思，误会了。

九 床 瞧瞧，还是你自己……别有几个臭钱就不尊重别人 的人格。

八 床 (自嘲地笑了笑，取出香蕉)来，小朋友，吃一根香蕉。 小不点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哪!

八 床 不吃拉倒，我自己吃。(吃了起来) 小不点 九床爷爷，你还换病房吗?

九 床 换!这屋住着太没劲了。 小不点 那护士长同意了?

九 床 没找到。

七 床 小不点，过来。

小不点 嗯。(跑向七床，在八床边滑倒)哎哟! 八 床 哈……活该!活该!

**小不点** 都是你扔的香蕉皮!(欲捡起香蕉皮，被七床止住) **七** **床** 连小孩都知道不乱扔果皮，(向八床)你把它捡起来!

八 床 哟，你会说话，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七** **床** (命令地)把它捡起来!

**九** **床** 他叫你把它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去。

〔八床没有反应。 **九** **床** (火了)你捡不捡? 七 床 (大声)捡!

八 床 我他妈的今天就是……(屈服于大家谴责的目光)捡 了又怎么样?(说着将香蕉皮扔进篓子)是少了一层 皮，还是掉了一块肉!

九 床 真是阿Q! 〔护士长上。

**护士长** 来，量体温了。小不点，你怎么还在这儿?

**小不点** 我就走。七床爷爷、九床爷爷再见!(冲八床学狗 叫)汪汪!(下)

八 床 护士长啊，这孩子太调皮了，你们可得好好管管她!

**护士长** 这孩子挺可怜的，脑子里长了东西，所以大家都特别 惯着她。

**九** **床** 看她不像有病的样子。

**护士长** 唉!她这个病很危险的，弄不好眼睛会瞎，而且不定 哪天就……

**九** **床** 她自己知道吗?

〔小不点从门边露出小脑袋。 **小不点** 我当然知道喽。

**八** **床** 你怕不怕?

**小不点** 怕什么,这里挺好玩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爷爷

们，再见!(下)

九 床 到底是小孩，不知道发愁。 七 床 她知道，她是装出来的。

九 床 唉，真可怜!

护士长 你们刚才找我? 九 床 想换个病房。

护士长 又要换病房?

八 床 听说这屋子里死过人。

护士长 这有什么,医院总是和生生死死纠缠在一起的。 九 床 你帮帮忙，还是给我们换换吧。

八 床 (对护士长)六个人一间的，我也去了。 九 床 你又跟我抢!

护士长 对不起，六个人一间的也住满了。 **九** **床** 那是不是还有十二个人一间的呢?

**护士长** 没有十二个人一间的，只有走廊了。

九 床 走廊?(向八床)抢了半天还是你去吧! 八 床 不不，还是你去吧。

九 床 (深深地叹了口气)唉，真是窝囊啊!

八 床 (嘲讽地)大演员也不行了，现在是英雄变狗熊了! (拿着脸盆下)

九 床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

护士长 (看七床的体温表)七床，注意休息，别再为评职称的 事烦恼了。金子总是金子，不论它埋得多深，总有一 天会闪光的。

九 床 (百感交集地打量着护士长)护士长!(欲言又止)一

会儿能给我些“安定”吗?

护士长 可以，你在这里等着吧。(下)

〔八床边打电话边上。

八 床 我的好太太，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睡不着，这里的条 件差极了!什么,我为什么要住院?我不是病了嘛。 要告诉我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快告诉我。我知 道，你过两天就要来了……你说见老丈人要准备什 么见面礼?买点什么好的?好，以后再谈。喂，来个 带响的，嗯!好过瘾啊!拜拜!(睡下)

〔九床心潮难平地走向阳台。

〔稍顷，护士长上。

**护士长** 九床，给你的“安定”。

九 床 好，谢谢!护士长，刚才你跟七床说的金子的那段 话，说得太好了。我过去也听一位朋友说过，后来我 给她写过很多信，可她一直没有回信。

护士长 (激动地)是吗?(克制着自己) …… “安定”尽量少

吃，能睡得着，就不要吃。 八 床 (正睡着忽然惊叫)啊!

九 床 他怎么啦?

护士长 他在做梦。唉，人生有很多梦，有美梦，也有恶 梦……可醒过来以后，现实毕竞还是现实。

**九** **床** 护士长 … … (想继续说什么)

**护士长** 你也该休息了。(下)

〔八床重入梦乡，鼾声如雷。九床转向八床连连吹口 哨。七床起床上厕所，下而复上。八床又在打鼾，九 床又向他吹响口哨。

七 床 (爬起)不行，你别吹了，你再吹，我又得上…… 九 床 ：好，不吹不吹，你睡吧。(走向阳台)

〔七床被八床的鼾声搅得不能入睡，也走向阳台。小

不点悄悄上。

**九** **床** 小不点，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小不点** 我睡不着。爷爷们，你们怎么也没睡啊? **七** **床** 睡不着。

**九** **床** 我们也睡不着啊!

**七** **床** 小不点，太晚了，回去睡吧。

**小不点** 爷爷，我怕，我怕，我好怕啊……(抱住七床放声哭起 来)

〔 收 光 。

|  |  |
| --- | --- |
|  | 〔次日清展。医院草坪上。七床和小不点正在扑蝴 蝶。八床、九床坐在一边。 |
| 小不点 | 爷爷，你看，那儿有只蝴蝶!在那儿! |
| 八 床 | 大演员，怎么搞的，没精打采，我看你昨天晚上睡得 挺好的嘛。 |
| 九 床 | 还睡得好?我一夜没合眼!有人打鼾，那哪儿是打 鼾，简直是开来辆坦克车! |
| 八 床 | 是啊，我也是最怕人打呼。昨晚那呼噜真厉害，不但 像坦克车，好像还是带哨的……  〔七床和小不点正在兴致勃勃地捉蝴蝶。 |
| 八 床 | 我看准是那个老疯子，跟护士长说说，把他换出去， 我们好安静一些。 |
| 九 床 | 我看你啊，整个一个更年期。 |
| 八 床 | 你才是更年期呢! 〔护士长上。 |
| **护士长** | 大家早上好。 |
| **九** **床** | 护士长，你早! |
| **八** **床** |  |
| **护士长** | 七床，你妈妈刚才打电话来说，她从外地赶回来了， |

一会儿就来看你。 七 床 (高兴地)真的? 护士长 真的。

七 床 我妈要来了，(对八床、九床)我妈妈要来了!

小不点 (也高兴地)七床爷爷的妈妈要来了!爷爷，坐下，我 来帮你梳头。

八 床 他还有妈啊?

九 床你怎么这样说话!

八 床 我是说，这老头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还有妈?真是好 幸福啊!

〔小不点给七床梳头，两人高兴地唱着《世上只有妈

妈好 》 。

**七** **床** 接我妈去!

小不点 爷爷，我跟你一块去。(与七床同下) 八 床 护士长，他孩子来过吗?

**护士长** 他没有孩子

八 床 那他老伴儿呢?

**护士长** 他也没老伴，他还没结过婚呢。

八 床 哎呀，还是个童男子啊!我到门口看看去。

〔护士长和九床对面而站。片刻，护士长欲走。

**九** **床** (突然)丁雪! 〔护士长闪开。

九 床 丁雪，你是丁雪，我没有认错。昨天我听你说，“金子 就是金子，无论它埋得多深，总有一天会闪光”的时

候……我就认出你了。这些年，你生活得好吗? **护士长** 好，我很好!

九 床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上你。

护士长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你。

九 床 丁雪……我知道，你恨我、怨我，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护士长 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吧。

九 床 (激动地)丁雪，我给你写过很多信啊!你为什么一 封都没有回呢?难道你没有收到吗?

护士长 收到了。都在这儿。现在就还给你吧。(拿出厚厚 一叠信)

九 床 (接过信)怎么,你一封也没拆?

护士长 因为它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下) 〔八床上。

八 床 怎么这么多信?

〔九床默然走向花坛。小不点蹦蹦跳跳上，摔破了手 中的放大镜，捡起欲跑，被八床发现。

八 床 好啊!我都看见了，你把七床爷爷的放大镜给打碎

了，还想跑!

小不点 ……我没……

八 床 还没，没有你干吗藏起来?

小不点 不是的，我是想带走，再赔他一个新的。 八 床 赔新的，你有钱吗?

小不点 我会找大哥哥们借的。以后，我再把早饭钱省下来 还给他们。

八 床 来，八床爷爷给你。(掏钱给小不点) 小不点 我不要你的钱。

八 床 八床爷爷是开公司的大老板，有的是钱。拿着吧! 小不点 (收起钱)那……以后，我一定还给你。

八 床 好!一言为定。(学着)汪汪!

**小不点** (不示弱地)汪!汪!(冲八床笑了起来) 〔七床搀着老妈妈上。九床从花坛走出。

七 床 妈!到了，到了。

众 人 (围上招呼)老妈妈好!

七 床 (介绍)妈，这是九床，这是八床。

老妈妈 都是病友啊!(转向七床)儿啊，你是怎么了，好端端 的，我刚走几天，你怎么就住医院了?来，让妈看看。 唉，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周奶奶全都告诉我了， 说你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自传、填表格累的，又 不注意营养，天天方便面、方便面，能不病啊!告诉 妈，什么地方不好受?

七 床 妈，没事，就是血压高了点，现在好了。

八 床 老妈妈，你放心，我们几个都没有什么大病。

老妈妈 这医院，刚才还不让进啊，说医生快要查房了。我 说，你挡谁也不能挡住我。我八十五岁了，就这么一 个儿子，相依为命。我这八十五岁的老太太来看看

儿子还不让看?说着就往里冲，谁也不敢挡我! 〔 众 人 笑 。

八 床 老妈妈，你身体真好，哪像八十五岁的人啊! 九 床 真是看不出来。

老妈妈 八十五岁算什么,你们看。(弯腰踢腿)怎么样? 众 人 (连声)真不简单!

老妈妈 如今啊，国富民强，医学发达，八九十岁的一串一串 的。年轻人啊，过去那个“人活七十古来稀”的老话 过时了!

八 床 老人家，能不能把你长寿的经验给我们传授传授? 老妈妈 好啊，我有八字箴言：没肝没肺，能吃能睡。

**〔** **众** **人** **大** **笑** **。**

**九** **床** 老妈妈，您这是哪一派啊? **七** **床** 我妈是乐天派。

**老妈妈** 对，我本来计划活到九十岁，现在看来太保守了，还

要追加预算，要活到一百岁，争取做个百岁老人。 八 床 有意思。

小不点 七床爷爷，我该怎么称呼? 七 床 就叫祖奶奶吧。

小不点 祖奶奶好!

**老妈妈** 你好!来，祖奶奶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取出食物) 每人先尝一口。怎么样?

八 床 嗯!又甜、又香、又脆，好吃!在哪儿买的? 老妈妈 买不到的，这是我们萦古人自己做的奶食品。

**小不点** 蒙古族的点心真好吃。祖奶奶，您真是蒙族人吗? **老妈妈** 当然。你不信啊?看!(跳起蒙族舞)

〔 众 人 笑 。

**九** **床** 老人家，您这一来，看大伙多高兴啊，我们这些老头 都变年轻了。

**老妈妈** 在大妈面前，谁都不许提老。过去人寿命短，活个 三、四十岁就不容易了，所以才说三十而立；现在人 寿命都长了，六十岁像小伙子一样，应该改“六十而 立”,所以你们啊才刚刚到而立之年!

八 床 您这话说得太好了，使我顿时感到精神焕发…… 老妈妈 你们要记住一条，年纪大的人绝不能向老年投降。

九 床 那以后，我再也不说六十四了，就说四十六。

老妈妈 对了，你们看我儿子，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小不点 (高兴地)七床爷爷，你还是个孩子，九床爷爷、八床

爷爷，你们跟我一样也是个孩子，是个孩子 …… (突 然晕倒)

**老妈妈** 怎么啦，快叫医生! **七** **床**

小不点! … …

**八** **床**

**小不点** (醒来)别，别叫医生，我好了，没事了。 **七** **床** 来，坐下。(扶小不点坐下)

**老妈妈** 你这是怎么啦?

**小不点** 我经常这样，过一会就好了……爷爷们，我没事。祖 奶奶，我没事。

〔远处传来哭声。 八 床 怎么了?

**小不点** 又死人了!(猛地捂住耳朵)我不想听人哭，因为我 怕有一天，妈妈也会这样哭我……

〔 静 场 。

**老妈妈** 不，不会的!

**小不点** 我知道，我的病难治!以后眼睛还要瞎。 九 床 小不点，不要听人乱说!

**小不点** 不，是我自己看到的，有一个大姐姐就是这样，后来 ……她死了!

老妈妈 不，小不点，人和人不一样，你不会的。你看老奶奶， 闯过九九八十一道关，都没死，老天爷他不要我，老 天爷也不要你!

小不点 对，有一次我和几个小病友在一起气老天爷，我们故

意装坏孩子，让他讨厌我们。 众 人 (诧异)为什么?

小不点 因为老天爷讨厌我们，就不要我们，我们就可以不死

了 。

〔 静 场 。

七 床 来，爷爷送你回病房。

〔七床、老妈妈、九床陪小不点下。

八 床 唉——(突然看见有人走来，佯装睡觉，发出鼾声)

〔一新潮打扮的靓女——肖薇上。她发现八床靠在

长椅上，悄悄走近，不意被八床一把捉住。 肖 薇 哎呀!你吓死我了!

八床(高兴地搂住肖薇)老婆，想死我了! 肖 薇 你真想我?

八 床 想!想得我都睡不着……

肖 薇 那你还直打呼。(笑)老公，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吧? 八 床 4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肖 薇 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老公，我到了，你却住进医 院了。

八 床 我病了嘛!

肖 薇 平时你老说怕我寂寞，怕我一个人守空房 ……

八 床薇薇，我是真病了啊!

肖 薇 你老实说，是不是又在外面花了?

八 床 没有，没有。

肖 薇 没有?平时你说和我在一起，一激动就心律不齐，那 这回我没和你在一起，你怎么也心律不齐了?

八 床 薇薇，你不是不知道，房地产卖不出去，股票给套住 了，还有一屁股的三角债，我能高兴得起来吗?

肖 薇 弄了半天，你是到这儿躲债来了? 八 床 你小点声!

肖 薇 生意场上的事就别太认真了。

八 床 薇薇，你不是常说，金钱是控制人心的灵丹妙药吗? 肖 薇 说我?你自己才是个财迷心窍的家伙。

八 床 我多赚钱还不都是为了你 …… (笑)对了，你在电话 里说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

**肖** **薇** 你猜。

**八** **床** 我怎么猜得出来嘛!啊， 一定是打牌赢了?摸了一 个头奖?

**肖** **薇** ……不对，不对!

八 床 那是股票赚了……不会是捡了一个大元宝吧? 肖 薇 你越猜越远了。

八 床 到底是什么,你快说啊!

肖 薇 是……(趴到八床耳朵边说)

八 床 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肖 薇 我有了 ……

八 床 有了有了，有什么? 肖 薇 你真是笨啊!

八 床 (恍然大悟)我的好太太!太好了!(高兴地)我要有

儿子了。老天有眼，我们王家后继有人了!

肖 薇 看到你美的!

八 床 走，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与肖薇下) 〔九床与老妈妈上。

**九** **床** 老妈妈，你看，小不点刚好点，七床又……

**老妈妈** 这回评职称很危险，可能要刷下一批人。唉，本来他 不想评，又非要他参加评，等参加评了说不定又把你 刷下来，上哪儿说理去。算了，不想这些了，我一辈

子没职称，不也活得好好的…… 〔肖勇拿着一袋东西上。

**肖** **勇** 爸!

**老妈妈** (对九床)这是你儿子啊? **九** **床** 是啊。

**老妈妈** 你们长得真像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来，坐。 **肖** **勇** 爸，我给你买了一些补品。

**九** **床** 花这钱干什么。

**老妈妈** 这是孩子的心意嘛!不错，不错。

**肖** **勇** 爸，我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给领了。(拿出工资) 九 床 好。(收起工资)

肖 勇 爸，昨天下午，我跟秀把结婚证也领了。 **九** **床** 结婚证领了?

**老妈妈** 怎么,要办喜事了? **九** **床** 是啊，要结婚了。

**老妈妈** 好，好。如今这办喜事，事可多了，什么电视机、录像 机、空调机、电话机，还有那个微波机……

**肖** **勇** 老奶奶，那叫微波炉……还要拍婚纱照、婚礼录像、 出去度密月……多着呢!(拿着一张纸条)你看 ……

**老妈妈** 那得花多少钱啊!

**肖** **勇** 爸，这么多东西还没买，钱什么时候能到位呢? 九 床 我不是给了你一万七吗?

肖 勇 那怎么够呢!爸，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九 床 把这个都给你!(取出工资)

肖 勇 还是不够啊!这点钱能干什么?(急了)

九 床 肖勇，我现在真是没钱了，电视剧又没拍成……

肖 勇 谁让你急着住院，在电视剧组混两天，钱不就到手 了!导演让在床上滚几下就滚几下，装什么清高?

九 床 你这小子，我住院也不行了?

**肖** **勇** 那我怎么办，这些东西到底还买不买了?这婚还结

不结了?爸!你这不是让我在外面丢人吗?

九 床 我让你丢人?吃我的，喝我的，还要来逼我，我养你

有什么用?

**老妈妈** 算了算了，你有病……

**肖** **勇** 那你当初就不该生我!(气冲冲地下) **老妈妈** (想叫住肖勇)小伙子，别走!

〔九床取出一小瓶酒，大口喝了起来。

**老妈妈** (发现九床在喝酒，抢过酒瓶)九床，给我!你给我!

九 床 老妈妈，你就让我喝两口吧，我心里闷得慌。 **老妈妈** 不行不行，你是病人，不能喝酒。

九 床 一 口酒要是喝过去了，我倒是福气了。 **老妈妈** 跟孩子不能真生气啊!

**九** **床** 您说，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他妈妈和我离婚的时 候，他才多大点儿啊!

〔护士长上，听见九床的谈话。 **老妈妈** 怎么,你离婚了?就一个人过?

九 床 对。他妈带着他姐到南边去了，他就跟着我。那时 候下乡。不放心把他留在城里，就把他带到乡下。 一天的活儿干下来，不管多累，还得给他做饭、洗衣 裳，晚上，又教他认字。我是当爹又当娘。好不容易 回城了，他上学了，总该缓口气了吧，可三天两头的， 不是老师找就是家长来告。 一双球鞋穿一礼拜，脚 趾头就出来了。高中没毕业，吵着闹着要工作，凭我 这张老脸给人家说了多少好话，陪了多少笑脸 …… (越说越激动)好不容易，要结婚了，您刚才都看见 了。为了结婚，他连他爹的命都不顾啊。唉!这小

的，怎么就不为老的想想啊! **老妈妈** 你别激动 ……

九 床 老妈妈，我美慕你，美慕你有个好儿子啊!

老妈妈 是啊。我是有个好儿子，一个孝顺的儿子，可是你知 道吗?我这几十年容易吗?二十五岁守寡，带着他 做工，到地里干活，让他上大学……现在，为了评职 称，都六十岁的人了还得为他操心……谁叫我是他 妈呢!

九 床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音乐起。收光。

三

〔当天傍晚。病房。

〔七床换了西装，八床、九床在一旁欣赏。小不点上。

七 床 你们看，这样行吗?

八 床 不错，有点教授的派头。

小不点 七床爷爷，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干什么去呀?

七 床 爷爷要去赴宴，是学生请我吃饭。

八 床 还是五星级的。来，把我这条领带戴上。哈，帅多 了!

七 床 上五星级，我还是头一回呢，开洋荤! 小不点 爷爷，我来给你梳头。

七 床 我的这个学生啊，在班上是最调皮的，功课也不好， 还留过级，可现在……

八 床 如今人家成了大款了，还记住你这位老师，不简单 啊 !

九 床 还是当老师好啊，桃李满天下。 七 床 你们再看看，行吗?

八 床 你这鞋太不行了。来，我这儿有一双，刚从南边带来

的，还没穿过，你快穿上吧。 七 床 真是不好意思!

八 床 没关系。来，走几步试试。一二一，这就好了。 七 床 可就是这儿(指领带)不太舒服。

八 床 习惯一下就行了，你看这领带多带劲啊! 九 床 太俗，像个暴发户，不大派。

八 床 我俗?我像个暴发户?不大派?你大派，你不俗，你 是大演员。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戏子…… (下)

九 床 你……你给我站住!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小不点 爷爷，快去，把肚子吃得饱饱的。

七床爷爷对吃倒没什么,主要是看重这份情 …… 〔护士长上。

**护士长** 七床，穿这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小不点** 爷爷要去吃饭。

**护士长** (开玩笑)跟我请假了吗?

**七** **床** 我……(指窗外又响起的汽车喇叭声)我该走了。 **小不点** 爷爷我送你。(与七床同下)

**护士长** (向九床)怎么样，休息得好吗?一会儿再做个心电 图。

九 床 不用，我很正常。(取出香烟) 护士长 你不能抽烟。(把烟收走)

九 床 你给我放下!

护士长 这里是医院，你就是我的病人，我要对你负责……肖

晨，你不能再这样下去。

九 床 不能这样，我又能怎么样呢?

护士长 肖晨，你看看这个。(取出一本剪报)

九 床 (看剪报) … …《肖晨的路》、《第二个春天》、《家》、《枯

木逢春》,这些太珍贵了!我自己都没有保存得这么 全，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心情，就像翻开一本久 已合上了的书，又回到昨天，又回到了当年的舞台上 ……《哈姆雷特》……(朗诵)“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 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毒箭，还是挺 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在愤怒中结束一切?这 两种行为，到底哪一种更勇敢…… "

**护士长** 你看，多好，多好啊!我好像又看到当年的你，是那 样潇洒，那样辉煌，那样自信，那样充满活力!

九 床 过去了，都过去了。大幕合上了，场灯关闭了!一切 都变得遥远了，飘渺了……

护士长 不!(顿)我不想多说什么,人的一生，确实有许多的 坎坷，就像老妈妈说的那样：“咬咬牙，一切都过去 了 ! ”

九 床 谈何容易 … …《家》中有句台词：“假如一万年像一 天， 一万天像一秒，人生就是再苦，也是容易忍受 的。”

**护士长** 可现实就是现实。(指着剪报册)你看，这上面还有 那么多空白正等着你去填满。

九 床 谢谢你，谢谢你，丁雪，这些年我……

护士长 你别说了。昨天你和老妈妈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九 床 都听见了?

**护士长**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九 床 我……那些信里都写了 ……(示信)如果你愿意，可 以再翻翻过去的一页!我没有别的意思，也没有别 的要求，只是，希望你能够了解。

护士长 (接过信)做心电图的时候到了，我陪你一起去。(与

九床同下)

〔肖薇、八床分头上。

肖 薇 啊呀，老公，我走得累死了!

八 床 你爸爸怎么回事，找了那么半天!

肖 薇 我回家，家里没有人，找到单位，说他住院了，住在内 科，几床还不知道。

八 床 住哪个医院? **肖** **薇** 就是这个医院。 八 床 这 个 ?

肖 薇 我进来的时候，几个病房看了看都没见人。 八 床 你爸叫什么名字?

肖 薇 肖晨。

八 床 (愣了)肖……肖 …… (忙起身看九床床尾挂的牌子) 糟糕!

肖 薇 怎么了?

八 床 没，没什么。(打手提电话)喂，小毛啊，快给我要个 标准间，马上，人一会儿就到。(对肖薇)来来，我的 好太太，你累了，找个地方陪你好好休息休息。

肖 薇 你陪我? 八 床 对，快走!

肖 薇 我要找个住院病人陪什么啊!再说还没找到我爸

呢 。

八 床 你爸总会找到的。再说，在这儿见面也不合适，总得 找个适当的场合。

肖 薇 你这个人怎么自说自话的，整个给人一个狼狈逃窜 的感觉，好像特心虚。

八 床 有什么心虚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走吧!

肖 薇 得见了我爸再走。

〔九床上。八床忙溜到 一边。 肖 薇 (看着九床，猛地冲上前)爸!

〔九床一愣，看着肖薇。 肖 薇 爸，你不认识我了?

九 床 你是 ……

肖 薇 我是薇薇啊! 九 床 你是薇薇?

肖 薇 对!我就是你的女儿薇薇啊!

九 床 (惊喜地)薇薇?你怎么变样了呢，跟小时候一点儿 都不像了。

肖 薇 爸，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九 床 单眼皮、塌鼻子，还有两颗小虎牙……

肖 薇 (笑)爸，现在都快二十一世纪了，有钱什么事办不

到?告诉你，我整容了。 九 床 难 怪……

肖 薇 爸，我现在好看吗?

九 床 好看是好看……就是我不太习惯。对了，你什么时 候到的?

肖 薇 爸，你叫我好找，找到家里没人，到单位又说你住院 子。爸，你的病不要紧吧?

九 床 没关系，刚才还做了心电图呢。

肖 薇 爸，你跟我想像中一样，还是那么精神，那么魁梧，那 么帅。小时候，我总是因为有你这个爸爸而骄傲，总 爱听你的朗诵。爸，你的朗诵真棒，真有气派 …… (模仿九床朗诵)“生存还是毁灭……”爸，你还记得 吗?

九 床 (感慨地)唉，一晃多少年过去了……

肖 薇 人也真怪，小时候的印象好像永远抹不掉。我真是 好想你好想你啊!

九 床 我也好想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肖 薇 怎么说呢……

九 床 你妈她……过得好吗?

肖 薇 爸，你真好，还问起妈…… 九 床 怎么啦?

肖 薇 我偷看了她的日记，知道了你们离婚的内情 … … 九 床 你，怎么这样做?

肖 薇 因为我要弄清楚当年她为什么要离开你。由于她的 轻率，毁掉了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不说了。 爸，说点愉快的事吧。

九 床 对，你看我的小薇薇，原来的丑小鸭，现在变得这么

漂亮，还结婚了! 肖 薇 是的。

九 床 他来了没有?

肖 薇 来了，就在这儿。爸，你坐着，我去叫他。(跑出门)

快进来吧! 〔八床进屋。

九 床 (小声地)待会儿再跟你算账! 八床嗳 … …

九 床 薇薇，快请他进来吧。 肖 薇 他已经来了。

九 床 来了?在哪儿?别开玩笑了! 八 床 在这儿。

九 床 (做梦也没想到)你……原来是你!(几乎晕倒)

肖 薇 爸!你怎么啦?

九 床 (命令)你出去，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肖 薇 我在这儿怕什么?

九 床 出去!这是我们男人间的谈话。 〔肖薇出屋。

九 床 (对八床)你这个混蛋，是怎么把她骗到手的?说! 八 床 我没有骗她。

九 床 没有?那她一朵鲜花怎么会插在牛粪上!你看看自 己长的样子，又老又丑，又蠢又肥，还一副没文化的 样子，你怎么配得上她!

八 床 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只是偷偷地 …… 九 床 偷偷地怎么了?

八 床 偷偷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她主动找我 …… 九 床 呸!(捂胸)

八 床 爸!你怎么啦，我求你千万别生气，我过去冒犯过

你，你骂我打我都行，我求你……爸! 〔九床捂耳。

八 床 你别急，你还需要什么?爸……我给你找医生去，

爸……

九 床 别叫了!你一口一个爸的……叫得我心里直发麻。

〔肖薇进屋。

肖 薇 爸，你怎么了?

〔九床捂住胸门，沉默不语。 肖 薇 (示意八床)你走，你走 ……

〔八床下。

肖 薇 爸，我让你伤心、让你失望了吧…… 九 床 我的女儿怎么会 ……

肖 薇 你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妈妈顾自己打 扮，继父管自己吃喝，我除了年轻，一无所有，我还能 祈求什么呢……他这个人文化不高，有些粗俗，有些 不好的习气，甚至还是个生意精，这些我都知道……

**九** **床** 那你为什么还要……

**肖** **薇** 可是他这人心眼不坏，而且对我好，总是百依百顺 的。跟他在一起，我有一种安全感……爸，我曾经跟 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生活了两年，可是他太花了，我时 刻得提防着他，我活得好累、好累……后来，还是被 他甩了 ……

**九** **床** 那你就换了个老的?

**肖** **薇** 是啊，我是喜欢年纪大点的人，也许是因为恋父情结 吧。在他面前，我可以轻声嗲语，病了可以哼哼唧 唧，不高兴了我还可以哭哭啼啼……再说，他还可以 保证我过上富裕的生活。

**九** **床** 都怪我，怪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对不起你 啊 !

肖 薇 爸，这不怪你。现在的年轻人都愿意按自己的轨迹 生活，不愿听父母的摆布，起码我就不会。我有我的 追求，我有我的生活目标。我想干什么,谁说也没 用。不过，爸爸，看你这么难过，我心里很高兴，很感 动。(搂住九床)因为这说明你还是很爱我、很心疼 我的。

〔七床上，见状欲退避；八床跟上。 **九** **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七床(支吾地)嗯 … …

九 床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肖薇，这位是七床，昆

虫学家。

〔七床、肖薇相互点头，问好。 八 床 她也是我太太。

七 床 好!(突然一愣)啊?

九 床 (自我嘲讽地)演了 一辈子的戏，可这 一 出，不知是悲 剧，还是闹剧!

八 床 (讨好地笑)你真幽默，爸!

肖 薇 爸，还没见到小弟呢，我先回去了。 八 床 我送送你。(与肖薇同下)

〔七床将西装脱下，扔到床上。

九 床 你不是赴宴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七床摆手。

九 床 怎么?学生没来?

七 床 来了，摆了一满桌…… 九 床 酒席!

七 床 他说，今天我请你来，就是请你看看，我们俩到底谁 有出息。

九 床 这小子，秋后算账啦!

七 床 他还说……你那点工资啊，还不够我洗 一 次桑拿浴 的 。

九 床 说这种话来侮辱人，而且是对自己的老师!他以为 他有钱，什么都不缺了，其实他小子缺德!白眼狼!

七 床 (蔫蔫地)九床，你那儿还有饼干吗? 九 床 我这儿有蛋糕。

七 床 行，我先垫补垫补。(大口吃了起来) 〔小不点上。

小不点 七床爷爷，九床爷爷!

九 床 小不点，怎么把头发剪了?

小不点 我要开刀了。医生怕我眼睛看不见，要提前动手术。 七 床 小不点，来这儿坐下。

九 床 小不点，别害怕，九床爷爷也动过手术，打了麻药，一 点都不疼，就像做梦一样，梦醒了，一切都好了。勇 敢些!

七 床 小不点，道路还长着呢。

小不点 死去的大姐姐跟我说过，人生有长有短，活得长的人 走慢点不要紧，因为他的路还长；活得短的人就得争 取时间快步走，要活出质量。爷爷，你们说，到底什 么叫活得有质量啊?

七 床



九 床

〔音乐起。收光。

四

〔两天后。医院的草坪。

〔老妈妈、肖薇在看小不点跳橡皮筋， 七床坐在一边拆毛衣。

小不点 (边唱边跳)……一五六、一五七、一八一九二十一



〔肖薇、老妈妈在一边帮腔。

肖 薇 小不点，蹦高一点。(随着也跳了起来)老奶奶，您也 来跳啊!

老妈妈 小不点，累了吧?来，休息一下。

小不点 (发现)祖奶奶，你看七床爷爷在干什么? 老妈妈 在干什么?

〔七床埋头继续拆毛衣。

老妈妈 (吃惊地)你怎么把毛衣拆了! 七 床 妈 … …

肖 薇 这毛衣多漂亮啊! 老妈妈 是一位朋友送的。

肖 薇 该不是位女朋友吧? 小不点 爷爷，你有女朋友?

老妈妈 那是个多好的姑娘啊，文文静静的，他们在一起弹

琴、读书、做标本…… **肖** **薇** 后来呢?

老妈妈 后来姑娘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 七 床 (阻止地)妈，过去的事，还说它干嘛! 老妈妈 她后来跟亲戚出国，结了婚。

肖 薇 哎喲，没想到你心里还珍藏着这么一个美丽的爱情 故事。

小不点 爷爷有美丽的故事。 肖 薇 你把它拆了干什么?

七 床 我想拆了给小不点织一件毛衣，护士长已经答应帮 忙织了。

小不点 (高兴地)爷爷，你真好。 肖 薇 这个想法好。

老妈妈 好，好!人啊，活着是得有个想头，要不然多没意思! 小不点 什么是想头?

肖 薇 想头啊，就是要有追求。

**小不点** 那你有什么追求呢? 肖 薇 (被问住)我?

**小不点** 我也想有追求，可不知道该怎么追求。

**老妈妈.** 人的心里啊，就像一块庄稼地，撒什么种子，发什么 芽，那就是……(唱了起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

〔小不点又跳起了橡皮筋，肖薇跟着也 跳起来。八床匆匆上。

八 床 (阻止肖薇)你不能跳! **老妈妈** 怎么啦?

八 床 她有了。

**老妈妈** 有了?你真行啊，六十岁还能当爸爸，不简单!(对 小不点)走，让他们两口子在这聊聊。

小不点 爷爷、肖薇阿姨，再见!

〔老妈妈、七床带小不点下。

肖 薇 老公，想什么呢? 八 床 你怀孕多久了?

肖 薇 不是跟你说了吗?你 ……

八 床 (支吾)我……我是在想你将来是生个男的，还是生 个女的……

肖 薇 我知道你想要个男孩，好续你们王家的根。依我看， 生个女孩，也挺好的。不过，不论生男生女，长得可 都不能像你。你看你，又肥又丑，还长了一对小眼睛



八 床 我的孩子不像我，那像谁啊?可不能开这种玩笑。 肖 薇 小心眼!喂，你说，孩子将来叫什么名字?

八 床 这可是件大事，得好好商量商量。(心事重重地下) 肖 薇 这个人!

〔 九 床 上 。

肖 薇 爸爸，你有事吗? 九 床 看见小不点了吗?

肖 薇 小不点?我去叫她。(下)

〔小不点上，悄悄捂住九床眼睛。 九 床 谁啊?

小不点 你猜我是谁? 九 床 小不点。

小不点 爷爷，你怎么知道是我，找我有什么事儿?

九 床 (取出一只蝴蝶)小不点，你看这花蝴蝶，多好看啊!

小不点 (笑)爷爷，你逗我，这哪是花蝴蝶，明明是灰蝴蝶嘛。 九 床 (一愣)这明明是 …… (意识到什么)

小不点你看，那天边的晚霞多好看啊!

小不点 哪有晚霞啊?刚才天还好好的，怎么阴了?好像要 下雨了。

九 床 (明白了)是的，是灰蝴蝶，是快要下雨了。

小不点 我不喜欢灰蝴蝶，也不喜欢阴天下雨，我喜欢花蝴 蝶，喜欢蓝蓝的天……

九 床 是的。小不点，九床爷爷到云南大理去演出过，那儿 有个蝴蝶泉，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花蝴蝶，可好看了。

等你病好了，我带你去看，好吗? 小不点 (高兴地)好!好!

〔护士长上。

护士长 小不点，快回去吧，你们病房的大夫在找你呢?

小不点 好，再见!再见!(下) 九 床 丁雪，小不点的眼睛……

护士长 是啊，这两天，她的病情又恶化了。 九 床 那得赶紧做手术啊!

护士长 可是……她家里一时还凑不齐这笔钱。 九 床 我要是有钱，能帮帮她就好了。

护士长 医院也在想办法……对了，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 么?

九 床 (惊喜地)香油绿豆糕! 护士长 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九 床 是啊，是啊 ……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护士长 怎么了? 九 床 没什么。

**护士长** 那你叹什么气呢?

**九** **床** 说出来，你别见笑，我忽然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温馨。 这些年和儿子在一块，总是硬梆梆地跟你戗着来，连

我生病他都有意见…… **护士长** 你生病他有什么意见?

**九** **床** 他说，你别一会儿拜拜、一会儿拜拜的，多吓人啊! 以后要拜拜啊，你就干脆一次性的拜拜得了。

**护士长** (笑)这倒像现在年轻人说的话。 九 床 你的孩子也不小了吧?

**护士长** (岔开)你看，那儿有只蝴蝶……(捉蝴蝶) 九 床 男孩还是女孩?

护士长 在那儿!(继续捉蝴蝶) 九 床 你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吧?

护士长 (不作正面回答，依然捉蝴蝶)你看我真笨，连只蝴蝶 都抓不到，还是让它飞了。

九 床 丁雪!那年，你像这只蝴蝶一样，从我身边飞走了，

到底为什么?

护士长 你真的不知道吗? 九 床 不知道。

护士长 那好吧，我现在告诉你。是你妻子的一封信，彻底改

变了我的生活…… **九** **床** 一封信?

护士长 她一封信使我被学校退了学，离开了这个城市。 **九** **床** 怎么会有这种事?那后来呢?

**护士长** 后来，我跟许多人一样结了婚，他对我很好，可是我 不爱他。我觉得这样对他很不公平，就和他分手了。

**九** **床** 那你现在就一个人……

护士长 是啊，一个人。我生活得很好，不像你有那么多的烦

恼。我有许多病人，活得很充实。真的。 九 床 可这毕竟对你太不公平了 ……

护士长 感情的事情，用不着说公平不公平。那时候，我们两 个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地拉在一起，无法分离。 我对那段历史还是很珍惜的，因为那是我一生中第 一次动情 ……

九 床 是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

护士长 是的，我恨过你，恨你在爱情面前突然止步，恨你无 情地抛弃了这段感情。可是静下来仔细想想，你妻 子也是个女人，还有俩孩子，她不维护自己，又有谁 去维护她呢?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九 床 丁雪，你可能很难想像，我时这段感情，是多么地难 以割舍，我一直生活在无尽的痛苦和无尽的思念当 中 ……

护士长 肖晨，那毕竟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年 轻，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情，那只是一个少女的 梦，觉得舞台上的你是那样神圣，那样辉煌!你头顶 上的光环，把我照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我用一种 美好的想像塑造着心中的你。其实，当时我并不真 正地熟悉你和了解你。

九 床 是啊，这些年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的变化更 大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孤独窝囊的怪老头 ……

护士长 我倒觉得现在的你比舞台上的你更真实，更亲切



九 床 丁雪，这次我们能够重新相见，也许是一种天意。多 年的思念，忽然一下子变得实实在在了，我们……

**护士长** 肖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对那充满甜蜜 和缺憾的初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是一段美好的 回忆，也是一份珍贵的友情，我会把它永远记在心里

的……(下) 〔 八 床 上 。

**八** **床** 我算什么嘛!(指手中的化验单)一切怀疑都证实 了，现在我真成了王八床，王八床……呸!

**九** **床** 怎么回事啊? 八 床 我 … …

**九** **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八 床 怎么回事?别问我，还是问你女儿去吧! 九 床 我女儿怎么啦?

八 床 你，还有你女儿，你们可真会演戏啊!不愧为戏子世

家。一个老戏子，带出个小戏子! 九 床 你怎么这样说话啊!

八 床 我说错了?戏子，就是戏子……

〔九床气极，打了八床一个耳光。肖薇上。

**肖** **薇** (吃惊地)爸!您怎么打人?(对八床)你怎么惹爸生

气了?

〔八床不语，下。

**肖** **薇** 爸，你也太过分了。你不该打他!

九 床 他，他……莫名其妙，他是个什么东西嘛!

肖 薇 爸，我知道你反感他，可他毕竟是我的丈夫、你的女 婿啊!爸，你变了，变得自以为是，变得盛气凌 人……我知道你有苦恼，可别人也有苦恼，你为什么

就不能对人宽容一点呢? 〔 九 床 默 然 。

肖 薇 爸，我知道，这些年你生活得很孤独，很压抑。婚姻 遭到不幸，事业让你灰心，儿女又令你失望，你才会 变得这么狂躁，这么焦虑。可是，爸爸，你为什么就 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用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心 态，来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呢!爸，我们是爱你的，都 希望你能够健康长寿!爸，你还是找个老伴吧 ……

我多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 〔老妈妈急匆匆地上。

**老妈妈** 到处找你们。不得了，不得了，八床，八床……他



**肖** **薇**

他怎么了?

九 床

老妈妈 八床他吃了安眠药了! 九 床 什么?

肖 薇 啊 … … 〔 切 光 。

五

〔当天下午。病房。

(八床平躺在病床上。九床、肖薇、七床、老妈妈都围 在八床床边。

**护士长** (收起听诊器)情况还好。大家放心吧。

**老妈妈** 刚才我儿子看见八床跑进屋，从床头柜里找出一个 药瓶，倒了一把药全吞下去了。

〔七床拿起床头柜上的空药瓶给肖薇看。 九 床 把瓶子里的安眠药全吃了?

老妈妈 吓死我子，我连忙叫医生……幸亏发现得早，还有 救 。

九 床 就算有点磕磕碰碰，他也不该 … … 老妈妈 活着就挺不容易的，寻个什么死呢!

〔七床悄悄把八床的化验单交给肖薇，与老妈妈下。 肖薇看化验单，惊讶，痛哭起来。

九 床 薇薇，你怎么了?别这样，护士长不是说了吗，情况 还好 … …

肖 薇 爸，我对不起他。他这个人别看外表很粗，其实内心 是很细的。他没受过什么教育，赤手空拳闯荡江湖， 混到今天，算是不错的了。但他的心里还是很自卑、

很懦弱的。

九 床 就算我打了他，伤了他的自尊心……可现在，家也有 了，老婆也有了，他还要什么……

肖 薇 爸爸，你不了解 … … 〔八床发出呻吟。

肖 薇 爸，他醒了。(向八床)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八 床 我怎么了?

九 床 (尴尬地)王……王先生，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八 床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肖 薇 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八 床 我好苦啊!生意生意不顺，家里又出了这种事 ……

我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 …… 九 床 你不会死的。

八 床 就是不死，我也要说……我十五岁学徒，十八岁做了 老板的上门女婿，老婆比我大五岁，还有残疾。我爹 说家里穷，将就了吧。说是女婿，其实是老板家的长 工。女人没有生育，活到五十岁就去了。临死前给 我二千块钱，说不枉为夫妻一场。我拿着这二千块 钱，思量来思量去，把钱买了王八运到南边，一次次 地居然赚了不少，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别人给起了个 外号叫“王八大王”……这些我不在乎。可自从跟肖 薇结婚以后，我开始忌讳这两个字，我怕卖王八的自 己成了王八，又怕再来个王八崽 ……

肖 薇 爸，你先出去一下。 九 床 嗯。(下)

〔八床起身在找着什么。

**肖** **薇** 别找了，你的化验单在这儿。

八 床 你都知道了?肖薇，我……因为孩子来得太快了，我 心里怀疑，就偷偷去做了个检查。没想到检查结果 ……我真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

肖 薇 我对不起你，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当时，我 被人抛弃了，几乎走上了绝路，是你救了我，你对我 好，我也真心爱你。当我知道自己怀孕了，我以为孩 子是你的，我是真高兴啊，可我万万没想到，这孩子 竟是婚前就有的啊!

八 床 (恍然大悟)是这样!

肖 薇 现在是离婚，还是把孩子做掉，你决定吧! 〔 静 场 。

〔七床、九床悄悄让小不点上。

小不点 八床爷爷，你怎么了?你不会有事的。其实我还是 喜欢你的。来，我把我的花蝴蝶都送给你，你不会死 的 ……

八 **床** 对，八床爷爷不会死的。八床爷爷还要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看着肖薇)我就要当爸爸了。 **小不点** 那我就有一个小弟弟啦!

八 **床** 对，等你病好了，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捉蝴蝶…… **小不点** (高兴地)好的!我就要有小弟弟玩了!(下)

〔九床、七床也在门外隐去。肖薇哭着向八床伸出手

来。八床一把搂过肖薇放声痛哭。九床进病房。 八 床 爸，她有了，您就要当外公了。

九 床 ……好，好!(转向肖薇)我很高兴。 八 床 爸，你躺下歇一歇。(扶九床躺下)

〔肖勇进屋。

肖 ·勇 你们都在啊。爸，你气色不错。好点了吗? 九 床 好，好点了。

肖 勇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肖 薇 什么好消息?

肖 勇 我给爸爸接了个拍广告的活儿，报酬是十万块。 八 床 十万块?这广告怎么拍?

**肖** **勇** ：要求拍老年人，要老而不衰，精神，有活力。反正爸

的形象、气质都挺合适的，他们也点名要爸拍。 九 床 广告什么内容啊?

肖 勇 ，是介绍保健药，养生之道一类的。

九 床 你知道，我是从不拍广告的，这次我拍。但是痔疮一 类的我是不拍的，恶心人!

肖 勇 绝对不是痔疮。 肖 薇 那是什么?

九 床 你还是说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广告? 肖 勇 是……是壮阳一类的。

八床壮阳?噢，就是还我男子汉的威力那一类?

九 床(猛地跳起)呸!亏你想得出来，我再穷，也不会去拍

这样的广告! 肖 薇 爸，你别生气!

九 床 能不生气吗?他为了结婚想钱都想疯了! 肖 勇 我是需要钱嘛!

九 床 我不是给你了吗?我连这个月的工资都给你了。

肖 勇 那哪够呢!秀说了，他们家已经开始发请束了，娘家

的人已经开始收礼了。秀说，日子订在十八号，已经 通知外地的亲戚了。秀还说，在贵宾楼要办八十桌 酒席，秀说……

**九** **床** 秀说秀说，你怎么说?

**肖** **勇** 我说……我说你得把这个广告拍了。爸，为了接这 个广告，我送了一瓶XO酒，还请他们去洗了桑拿，我 是下了血本的!

九 床 我还没死，这个家还得我说了算! 肖 勇 那你说，我这婚还结不结了?

九 床 像这样搞，这婚不结也算了!

肖 勇 (激动地)这是你说的话?哪个当爹的不希望儿子幸

福，只有你……逼得老子没法活了!(捋袖)

**肖** **薇** 小弟，不许耍混……

八 床 (拉扯)冷静一些，别把老人家气坏了。 九 床 你充谁的老子?还想打人?

肖 勇 ：老子今天要不看你是老子的老子，老子真要…… 〔护士长冲进屋。

**护士长** 吵什么,叫什么!他是个病人，经得起这么叫吗?请 出去，出去!

〔肖薇、肖勇退到阳台上。护士长、八床扶着九床躺 下 。

**护士长** (对八床)你怎么起来了? 八 床 我没事儿!(溜到阳台上)

〔 阳 台 上 。

肖 勇 他这不是逼我上吊吗?

八 床 别急。拍广告的事，我们再来想想办法，他们是不是 指定要爸拍?

肖 勇 那倒不是，反正他们要求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要有知

名度的，最好带点性感的——这话我还没敢说!

肖 薇 说了爸更得发火了……也是的，爸是个老光棍，你让

他拍这种广告…… 八 床 这事，换人行不行?

肖 勇 换谁?换了别人，这钱不就让别人赚了吗? 八 床 换……我。

肖 薇 对了，换他。你看他长着一双色迷迷的小眼睛，很性 感 的 。

八 床 (取出手机)快，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肖 勇 (打电话)喂……是我啊。我爸他在拍电视剧走不 开，我现在给你们另外推荐一个更棒的……他就在 旁边，你等等……

八 床 (接过电话，装出一副港台腔)哈啰……你是……久 仰，久仰!刚才肖先生求到我，我是很忙的啦 ……

对，我最近才在香港演了一个粤语话剧，是那个 肖 薇 (提示)莎士比亚的《吝啬鬼》!

八 床 对，是那个莎士比亚的吝啬鬼……我演什么角色?

(向肖薇求助)

肖 薇 叫阿… …阿什么?

八 床叫阿……阿里巴巴。什么,我扯淡?

肖 勇 ((接过电话)对不起，他在跟你开玩笑……什么?不 同意换人?千万别另外找人，我再和我爸商量商量， 立刻给你回话。(挂断电话)

肖 薇 怎么,这十万块钱就泡汤了?(向八床)你那儿能不 能拿出钱，先救救急?

八 床 要是有钱，我早拿出来了。现在我手头上只有一万 块钱现金和一千美金，全都给你!

肖 勇 可还是不够啊!

八 床 那你就态度好点，再去求求你爸。

〔肖勇走进病房，肖薇、八床随后进来。 肖 勇 爸 … …

护士长 你轻一点，他刚刚安静下来。

肖 勇 可是，这事必须马上决定。护士长，我只跟我爸说一

句话。

九 床 你说吧。

肖 勇 爸，刚才是我犯混，是我不好。可这广告……我求你 了 …… (哭)

**护士长** 他都这样了，你们不要再逼他了!

肖 勇 我不是逼他，是求他。爸，你总得给我留条活路啊! **护士长** 你爸不能再受刺激了。

肖 勇 爸，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呢…… 护士长 难道他为你想得还少吗?

**肖** **勇** 我 … …

护士长 我问你，你平时抽什么香烟?可你爸抽什么烟你知 道吗?(激动地拿出九床的烟)他抽的是两块多钱的 烟，喝的是一块多钱一斤的散酒。他为什么?不就

是为了能省下钱留给你吗? 九 床 丁雪，你别说了。

护士长 不，我要说。我虽然是局外人，可我是你爸多年的朋 友，我了解他。年轻的时候，他为了保全你们这个 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忍受了多少痛苦，这些，你们 做儿女的，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些年，你爸又当爹又 当妈，为你操碎了心。可你怎么就不为他想想?现 在他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就不可怜可怜他呢!

肖 勇 我 …… (哭了起来)

〔九床缓缓起身。

八 床 老人家，你要干什么? 九 床 我去……拍这个广告。

**护士长** 你，不行……你是个病人，我有权不让你去拍。

九 床 谢谢你，丁雪。你就让我去吧，如果我不去，我的心 就得不到安宁。

护士长 难道你去拍了，就会得到安宁吗?你们这些当父母 的都怎么了，一个个为儿女无止境地做奉献，想方设 法去满足儿女的要求和欲望，你以为你这样做就是 疼他们、爱他们吗?不!是害了他们!都快三十岁 的人了，该自立了，难道你能管他们一辈子吗?等你 一闭眼，他就不活了吗?

九 床 丁雪，你说得好，你说得对。他从小失去母爱，我对 他确实是溺爱多于教育。我是个演员，经常演出，有 时还要巡回，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时刻得到父 母的教育和关心，比起他的同龄人来说，他是个不幸 的、可怜的孩子!在我的心里， 一直对他是有种负疚 感……

**肖** **薇** 爸，没想到你承受这么多痛苦，过得这么难……小 弟，我们做子女的真应该为父母多想一想。

护士长 肖晨，我知道你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热爱自己的事 业，看重自己的人格，所以，我不忍心看你去……

九 床 丁雪，谢谢你。这几天我想得很多、很多……人的一 生，就像是爬山，有上坡，自然就有下坡，没有人能永 远站在山峰上。我这一生，扮演过上百个角色，人生 何尝不是这样，这一回就让我去演一个我并不情愿 扮演的新角色吧。再说，小不点的手术费也不用发 愁 了 。

护士长 肖晨……

肖 勇 (惭愧地)爸，是我不争气，是我无能，我对不起你! (哭着跪下)

九 床 儿子!(拥抱肖勇)

*〔切光。*

肖 薇

八 床 九 床 九 床 八 床

**老妈妈**

八 床

**老妈妈** **九** **床** **八** **床** **老妈妈**

八 床

**老妈妈**

九 床

六

〔几天以后。病房内。

〔八床、九床躺在床上休息，肖薇抱着大堆礼品上。

快，快来帮帮忙啊!我特意给七床订的生日蛋糕，还 有鲜花，你们看，放在哪儿呢?

(上前帮忙)放这儿!(搬出床头柜，布置着)

我也准备了一点礼物。(拿出一条领带) 爸，这领带真漂亮，不俗气，很大派!

〔老妈妈上。 (见七床不在)人呢?

出去转去了。 他还好吗?

挺好的。就是昨晚上没有休息好。 可能是我的鼾声太大了。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真愁人啊! 怎么啦?

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现在跟他说呢，还是等出院

回去跟他说? 什么事?

**老妈妈** 还不是评职称的事! **八** **床** 又没评上?

**老妈妈** 没有。听说就要公布了…… 九 床 为什么没评上?

**老妈妈** 说他著作少，比他少的都评上去，这不是欺负老实人 吗!有的人为评职称自己花钱买版面，登了一篇论 文，居然就上去了。到哪儿说理去!

**肖** **薇** (看窗外)他来了。嘘——

八 床 老妈妈，今天是他的生日，别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老妈妈** 对，不提评职称的事。 **肖** **薇** 来，一起唱生日歌!

〔七床上。大家围着他唱生日歌。七床毫无反响，木 然坐在一边。

**老妈妈** 王奶奶、唐妈妈都叫我向你问好，她们都要来看你。 〔七床沉默不语。

**老妈妈** 对了，你看看……这些都是你的学生从各地寄来的 贺卡。(取出一些贺卡)

九 床 ( 念)“没有老师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祝老师生日 快乐!”寄自纽约……

肖 薇 “老师对教学的痴迷至今令人感慨万千。”发自北京。

八 床 “不仅向老师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英国剑侠 大 学 。

**肖** **薇** 是剑桥大学。(问七床)他们还记得你这位老师。

**老妈妈** 哪只记得，还记得今天是他的生日。

九 床 对!你看看，我们大家给你准备的礼物。 〔七床仍然沉默。

**老妈妈** 儿啊!你别把什么都闷在心里，你说话啊!儿啊，妈

知道你心里苦，可人活着哪能样样满意、事事顺心 呢?唉!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委屈，可有什么你 说啊，你别闷在心里……

九 床 对，闷在心里不好，要闷出病来的。

老妈妈 儿啊，有火你就冲我发吧!妈知道你为了评职称



七 床 妈，不是的…… 老妈妈 那为什么?

七 床 小不点的眼睛失明了!

众 人 (惊呼)真的……两眼都看不见了?

七 床 (点头)医生说是提前给小不点做手术，我是怕她再

也醒不过来了…… 〔 静 场 。

肖 薇 (看窗外)小不点来了。

七 床 小不点来了，谁也不许不高兴，谁也不许说泄气话， 大家都要高高兴兴的。

八床，你要管好你的嘴。九床，你要高兴。妈妈，一 会儿你要唱歌。这样行吗?

众 人 (小声地)行!

〔护士长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小不点上。 **护士长** 小不点说，要来看看你们。

小不点 爷爷们好!

众 人 (齐声)小不点好!

〔七床走近小不点，拉起她的小手。 小不点 你是我的哥儿们，七床爷爷!

护士长 小不点，你不是说有话要亲口对爷爷们说的吗?

小不点 嗯!爷爷们，过去我看什么都好玩……现在什么也

看不见了，黑乎乎的一片，我就躺着想啊想啊，想起 了很多很多事……七床爷爷，我摔破了你的放大镜， 不敢告诉你，对不起。八床爷爷，我总是跟你吵架， 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护士长阿姨，我好喜欢 你。九床爷爷，你是好人，(拉住护士长和九床的手) 你们都是好人。祖奶奶，你说心里是块庄稼地，撒什 么种子，发什么芽，现在，我真的看见它发芽了……

(唱)“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哭) **七** **床** 小不点，你 ……

**小不点** 爷爷，我想再跳一次橡皮筋。

九 床 好，我准备了一条彩色的橡皮筋。众人拉起了皮筋。 **小** **不** **点** (摸索着跳了起来)“……一五六， 一五七……”(突然 摔倒)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再也不能跳皮筋了!(哭)

**七** **床** 小不点，七床爷爷背你跳。

小不点 不，我太重了，你背不动的! 九 床 (蹲下)来，九床爷爷背你跳!

众 人 (和着九床一起唱着) ……一五六，一五七 …… 小不点 (开心地笑了)爷爷，谢谢你们。我真高兴!

**护士长** 小不点，该回去了。

**小不点** 谢谢你们了!(坐上轮椅)

**老妈妈** 小不点，祖奶奶用蒙族人的方式为你祝福 …… (唱起

了蒙古歌)

**小不点** 爷爷们，再见!

〔众人目送小不点下。 〔 静 场 。

九 床 (捡起地上的橡皮筋)小不点曾经问过我们，什么叫 活得有质量，我想起了肖伯纳的一段话：“人生不是

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 我们应该让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传给 我们的下—代。”人生的路本来就不平坦，要是大家 能够相互扶着搀着一起走该多好啊!

〔汽车声。肖勇拎着包匆匆上。

**肖** **勇** 爸，接你的车来了。对了，小不点的手术费我已经给 交上了。(取出一件白西装)爸，我把服装也带来了。

八 床 (帮九床穿上西装)爸，你的新角色要开锣了。 九 床 是啊，又该我粉墨登场了。

七 床(激动地抓起床头柜上的鲜花)老肖，去吧。人生的 价值不在于他得到什么,而在于他奉献什么。我替 小不点谢谢你了。

〔九床接过鲜花，笑得满脸灿烂。 **肖** **薇** (蓦地发现)蝴蝶!你们看 … …

〔大家欢快地追赶着蝴蝶，笑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



〔 切 光 。